

# 異世界重生，職業選地產霸權

作者: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

Powered by [紙言](#)

## 如果.....

如果.....

江尚奢，三十四歲，單身A0，名牌大學商科畢業，畢業立即獲其中一間香港最具名氣的廣告公司聘請，並於首年以破公司紀錄速度晉升至高級營業代表，事業一帆風順。

無錯，以上就是我的履歷，看似還不賴，是一個「筍盤」吧？可是這只是事實的其中一部份而已。

高級營業代表，aka「行街sales」，此後一直無升職機會，人工多年以來總算加至二萬元，員工福利則只有醫療津貼；強積金越供總數越少，相信這是香港普遍打工仔的情況；見客應酬自費，超時加班只有表揚和讚賞；唯一娛樂是看辦公室權鬥，相信我，這比絕大多數電視劇更精彩。

以上林林總總加起上來，撇除所有工作的必要支出和家用，每個月只餘下六千元解決我的衣食住行。

好吧，這樣的我，生活只有工作，衣服只需數件，這不是恆常開支，「衣」可以不計，但「食住行」只靠六千元來解決，絕對是一個挑戰，但我依然是勝方。

我走遍港九新界，找到一個與公司同區，距離只有五分鐘路程的租盤，租金三千八百元還有獨立廚廁，包水電煤，還有升降機，「住」不貴，還省下「行」的錢，實在划算，還留下二千二百元來解決我的「食」。「食」我亦已計算好，每三天買一包生命麵包，分三日當午餐，晚上則買便利店減價飯，一天下來，「食」花不到四十元，再扣除一些雜費，每個月有一千元左右儲起，一年下來儲到一萬二千元，以高速度，三十年之後便儲夠開放式單位的首期，終於能上車脫貧，多理想。

然而，這種生活有誰能過得長久？三千八百元所謂的獨立廚廁，實際上是廚廁合一，然後在狹小的空間開辟一間房，設有一張碌架床，下層是廳，上層是睡房，這設計堪稱是善用每一吋空間的佼佼者。至於不到四十元的飯錢，由於營養不均衡，身體差了很多，除了經常用到公司的醫療津貼外，還附帶便秘的煩惱，實在可憐。

可能你會問：「生活得咁辛苦，點解唔轉工呢？又或者點解唔申請公屋先？自己擺嚟賤啲啲你，唔抵可憐。」

現實是，三十多歲轉工，待遇不會比現在好，甚至更差，現在尚且還有公司的名字可以吹噓，況且在這公司已經多年，很有機會下次升職便輪到我，現在轉了之後便甚麼也沒有。至於公屋，真香港人都知，公屋是給新香港人住，而且入息限額一人每月是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元，我已經超過了，所以機會也輪不到我。

這就是我現在的人生，我不敢說這是香港打工仔的縮影，但我相信有不少人也身處同樣困境。我們掛在口邊最多的一個詞語是「如果」，最想擁有的道具是「如果電話亭」，懂的都懂，不解釋。

「如果我當初唔係讀呢科.....」、「如果我傾得成單生意.....」、「如果我中咗六合彩.....」、「如果我老實係李嘉誠.....」、「如果我發咗達.....」、「如果我人生可以重來.....」、「如果命運能選擇...」等等，實在有太多「如果」，但這次，我真的擁有了其中一個「如果」。

「吱吱吱.....」清脆的鳥叫聲，把我從睡夢中喚醒，不要誤會，鳥叫聲是我的鬧鐘響聲，這可以自我催眠，欺騙自己住在舒適的近郊，擁有美滿的人生。

刷牙、洗臉、換衣服，前後不到十分鐘便可以出門上班，所以九時打卡的我，鬧鐘都設定在八時四十分，睡到最後一秒，善用近公司的優勢，留了五分鐘以備不時之需。

「早晨！今日天氣唔錯，返工呀？大家一齊加油！」這是每天我在升降機內對着鏡中的我說的鼓勵說話。

升降機由七樓落到地下，升降機門打開，大步踏出，開始今日的作戰！

「砰！」我一頭撞上硬物，發出響徹天際的撞擊聲。我摸了摸腫了的額頭，眼角流出了幾滴淚水，抬頭看清楚。

「做咩呀？lift門做咩唔開？到地下喇喎，開門啦！」我心裏想，這時冒出的第一個想法是——升降機故障！

「救命呀！有無人呀？困lift呀！喂！救命呀！」我一邊大叫，一邊拍門，一邊按警鐘，但都沒有人回應。

過了一會，我感覺到升降機再次啟動，它終於動了，繼續向下，但有點不尋常。

「唔係已經到咗地下咩？仲落嘅？好似仲落得越嚟越快嘍，咩料？」我記起曾經看過短片說此時為了保護脊骨，要蹲在角落並挺直腰貼實，我立即照做，再看着升降機顯示的數字，依然是地下，但我感覺到自己應該已在地底了。

突然傳來刺耳的金屬磨擦聲，看來古老的升降機防墮裝置終於記得自己的工作。這吵耳的煞停聲持續十數秒，升降機總算停下來，門亦終於打開，我身在地底不知多少米之下，看來趕不切上班了。

我步出升降機，迎接我的是一條隧道。

「或者係以前嘅礦坑？」我心裏如是想，之後沿着隧道走去，迂迴曲折，但只有一條路，並不錯綜複雜。行了數分鐘後更感覺到風，亦即意味着出口已經很近了；再走一小段路，感到隧道開始光亮，看來離出口更近了；最後再走多一小段路，傳來了人聲和動物聲，我立即飛奔出去。

「呼，總算逃離地底，啲空氣真係清新。」我大大口深呼吸，作為離開局促的隧道的獎勵，然後很自然的看看手錶，時間顯示為八時五十五分。

「跑一跑應該都仲趕得切返工嘅。」我心想，可是眼前的景像令我卻步，繼而驚訝，最後驚呼：「Oh my goodness，呢度係咩地方嚟㗎？」

映在我眼簾底下的是一片廣闊的樹林，筆直的樹幹以及相互交錯的枝葉，成為一個天然保護屏障，完美的阻隔所有任何的傷害，作為它居民——動物們——的守護神，好好的發揮了守護的作用。

「我係咪暈咗嘅lift未醒，而家發緊夢？」我捏了自己大腿，痛得要命，證明這不是夢境。

一時之間我也不知所措，腦內唯一的想法是往回走，可是剛才的隧道變成了一個一眼便看到盡頭的細小山洞，而且亦沒有通天的高度，仿佛剛才所經歷的都是幻想。

「咁即係咩玩法？我去咗邊？而家係咩事先？」我正懊惱之際，腦內竟彈出了一個經典廣告：「電話·收到？收唔到？打一一二·有任何一間電話公司訊號覆蓋就搵到警察。」想不到這廣告今天竟然救了我，十郎，我愛你！

我立即掏出電話，無服務，不緊要，撥一一二試一下，不通，換言之我身處的地方已經不再是香港，而是世界某個角落。

「電話收唔到唔緊要，試吓GPS，睇吓我而家喺邊。」於是我打開地圖，開啟了GPS，但始終不能定位。天啊！究竟我身在何方？

與其在這苦惱呆等、一籌莫展，倒不如前去探索，主動尋求幫助。

可是眼前這片樹林一望無際，而且陰森恐怖，光線也不多，即使現在還是早上，但樹林內就像黑色暴雨警告下的天色般陰暗。而剛才的人聲和動物聲，現在聽起上來卻覺得異常詭異，是從未聽過的怪異聲音，完全不懂得形容。

直覺告訴我，進去這個詭異樹林只會有入無出！

我想往回走，但已經無回頭路；那如果繞過這樹林繼續前進呢？完全沒戲，因為樹林是圍繞住我，我在它裏面，要離開怎走也要穿過它，除非我能飛天；原地等待救援又怎樣？天曉得何年何月才有人來救我，而且能不能來也是一個問題。

據我觀察和推測，大概我已掉進了異世界！

異世界意味着可能有超乎常理的危險，走進樹林的危險會變得更大，理智對我說我應該留在原地，但另一個理智又告訴我留在原地也只有等死的份。就在我糾結應該如何是好的時候，在樹林內突然冒出了兩個人影，他們正在愉快的聊天，但不知是何種語言。我站在距離他們十米左右，但完全沒有發現我，直到走到我前面時，其中一個才驚呼，然後拉着另一個連忙逃跑，而我亦總算看清他們的真身——矮人。

這種存在於小說和動漫之中的人種，一直以來都被描述成兇殘成性，想不到是如此膽小，看到我便慌忙逃跑。一個如此膽小的種族都尚且敢在樹林內悠閒遊走，看來這片樹林都不會很危險。

於是我鼓起勇氣，踏進那片廣闊的樹林，尋找矮人族，尋找離開的方法，展開這個屬於我的「如果」之旅。

# 我是救世主？

我是救世主？

矮人跑得實在快，我用盡全力都只要勉強看到他們的尾燈。

「如果一直跟住佢咁條路左兜右兜實追唔上佢咁，要走捷徑。」我得出這結論後，便選擇跑直路。

幸料才剛踏出第一步，陰森的樹林便懲罰我不守規矩，樹枝從四面八方襲來把我牢牢捉住，我很自然的叫了一聲：「哇！」

我試圖掙脫束縛，但跟大多數劇情一樣，我越掙扎，它纏得越實，直到把我纏得動彈不得為止。

或者是我慘叫的一聲「哇」，那兩位矮人停下腳步回頭查看，見到我被樹枝纏實後，又嘖嘖咕咕的傾談起來，或者他們正在嘲笑我，實在可惡，我一定要捉他們回現實世界巡迴展覽賺錢。

他們傾談完之後慢慢走向我，眼見他們要向我伸出毒手但我卻無力保護自己，只能任由他們宰割，實在死不瞑目，可恨啊！

他們從腰間拿出小刀，話也不說的便亂斬一通，我要死在亂刀之下了。

一輪快刀斬亂麻之後，我如釋重負，原來他們是向我伸出援手，我錯怪他們了。雖然言語還是不通，但我用盡我所認識的語言跟他們道謝。

「Dpnf xjui vt · nz  
gsjfoe。」留着大鬍子的矮人對我說，我完全聽不懂他的說話，但看到他親切的笑容，我想應該不是要把我吃掉。

另一個眉毛拖地的矮人也開腔說：「Epo'u cf bgsbje。」之後拖着我的手便出發。

此刻我完全不知他們想帶我去哪裏，可是第六感告訴我應該要跟他們走，於是我便乖乖跟隨他們。沿途他們繼續在樹林裏左穿右插，邊走邊跟我說話，我想大概是告訴我這樹林潛藏甚麼危險吧，反正我也聽不懂，只要跟着他們走就好。

走了約半小時，終於離開了樹林，去到一片被山脈包圍的平原。矮人們在平原上從事各種活動，我想這裏應該是他們的村莊。或許是我的身體語言和誠懇的態度感動到他們，他們竟然帶我回他們的村莊，實在太好了。可是作為村莊，好像還欠缺點甚麼，但一時之間我又說不出。

那些村民們看到我起初反應也很大，紛紛走避，後來經過大鬍子和長眉毛一番解釋，他們總算接受了我，還紛紛湧過來看我，甚至摸我，我頓時覺得自己變了動物園的動物。

就在此時，遠遠的一個矮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生得標緻，有一頭亮金色的及地長髮，從山洞慢慢的朝向我行過來，剛才還很放肆的矮人們都嚴肅起來，雙眼對她行注目禮。由矮人的行為我推測得出，這女矮人定必德高望重，八十九點六四巴仙是村長。

長髮村長拿着一個木盒走到我面前遞給我，才剛見面就送禮給我，想不到矮人那麼熱情好客，我也沒

有推搪便爽快收下，打開一看，是麥提莎，而她還做出吃下的動作催促我趕快吃掉它。

「麥提莎？好普通啫，我成日都食，唔駛咁珍而重之啫？不過我咁啱都肚餓，雖然得一粒無咩feel，但總好過無嘢落肚。」我自言自語道，然後便吃了它。

起初我以為這是一粒普通的麥提莎，畢竟由外表看來完全無異，但當我吃了才發覺，它的味道竟然也跟麥提莎一模一樣，看來我真的吞下了一粒普通的麥提莎。

可是，數分鐘過後，情況便發生了變化。長髮村長帶領村民對我膜拜，然後嘖嘖咕咕的說話，但漸漸地，我發覺我聽得懂他們的說話了，大概那粒麥提莎就是異世界的翻譯年糕。

「你好，曉文族人，歡迎嚟到女母，我哋佐呼族係女母同陸之間通道嘅守護者，我係族長瑪瑪露。你啱啱吞嘅係由艾芙族人整嘅萬言丹，食咗就可以同我哋溝通到。」瑪瑪露站起來對我說。

「嗨，你好，我叫江尚奢，香港人，搭搭下lift跌咗落嚟，雖然好多嘢都搞唔清，但我想問點樣走？」我的口竟真能說出我完全不懂的語言跟她交談，那粒麥提莎實在太神奇了。

瑪瑪露搖搖頭道：「咁耐以嚟，未試過有人離開到。我哋女母有個傳說，每七十五年就會有一個救世主嚟幫我哋解除浩劫。至今為止我已經見過四個，佢哋最後都全身奉獻咗畀女母。」

「吓？唔係啫，你講得通道，自然係兩面都通㗎啦，點會走唔到？況且我仲有工要返、仲有屋企人要養、仲有女要溝、仲有婚要結、仲有處要破，唔可以留喺度做飛雲㗎！」我激動的說。

或許是我太激動，旁邊的矮人都被我嚇得退避三舍，只有瑪瑪露依然站在原地，她以堅定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跟我說不能離開，只能留下。

起初我也以凌厲的眼神還擊，重申我必須離開的立場，但漸漸我發覺我的意志不及她堅定，開始產生動搖，畢竟救世主的名字在我這一代經歷過飛雲的人來說實在太有魅力了，或者在這裏我也有屬於自己的龍神丸，所以我的眼神中多了點猶疑。

瑪瑪露緊抓着我的這一點猶疑乘勝追擊，踏前一步逼近我。

「怯，你就輸一世！」這句名言在我腦海內突然彈出，但我心知自己已經輸了，因為我後退了一步。

瑪瑪露得勢不饒人，再踏前一大步，繼續以懾人的眼神征服我，我迴避她的眼神，我落敗了，跌坐地上，為了面子說：「好，由你堅毅不屈嘅眼神入面，我感受到你嘅決心，我就暫時留低幫你哋啦！」

聽到我這句後，瑪瑪露露出了燦爛笑容，而在旁一直跪地的佐呼族人也一湧上前把我團團圍住，狀甚歡欣。

就在此時，天空傳來怪聲，全場的人惶恐的跑進山洞躲藏，並在入口處堆滿大小不一的石頭，當然他們也拉着我一起逃進去。十數秒後，隨着一聲響徹雲霄的雷鳴後，天空下起大雨來，由於沒有排水系統，大雨很快演變成洪水，直襲山洞。

大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幸好有石頭保護，只有少許洪水湧進山洞，但看到全族人也驚恐萬分，也許洪水曾為他們帶來極大的創傷，而此時我才發覺他們這村莊欠缺的是甚麼。

「你哋平時匿埋、避難、瞓覺都係喺山洞？你哋無屋？」我雖然已心中有數，但還是問了出口。

「屋？咩嚟？」瑪瑪露問。

「果然。」我心想，然後說：「屋就係保護你哋防禦呢啲天災嘅建築，我諗你哋除咗水災，應該仲有其他威脅，講埋畀我知。」

「我哋有時會遇到飛牙攻擊，即係同你哋曉文族口中狼近似嘅動物。」大鬍子說。

看到大鬍子說完，長眉毛也生怕吃虧搶答：「除咗啱啱嘅天空之淚，仲有森林之氣。」

天空之淚是指下雨無誤，森林之氣是指甚麼呢？是霧氣嗎？

「請問咩叫森林之氣？」我小聲的問。

「每個月嘅月圓之夜，森林之氣就會由森林湧過嚟，如果我哋爬唔切上樹，就會窒息而死，我老婆就係咁死咗。」長眉毛憶述，眼淚不禁流出來。

「啊，我明喇，咁即係沼氣，但估唔到地底都有月亮。」我驚訝萬分。

「地底？我諗你誤會咗，女母唔係喺地底，而同陸一樣都喺地面，女母同陸有好多地方都好相似，之後你會慢慢發掘到。」瑪瑪露說。

「OK.....咁作為救世主，我幫你哋解決狼、大雨同沼氣嘅問題啦！」我滿懷信心的說。

無錯，既然有機會穿越到異世界，就選一個好職業好好重生，決定是你了，地產霸權！

# 需要是被不擇手段創造的

需要是被不擇手段創造的

在山洞過了一晚後，翌日我起得異常的早，在村莊內走了一圈，尋找適合的地方和建材。

「要同時抵禦到三種災害，應該要有個基座，離地面高啲，要爬梯上，就好似沿海嗰啲屋仔咁。而選址就要係結實嘅土地上面，咁先唔會有咩下陷嘅情況影響結構。」我心想。

在思前想後，實地堪察之後，我選了正中心的地段作為我地產霸權的發跡地。

下一步是設計，還要計算承重、風力、高度、建材等因素。不過我不是工程師，也不懂畫則，所以決定以最簡單和最低成本的方法去建造。

既然在樹林中央，木材便成了最理想和不二的材料。由古至今，木屋在很多文明上都佔據着一個重要地位，加上入樁，便能建成堅固的木屋了。

想法很完美，但做起上來又是另一回事，單憑我一人是絕對不能完成，而這班小矮人又不知能幫上多少忙，不過跟着設計圖去做，依樣葫蘆，總會懂吧？

就這樣，我花了一個下午，把設計圖用我拙劣的畫功呈現出來，再跟瑪瑪露商量。令我意想不到的，面對這種會破壞他們傳統的新穎想法，她竟一口答應，而且還派長眉毛和大鬍子任我差遣。

長眉毛名叫樂蒙，而大鬍子名叫亞旺努，他們是其中一對負責巡邏保安工作的村民。雖然長得不高，但全身的肌肉也得到好好的鍛鍊，沒有一絲贅肉，粗重勞動工作一定難不到他們。

我花了約半小時跟他們講解之後，他們很快便有概念，並就我的設計給出了改善方案，而且是意想不到的好，看來他們絕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不過作為地產霸權，總不能一口答應，於是我就他們的提議反覆思考，總算找到能些微改動的地方，重新包裝之後當作原創再提出，雖然這作法很無恥，但他們依然覺得我很高深，能想到他們想不到的事。

想法是有了，但勞工只得兩人，要興建足夠的房子恐怕太費時，如果勞動力能增加就好辦，可是人總不會無償工作，金錢往往是能使得鬼推磨的最有效法寶，不過，這裏的法定課幣是甚麼呢？

我決定直接找瑪瑪露問個明白，豈料她的反應令我也變了丈八金剛。

「瑪瑪露，我想起夠全村人住嘅屋，但淨係得樂蒙同亞旺努幫手，唔知要起到幾時先得，我打算請多啲人幫手，但唔知呢度係用咩貨幣，而且我都無，你幫唔幫到手出住先？我再諗辦法還返畀你。」我問。

「貨幣？錢？咩嚟㗎？我哋無呢啲嘢㗎。」瑪瑪露停了一下，稍作思考再說：「我哋啲嘢都係共同擁有，唔分彼此，最多都係交換物品。」

「What？」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已親耳聽到的答案，以物易物竟然還存在？這未免太落後了吧？看來要先創造貨幣和貨幣制度，我要令他們進化！



「我想問吓你嘞，」我召來樂蒙和亞旺努問：「對於上樓住屋唔住山窿，你哋有咩諗法？」

他們互望了一眼，確認了對方答案，亞旺努便坦白的道：「雖然見到你份設計圖，但覺得無必要住屋，山窿都好好住，而且夠大，可以大家一齊喺入面。」

看來他們對金錢和住屋的需求都很少，要創造需要不容易，但換個角度看，我能扭轉他們想法的話，我就真的變成救世主，想着想着，嘴角不自覺上揚。

「你哋照我設計，做間示範單位出嚟先，我有其他嘢要搞，你哋幾時可以交到貨？」我問道。

他倆又對望了一眼，這次由樂蒙答：「應該聽日就可以。」

我怕自己聽錯，故意重複一次：「聽日？」

「如果覺得太慢的話，我哋每次拎多兩條木，今晚都可以完工。」樂蒙膽怯的回答。

「啊，唔係唔係，只係覺得太快啫，按你哋原定計劃就得。」我連忙解釋，同時心裏盤算着：「一晚就起一間屋，呢度村民其實起二十間左右都夠晒，都只係二十日左右，咁可以唔駛請人都得。」

我告別樂蒙和亞旺努之後，在村內閒逛，發現了村民們都分工明細，有人種植、有人畜牧、有人狩獵，所缺的物品都是互相交換。在他們眼中，所有物品都是等值，並不存在貴賤之分。

「咁就難搞嘞，佢哋無人覺得係蝕底嘅話，係唔會需要有樣中介去衡量價值，即係我要做呢個衰人嘅角色。」我心想，然後在路上拾了數十顆石頭，便回到地盤。

地盤的景象令我有點吃驚，我只是離開了一小時左右，房子的地基高台竟然差不多完成了，而且還把木都磨得很平滑，看來他倆的執行力絕對不能小看。

「樂蒙、亞旺努，你哋嚟吓吓先。」我大聲朝在高台上的他們喊道：「你哋進度非常之好，我為你哋感到驕傲，我有嘢獎你哋。」然後在口袋拿出數顆石頭遞給他們。

「救世主，你做咩畀啲石頭我哋？」樂蒙好奇的問。

「今日起，呢啲唔只係石頭，仲係錢，可以用佢嚟買嘢。你哋成日以物易物，拎咁多嘢換嚟換去，實在太唔方便，如果淨係拎啲錢就買到，你話方便幾多呢。」我向他們灌輸金錢的方便，但他們依然不懂。

「唔緊要，聽日我會同大家開個大會，會同大家講解，你哋係第一批有錢嘅人，記住好好保管，呢啲嘢好重要，用嚟買嘢嘍。另外想你哋幫手，幫我統一啲石頭嘅尺寸同厚薄，再喺呢啲石頭上面幫我雕個『財』字，以資識別。」我對他們解釋。

不出我所料，他們不用十分鐘便已經全都辦妥，效率其高，手工也很精細，看來佐呼族都是巧匠，與外表完全不相符。

錢製作完成後，我便着他倆繼續建房子，而我則繼續想辦法令他們覺得住房子比住山洞好。

要令一班人對一樣事物的需要由無到有，就要市場教育他們。現在情況是，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居住

這概念，只是對房屋沒有概念罷了，所以我要教育他們的是由山洞升級到房屋，之後再追求更好，由木屋升級到磚屋，這方面我已經有了全盤計劃。

晚上，示範單位在樂蒙和亞旺努的趕工之下已經建好了，而我亦能夠展開我的行動。當所有村民都在山洞睡覺之後，我故意在洞外扮飛牙叫，把他們從睡夢中嚇醒，紛紛跨過石堆衝出洞外尋找飛牙。但任他們走遍整個村莊，他們都不會找到，最終只能返回洞內。

就在他們返回洞內約半小時之後，我又再次出動，這次他們行動更迅速，但依然找不到飛牙的蹤影。接着他們開了一個三數分鐘的會議，負責保安巡邏的人便輪流站崗，而我則安心倒頭大睡。

手段很卑鄙嗎？或許是，但我們現今也不時經歷着這種卑鄙的市場教育，而當中又以同儕的壓力更為大威力，不過我不詳述了。

翌日，我召開了一次全村會議，向他們發佈我的錢幣和房屋，但他們當中很多人明顯睡眠不足，顯得很累。

「各位村民早晨，琴晚我發咗個夢，夢到有飛牙趁我咁瞓覺襲擊我咁，最後靠大家努力迎擊，總算趕走佢咁，不過我咁死傷慘重，有好多人都睡夢中離世。而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上面好安全，嗰刻都好想你咁一齊喺屋上面安枕無憂，不過你咁選擇喺山洞，我起嘅屋空置晒。」我選擇軟攻，嘗試動之以情。

「救世主大人！」民眾中有人大叫：「琴晚我咁真係畀飛牙襲擊，成晚無覺好瞓，你幫我咁消滅晒佢好唔好？」

「消滅飛牙？」我倒抽了一口涼氣，我手無搏雞之力怎可能做到？但這正是上天給我推銷房屋的黃金機會！於是我以一大串道理回應：「唔可以！首先，飛牙咁做都係為咗生存，我咁唔係神，無權決定其他生物嘅生死。其次，大自然有佢嘅一套運作方法，佢安排得飛牙喺度，自然有佢嘅用處，喺食物鏈入面佢係某種動物嘅天敵，同時亦有其他生物係會捕獵佢咁，如果消滅咗佢，破壞咗生態平衡，另一生物無咗天敵而變多咗，同時另一生物無咗嘢食變少咗，個連鎖反應可能令禍害更大。最後，有啲嘢到無咗先會嚟珍惜係好傻，你令佢絕種，然後以後又想佢翻生，邊有可能？好似我咁人類咁，即係你咁口中嘅曉文族，塔斯曼尼亞虎有嗰時唔珍惜，而家絕咗種又係咁想搵到野生嘅，搵唔到又想用DNA人工培育，係咪搞笑？所以我唔會幫你咁咁做，反而你咁更應該學點同佢咁相處。」

聽了我的一席話，佐呼族眾人如聽了一席話，並沒有甚麼感覺，看來我高估了他們對大自然的愛護，那我只好換個方法。

「點解你咁咁想消滅晒啲飛牙？」我大聲問。

「因為佢咁殺咗我咁好多人！」人群中有人高呼。

「因為佢咁食咗我咁嘅食物！」又一把聲從人群中突圍而出。

「因為佢咁係我咁嘅天敵！」第三個人又喊道。

陸陸續續，有很多人高聲說出他們的原因，林林總總，聽得我也牙癢癢，但幸好我意志堅定、目標清晰。

「好，」我一聲呼喝，眾人都安靜了，我續說：「我聽咗你哋嘅原因接近十分鐘，我好想原句奉還返畀你哋。你覺得你哋唔係其他物種眼中嘅飛牙咩？你哋啱啱講嘅嘢，有邊個敢講自己無做過？因為你哋恃住自己有丁屎智慧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要統治萬物？呸！你哋都只係呢個女母入面微小嘅一環，唔好妄自菲薄！」

作為平時對環保沒有甚麼感覺的我，連我自己也想不到能站在道德高地說出如此精闢的說話，不要說他們，我自己也佩服自己。

至於受眾們，他們徹底陷入了沉思，雖然默不作聲，但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無比羞恥。

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先摧毀他們的意志，推翻他們的認知，令他們六神無主，然後我再以神之聲音給予解決方法，最終他們會當我神般膜拜，我便能為所欲為。

「你哋唔駛一臉內疚咁嘅，有呢啲諗法好平常，最緊要及時改過，咁大自然都會原諒返你哋。」我先安撫他們，之後便到戲肉：「我哋諗嘅係點同大自然共存。的確飛牙好恐怖，但佢都係想生存，我哋避開佢哋咪得，唔一定要趕盡殺絕㗎。」

眾人聚精會神聽我說，不時點頭認同，我也越說越起勁：「況且你哋唔只面對飛牙，仲有天空之淚同森林之氣嘅威脅，成日匿喺山窿提心吊膽好咩？點解唔一勞永逸，換個休息地點？可以安枕無憂同時又可以與大自然共存，一舉兩得、一石二鳥，何樂而不為？」

說畢，我指着身後的房子，興奮的向他們宣佈：「我身後呢間屋，就係專登為咗幫你哋解決上述問題而特製嘅，你哋可以上去感受吓。」

他們的目光紛紛聚焦在我身後，發出了連連讚歎聲，而我亦接着說下去：「One more thing，除咗屋之外，我仲為你哋創造咗錢！」

「錢？」各人聽着這個陌生的詞語均表示不解。

「錢，係一種交易中介，我見你哋成日以物易物，拎住一大舊嘢去換少少嘢，拎嘅又唔方便，換嘅又唔划算，太落後，我要你哋佐呼族進步，要現代化！」我打着為他們着想的旗號，配上我救世主的名號，絕對能令他們信服。

我把昨天準備好的數袋石幣打開，拿一枚出來介紹：「呢個就係錢，只有我發行出品嘅先係合法貨幣，每一枚我都加咗防盜，複製唔到。以後大家只要帶住呢啲石幣就可以買嘢交易，唔駛再以物易物。至於一枚石幣市值幾錢，呢個就交由市場自由訂價。」

眾人還是十分疑惑，於是我舉了一個例子：「就好似今日我好想食肉，以前你哋可能會用菜啊、米啊、木頭啊咁交換，但而家只要用一枚石幣就可以買到，方便好多。總之錢有好多用處，而家我會每人派十枚畀你哋，然後我會提供唔同嘅工作機會畀你哋賺錢，以後你哋就用錢嚟交易就得。」

我着樂蒙和亞旺努把錢分發給在場人士，然後再給了他倆各自一枚作酬勞。

「我今日要講嘅嘢就係咁多，你哋隨時可以上間屋度參觀感受，我會喺上面。同時我會再起多幾間屋，務求令到大家人人有屋住、上到車，所以我需要人手幫助，每日人工有兩枚石幣，歡迎之後向我查詢見工。」我說完後便回到屋內等待他們。

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過去，還是沒有半個人影，我由窗戶探頭觀看，他們生活如常，還是繼續以物易物，把我剛才的說話當作耳邊風。

「既然係咁，我要再做多啲功夫先得。」我思前想後，最終想到一個妙計。

晚上，經過樂蒙和亞旺努一整天的努力，房子的數量已經增加到七間，我表揚了他們，並把工資發給了他們。

「救世主大人，我哋唔駛要呢啲錢，都無用，我哋好樂意為你服務，係我哋嘅榮幸。」亞旺努說。

「呢啲錢雖然幾靚，但無人會用，大家都係慣咗以物易物，係唔會用錢。」樂蒙也說。

「聽日就會有唔同，今日我畀夠三枚你哋，當係勤工bonus，呢啲錢係有用㗎，信我。另外，我想你哋偷偷幫我做多一樣嘢。」我堅持把錢發給他們，並暗地裏要他們替我辦一件事，他們只好無奈接受。

晚上，眾人都睡了，我重施故技，扮飛牙來襲，但這次再加上一些村莊被破壞的痕跡，成功令他們再次徹夜難眠。

翌日，我再次精神奕奕的現身眾人面前，而他們連續兩晚未能安睡，明顯露出了疲態，影響了日常工作。

「你哋做咩咁劫嘅？」我走在村上隨便問一個人。

「救世主你好，你真係要救吓我哋，琴晚飛牙又嚟，仲食咗我哋啲食物，而家我無嘢同人換，又成晚訓唔好無精神去再狩獵，今日要捱餓喇。」盤着髻的佐呼族婦人抱怨道。

「又嚟？我都唔知，聽到你咁講我都好抱歉，琴晚我好好訓。你哋真係要聽吓我講，要訓屋，包一覺訓天光。」我神氣的說，另外再特意跟她提起錢：「無嘢換唔緊要，好彩琴日派咗錢畀你哋，可以用嚟買。」

「買？即係點？」婦人問，由她的反應可以確認，我昨天的演講都是白費。

「琴日我咪同你哋講過，錢係用嚟交易嘅中介，仲派咗每人十枚石幣，而家用得着喇。」我簡短重提重點。

「唔係呀救世主大人，成條村都無人收呢啲嘢.....」婦人無奈的說。

「真咩？跟我過嚟。」我說完便帶着她走到另一間昨天建成的房子上，門口掛着「街市」二個字的招牌，這是昨天特別拜託樂蒙和亞旺努秘密準備的秘密武器。

「呢度就係可以用錢交易嘅地方，所有貨品都有個價標咗出嚟，用錢就買到，你唔駛捱餓。」我打開門對她說，她看到滿屋的糧食，忍不住吞下了一大口口水。

「但係我.....無錢，琴日啲錢我丟咗。」她膽怯的小聲說，彷彿像做了虧心事般。

其實這情況我一早便知道，不只她，還有其他很多人也已經把錢丟了，這正是為甚麼我要開街市的原因。我用陽光燦爛的笑容加上溫柔的聲線對她說：「唔緊要，錢無咗可以再賺，咁啱我呢度都缺個人手幫我宣傳，你幫我宣傳吓呢度，只要今日有十個人上嚟，我就畀五枚石幣你當人工，咁你就可以買到嘢食喇。」

婦人聽到後，便立刻走到村莊每個角落替我宣傳街市。一時之間，半條村的人也排隊等候上來，無他，皆因他們本身的糧食儲備都被我以各種方法破壞或偷走了，所以大家都缺糧。

把街市設在樓上有兩個好處，一是能讓他們親身感受高房子的優勢；另一個是形成排隊人龍，引起其餘人士的好奇心。

「嘩，原來用錢買嘢係咁方便，唔駛拎咁多嘢嚟換，輕鬆好多。」其中一個人終於發現了新大陸。

「要喺地下執返多啲石幣再嚟買先得，唔駛辛苦工作就買到嘢食，太好。」另一個滿載而歸的人說。

「估唔到屋入面係咁，咁高真係唔駛驚飛牙。」剛購物完的光頭男說。

「救世主大人！」一個年青小伙子走到我跟前說：「我好想可以好好馴覺，幾晚都馴唔好好辛苦。我好鍾意呢度，原來救世主大人一直都為我哋着想，我哋知得太遲，我點先可以住入嚟？」

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人只會想像，有人直接行動，這小伙子顯然是後者，我十分欣賞他，他將會是幫我營造同儕壓力的關鍵棋子。我對着他高興的說：「你隨時都可以搬入嚟住，無論係你自己一個人，定叫埋家人、朋友都無任歡迎，每間屋可以住最多五個人，呢度有七間，除咗街市同示範單位唔住得之外，其他都可以任揀。」

他跟我道謝後，便飛奔走去他的家人和朋友，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感受，遊說他們一起搬離山洞住進房子。

到了晚上，街市的食物已經全部售罄，幸好在下午排隊途中聘請了三位缺錢的人替我狩獵，而且跟其他村民也達成了供貨協議確保貨源，這街市總算能營運下去。

至於房屋方面，晚上那小伙子帶了十數人前來，分別住進了三間房，也算是一個好開始。

不過，我的計劃還未完成。在第三晚，我最後一次出動，這次比早兩晚要幹的事更多，這次要真的讓他們看到飛牙的身影，為了這一刻，我在數日前已經開始着手準備。

這計劃，只有今晚能實現，因為今晚是新月，即是完全沒有月光的一晚，所以在欠缺照明的村內，任何東西也能幻化成任何東西，而我的飛牙亦由此而生。

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再次化身飛牙，以牠的叫聲喚醒正在山洞內熟睡的村民，村民經我連續兩晚的訓練，已經練成了迅速定位的能力，這正好配合我的計劃——這次我會現身參與驅趕飛牙的計劃。

我衝到尋找飛牙的隊伍中跟他們會合，裝模作樣的說：「我聽你哋講，飛牙已經連續兩晚過嚟搗亂，雖然我好安全，但都擔心你哋有危險，所以我今日特登唔馴睇吓會唔會又嚟，點知真係，我會同你哋一齊趕走佢哋。」村民們聽到士氣大振，誓要徹底趕走飛牙。

我們分成了三隊，在村內尋找，我拿出手提電話當作電筒，榨乾它最後的電量。

「喂！喺嗰度！」我指着農場位置，真的有飛牙身影，但牠跑得很快，我一直照着牠直到牠在轉彎處消失，村民們都追趕不及。

為了保存電力，我關上電筒，待有發現才再開。過了一會，我又有發現，於是再次打開電筒，可是牠跑得快如閃電，又在轉角處消失了。這樣的情形出現了數次，大家都是看到飛牙的身影但始終捉不到牠，直至黎明，牠便沒有再出現。

聰明的人應該猜想到原因，沒錯，是我在電筒上做了手腳，利用昏暗的夜晚和微弱的電筒光，再造了飛牙的身影，用影子騙了他們，做法簡單但收到奇效。

「救世主大人，我受夠，我想住喺屋入面，係咪真係咁安全可以瞓覺？」一位剛剛跟我捉飛牙的壯健矮人問。

「我講你可以唔信，你一陣可以問吓今晚瞓喺屋嘅人，佢哋一定唔會呃你。」我胸有成竹的答。

「而家你哋都可以上去瞓住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嚟緊會起埋第二期，到時就夠大家住。我就上去瞓先，暫時仲有兩間屋可以住，你哋自己分配。」我立即提議。

聽到還有兩間房子後，餘下的佐呼族人也顧不及問其他人意見感覺，紛紛爭先恐後爬上去，生怕自己進不了房子。可惜的是，名額只有十個，所以還有數十名族人被拒之門外，我只好連我的房子也開放，但也只多四人受惠。

「大家，畀啲時間我，我承諾第二期會喺呢幾日落成，到時人人有屋住，唔駛再瞓山窿。」群情洶湧之下，我立即宣布趕工完成我的村莊現代化大計。

終於，在我個人的詭計之下，純樸單純的佐呼族人總算朝我構想的藍圖行前了一步，但距離變得更好，還需繼續努力。

# 通關佐呼村

## 通關佐呼村

全靠樂蒙和亞旺努連日趕工，足夠全村人住的二十間房子終於在兩日後全部建成，而街市和我的房子則合二為一，為村民騰出多一間房子，換言之，現在整條村已經有二十一間房子。

「首先，我要喺度多謝樂蒙同亞旺努呢幾日嘅努力同為條村嘅無私奉獻，終於大家都可以上到樓，唔駛再翻山窿，唔駛驚飛牙、天空之淚同森林之氣，請大家畀啲掌聲佢哋。」說完我便帶領村民為他倆鼓掌。

「其次，我要多謝村長瑪瑪露畀我放手去做，無任何顧慮，仲無限量支持我，令我順利完成啲屋同錢，等大家可以現代化，麻煩畀大力啲嘅掌聲瑪瑪露。」我又帶領大家為瑪瑪露鼓掌。

「最後，我要多謝咁多位村民對我嘅信任，願意住我起嘅屋，用我整嘅錢，而且仲對我咁好，呵護備至，關心我慣唔慣呢度嘅生活，畀啲掌聲自己。」我再三帶領各人鼓掌。

「我希望我真係盡到救世主嘅責任，你哋嘅屋我會再諗吓點變得更好。另外我都想救到你哋，幫到你哋解決每七十五年一次嘅滅世，我諗應該係滅世啫，唔係都唔駛要救世主啦.....」我尷尬了，突然才發覺，我一直都沒有問清楚每七十五年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Anyway，一直以嚟嘅救世主都幫到大家，即係我go with the flow，自然乜事都會迎刃而解，係咪？」不知何時開始，我變得樂觀了，可能是在這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才覺得我有解決這事的能力。

然而，在我說完這段話後，在場眾人的臉都變得憂心忡忡，有的甚至像在額頭刻着前景堪虞四個字般，這詭異的氣氛把我也嚇怕了，我立即衝到瑪瑪露跟前問清楚：「其實每七十五年女母呢度係發生咩事？前面咁多任救世主最後又點？全生奉獻咗畀女母即係點？」

「係全身，唔係全生。」瑪瑪露糾正我，接着開始將女母的歷史娓娓道來：「代代相傳嘅歷史講，女母係由好多族共同組成嘅樂園，係千幾年前由神創造。本身大家都好開心咁一齊生活，但係可能咩都有，久而久之，我哋呢班祖先就想自己做埋神，於是一齊夾計殺咗佢取而代之以。」

「殺神？咁夠薑？咁肯定係失敗收場，之後神離你哋而去，再每七十五年懲罰你哋一次，等你哋唔敢再諗呢啲嘢啦。」我自作聰明道。

瑪瑪露搖搖頭，繼續平靜的講下去：「相反，佢哋好輕易咁就成功咗，仲維持咗一段幾百年和平同平等嘅蜜月期，我哋稱之為『平平無期』。呢段美好嘅日子直到大家再一次各懷鬼胎，引發戰爭先結束，畢竟每個人都想做最有權力個個。」

我專心側耳傾聽，這次不敢再自作聰明，以免再次出醜。至於瑪瑪露，她說到這裏也停了下來，舉頭望天，指着遠方天際，突然大聲說道：「就係呢粒紅色妖星！就係嗰場『女母亂戰』有人召喚咗佢嚟，令到而家成個女母每七十五年就有一次危機！」

我順着她指的方向望去，發覺天空真的多了一夥紅色的星，是之前沒有的，不知何時冒出來。我緊張起來，慌忙問：「就係佢？佢幾時出現㗎？仲有幾耐會到？我要點做？」

瑪瑪露平伏了心情，冷靜又冷酷的答：「三個月，其他就交畀你諗，我哋咩方法都試過，最終都係無用，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匿埋喺地底。」

「咁即係解決唔到？」我已經六神無主，不知道該說甚麼好，只懂自言自語，不斷重複道：「咁你哋召我過嚟做咩？我唔想死……」

「救世主大人！」村民突如其來的喊道，把我拉回現實。

「我哋信你，你一定可以救到我哋。」村民對我的期望越大，我的無力感就越重。

「不過，」此時瑪瑪露沉寂了一會後又再次開口：「你自己就得。既然你係被選中嘅人，就一定係有能力，只係你未發覺啫。之前歷任救世主都可以幫我哋順渡危機，只係做唔到永久解決啫。」

不知為甚麼，聽到瑪瑪露這樣說之後，我如釋重負，整個人也豁然開朗了，可是我還是要確認一次：「你意思係咁多個救世主都無辦法解決問題，只係逃避問題？」

瑪瑪露點頭，我立即放下心頭大石，整個人軟坐在地，暗自竊笑，心裏想：「咁都好啲，之前嘅人都做唔到，咁我做唔到都好正常。」

「咁呢粒妖星嚟到嘅話，女母會有啲咩災難？」好奇心驅使下，我追問道。

「有好多，我都講唔晒，例如成個女母都會沉落水底、四圍有好多條龍肆虐，甚至有嘢水底跑出嚟、天空會落火雨、女母會裂開、群獸會亂性等。」瑪瑪露沉重的說：「我哋嘅村民全部都經歷過最少一次，每次我哋都做足準備，無咩人命傷亡。但上次妖星嚟到，我哋決定同救世主一齊對抗佢，可惜徒勞無功，最後救世主連同啲壯士都犧牲晒。」全體村民聽到這裏，眼睛都濕透，甚至有些直接哭了，氣氛很沉重，就像去了集體哀悼會現場。

「犧牲？」我聽到這個詞語後，剛放鬆的心情又再次繃緊，想逃避的念頭再一次浮現在腦海，但還是問多了一個問題：「佢哋嗰時點對抗粒妖星？」

瑪瑪露不徐不疾的答道：「佢哋嗰時準備咗好多你哋曉文族嘅先進武器，打算將妖星擊碎，點知最後都係無用。」

「用埋武器都搞唔掂？咁我實死無生㗎啫……」我盤算着各種可能性，但都想不到可以安全兼一定能毀滅妖星的方法。

或許瑪瑪露看到我擔心的表情，於是打圓場道：「咁你又唔駛咁驚，你係我見咁多個救世主嚟講最聰明個個，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經她這麼一說，我的信心彷彿再次建立起來，雖然這是毫無根據的信心，但她剛才說的天災，其實世界也有，如果無推測錯誤的話，陸沉可能是真的整個大陸下沉，又可能是水位上升，即是大潮汐導致水浸，或者更嚴重的是海嘯；龍的肆虐，甚至在水中發生，或者是龍捲風和水龍捲；落火雨有機會是流星雨，妖星由外太空來，隕石部份剝落再跟大氣層磨擦造成流星雨絕對不出奇；大地裂開肯定是地震；群獸亂性大概是動物有感知天災的天賦，所以會亂竄逃避。

既然這一切都說得通，那便參考現世界的做法便可，只是此時我忽略了一個最危險、最能滅頂的可能



性。

「其實，相傳有一個辦法可以消滅妖星。」瑪瑪露突然又語出驚人，我立即以表情完美傳譯了「咩話？」兩個字，她看到後也不打算再賣關子，直接了當的道：「只要我哋咁多族嘅首領一齊完成一個魔法陣，咁就可以令妖星消失。」

「咁就易喇，點解仲唔一齊搞掂佢？」我不解的問。

「有好多原因，並唔係咁易，而且呢個方法都未經證實。」瑪瑪露面有難色，小聲得像自言自語：「如果失敗咗，咁我哋就會白白犧牲。」

「咩話？」我完全聽不到。

「無事無事。」瑪瑪露立即展露笑容，對着我以萬分期待的眼神說：「女母可唔可以從此無事就睇你喇。」語畢，他喚來樂蒙及亞旺努，他們拿着一個寶箱放到我面前。

「呢個箱入面嘅嘢係我哋全族為咗今次嘅救世主而準備，希望可以幫到你。」瑪瑪露衷心的說：「另外佢哋兩個都會同你一齊踏上旅程拯救女母。」

有禮物還有旅伴，整個走向開始與動漫劇情無限接近，與我一開始的目標越走越遠。

「等陣先，我係諗住嚟做地產霸權，點解會變咗拯救世界？唔係咁啱啱。仲有，我哋呢條村仲有嘢未完成，未想咁快走住。」我突然清醒，回憶起初心。

「時間唔容許你再喺度逗留，你仲有好多地方要去，時間無多，我哋要靠你幫手徹底解決件事。」坦白說，瑪瑪露的語氣像命令多於懇求，不容我拒絕。

最後，我只能留下磚頭房子的設計圖和理念，由他們自行興建，然後便上路。

如是者，我在佐呼族的日子亦宣告結束，踏上與兩位佐呼族一起消滅妖星、拯救女母的旅程，而開寶箱所得的裝備，穿上上來真的很像飛雲呢！

# 精靈之鄉

## 精靈之鄉

「我哋首先要去邊度？會唔會有地圖？」再次進入樹林不久，我便開口問兩位旅伴，這裏的參天巨樹與一不小心便會襲來的妖怪樹枝令我深感不安。

「地圖？係咩嚟？我哋無呢啲嘢。」亞旺努說。

「我哋只要跟住啲風行就會去到下一個目的地，次次都唔同，好刺激。」樂蒙興奮道。

「確實，瑪瑪露派我哋跟住你去實在係太好，我哋想去四圍睇吓好耐，之前規定唔畀我哋走出巡邏範圍，行嚟行去都係啲嘢地方，悶死。」亞旺努抱怨道。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都好緊張，唔知下一站幾耐先到，又唔知會去咗邊度，沿途又唔知會遇到啲咩，真係好好玩。」樂蒙情緒十分高漲。

想不到他倆那麼愛冒險，但卻令我更放不下心，我對他們凝重的說：「你哋乜都唔知，咁啲呢個樹林入面行會好危險，啲樹枝又會襲擊人，又可能有飛牙或者其他兇殘動物攻擊我哋，甚至會遇到其他族嘅人當我哋係敵人而追殺我哋，我哋真係會安全？」

樂蒙和亞旺努聽完後相視而笑，我大惑不解之餘又有點憤怒，樂蒙連忙解釋：「樹枝唔會亂襲擊人，只要唔好踩到佢哋。」

亞旺努續說：「你着住嘅呢套裝束，有令動物驚嘅效果，佢哋唔敢攻擊我哋，反而仲會聽我哋話。」

「咩話？乜呢套衫咁勁嘍咩？」這資訊令我感到匪夷所思。

「最後，我哋咁多族已經好友好，所以唔會有任何危險。」樂蒙補充。

「啱呀，都係多得歷代救世主共同創造嘅葛族統領我哋五族，我哋先可以再次享有長久和平。」亞旺努說得差點感激流涕。

「原來係咁，咁我都放心啲。不過照你哋咁講，你哋同其他族應該都有交流，點解我嚟咗幾日都唔見佢哋嘅？」我好奇問道。

「因為係葛族下嘅命令。」樂蒙低着頭說。

「只要我哋交流多，就會有比較嘅心，繼而會衍生出妒忌、爭執、事端，最後會演變成戰爭。」亞旺努也垂下了頭道。

聽着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我仔細一想，覺得其實也不無道理。縱觀人類歷史，有很多戰爭歸根究底都是源自於比較，比較正面來看可以令人進步，負面來看原來都可以帶來毀滅，真的是很危險。

可是因為這原因而下令各族之間不能交流，也真的太不近人情了，完全是剝削他們的自由和權利，應該要教育他們看正面才對。

「我會重新令到咁多族都可以自由交流，同埋唔會發生戰爭。」我滿懷大志，又許下了一個承諾，為自己再挖多一個坑。

「真係？」他倆異口同聲道，眼睛同步發出了令人目眩的強光，亮得我一度不能張開眼睛。

我強而有力的點頭，並伸出尾指想跟他們打勾，但他們竟無動於衷，於是我又花了數分鐘向他們解釋這動作的用意，他們才懂得伸出尾指跟我做這個約定。

我們在樹林裏隨風而行，走了三天，穿過一層濃霧之後，終於來到了下一條村——佐呼村？村民們看到我們也很驚訝，紛紛前來關心我們是否遇到甚麼事情而要折返，但同時又很歡迎我們的回歸。

「喂，點解嘅？做咩我哋返咗起點嘍？足足行咗三日時間，你哋有咩解釋先？」我向樂蒙和亞旺努大興問罪之師。

「係囉，點解會咁嘅？我哋都唔知喎。」看他倆一臉無辜，我相信他們真的是不知道。

「無辦法啦，唯有去問瑪瑪露有無地圖。」語畢，我朝瑪瑪露的家直直走去。

「咦？江尚奢，你做咩返咗嚟？」瑪瑪露問。

聽到她這樣問，我首先有點錯愕，但很快便被尷尬取代，不好意思的答：「我哋應該係蕩失路，所以兜兜吓就唔知點解返咗嚟。但既然都返咗嚟，就順手問埋你擺地圖。」

「原來係咁，不過真係唔好意思，我哋無地圖，或者你可以再出發多次，可能今次會搵到。」瑪瑪露的回答給我怪怪的感覺，不過既然她說沒有，我也只好告辭。

「喂，樂蒙、亞旺努，我哋要再出發喇！」我在村口高聲呼喊他們。

「知道，嚟緊！」他倆在人群中回應，可是我完全看不到他們的身影，良久，他們才從人群中掙脫向我跑來。

亞旺努率先開口：「無見幾日，估唔到佢哋咁熱情。」

「係囉，好似唔想畀我哋走咁。」樂蒙也有同感。

「不過你哋唔覺得有啲古怪咩？」我直接問道：「啱啱瑪瑪露直接叫我個名，明明我嚟咗咁耐都無人叫過，你哋淨係會叫我做救世主。」

樂蒙反應很快的問：「你想表達啲咩？」

亞旺努也立刻追問：「你想講村長壞話？」

「我點敢啊……」我連忙否認，並不打算再說下去，可是他倆卻不打算放過我。

「你係咪覺得村長怪怪嘍，覺得佢唔係本人？」樂蒙咄咄逼人。

「你係咪覺得條村都怪怪嘞，啲村民唔同晒？」亞旺努也不遑多讓。

「唔係，我無咁諗.....」我繼續否認，以免他們說我不是。

「不過我哋係咁諗嘞！」想不到他們竟然會這樣說。

「的確，我真係覺得好唔同好怪，條村係一樣，但啲人就唔同晒。」我放膽說出心底話。

「我哋話係你先話係，都唔知係咪真嘅。」亞旺努竟然會對我吐槽，他也變得奇怪了。

「我諗我哋已經到咗下一條村附近，亞旺努！」樂蒙說完後，他倆同時伸出雙手，分別互擰一巴和跳起賞我一記耳光。

「喂，傻咗呀？無啦啦做咩擰我？」我對被突襲感到震驚又憤怒，可是他們沒有多加解釋，只是指着剛才的「佐呼村」，神奇的事隨之發生，剛才還在咫尺之間的村莊瞬間消失，剩下的只是一片樹林和空地。

「果然無錯，」一切不出樂蒙之外：「啱啱啲村民咁難纏，原來真係啲樹枝。」

「一定係艾芙族！」亞旺努斬釘截鐵的說。

「吓？艾芙族？咁面善嘅，係邊度聽過？」我在記憶中找它，但還是想不起。

「咪就係整萬言丹嘅嗰族，你一開始食嗰粒呢。」樂蒙提示道。

一聽到萬言丹我便猛然記起這族人，他們為甚麼要迷惑我們？他們不是好人嗎？難道我們不是同一陣線的戰友嗎？

未待我開口問，亞旺努已經看穿我滿腦的問號，於是率先解答我：「艾芙族本身體型好細小、生命好脆弱，雖然身手敏捷但基乎無咩自保能力，本身無咩可能喺女母立足，不過佢哋擅於製造藥物，呢個係佢哋賴以維生、喺女母生存不至於被滅族嘅原因。救人同殺人嘅藥物佢哋都整得到，全個女母都係靠佢哋提供藥物，無估錯的話，啱啱我哋就係吸咗佢哋嘅幻鄉藥。」

「幻鄉藥？聽個名應該係迷幻藥嘅一種，但點解家鄉我會見到佐呼村而唔係香港？睇嚟佢哋功效只能夠重現女母嘅地方。」我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一件事，於是大叫：「你哋唔係話我哋到咗佢哋條村附近咩？點解見唔到嘅？快啲一齊搵吓。」

我一聲令下，大家便在附近進行地墊式搜索，可是始終遍尋不獲，我甚至感到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於是我小聲跟他倆說：「你哋feel唔feel到有人監視住我哋？係咪就係艾芙族人？但我完全見唔到佢哋。」

「咩係feel？我哋唔識，不過我都覺得好似有人監視住咁。但其實見唔到佢哋都唔奇，我都話佢哋好細小又敏捷，係無咁易見到。而且我聽講佢哋已經成功研發出傳說中嘅秘藥——淼，一種飲咗就會隱身，可以為所欲為、想點就點嘅藥，佢哋嚟緊絕對會顛覆成個女母！」亞旺努的話語中總給我一種懷恨在心的感覺。

「亞旺努，你唔好亂講！」樂蒙厲聲斥責：「唔好喺度道聽塗說，佢哋係咪成功研製到淼都未有定論

· 不過就算係真，藥水本身係中性，唔會有善良同邪惡之分，只有用藥嘅人先會有分好與壞。」

「佢哋唔整啲殺人藥咪得，邊個叫佢哋整出嚟？」亞旺努反駁道。

「都話係用藥嘅人別有用心，唔係製藥嘅人有問題。」樂蒙堅持己見。

眼看他們的爭執越演越烈，我不能不作出調停：「其實我覺得樂蒙講嘅嘢好有道理，但亞旺努又無講錯唔，對與錯好睇你企喺邊個位睇件事，但我覺得物件係中性，好似我呢把劍咁，你覺得佢係救人定殺人？」

「救人。」他們異口同聲，亞旺努聽到樂蒙跟他的答案如出一轍，不自覺的白了他一眼。

「點解你哋會覺得係救人？」我再問。

「因為你係救世主，係被選嚟拯救女母，所以把劍一定係用嚟救人。」亞旺努搶先答，然後以勝利者的姿態看着樂蒙，樂蒙別過臉默不作聲。

「咁如果我要用佢嚟傷害人先救到你哋呢？咁究竟佢係救人定殺人？」我把問題的層次一下子提升到電車難題的等級。

「嗯.....」亞旺努說不出話來，這也正如我所料，我為自己的詭辯能力有所升級而沾沾自喜。

「所以，工具係中性，視乎使用者點用，同埋旁人嘅觀點與角度。」我總結，亞旺努也只能接受，之後我再就艾芙族的藥發表己見：「至於艾芙族的藥，其實任何藥物，只要份量用錯，都可以變毒藥，所以佢哋都唔係特登整毒藥，只係用藥嘅人存心害人啫。」

亞旺努聽完後，整個人像開竅般，立即恍然大悟，瞬間理清所有概念，並向樂蒙道歉。

「欸.....」不知從哪處傳來一聲閉不住的笑聲，我們循聲望去，終於發現了一個只有手掌大小的艾芙族人。艾芙族體型只有手掌大小，背後長了透明翅膀，頭髮淺金色，耳朵尖尖，基本與平常遊戲、電影、童話內的描述一致。

我們攝手攝腳走到她附近，到她發現之時，我們已經把她重重圍住。

「嘩，唔好捉我！」她大叫救命。

「冷靜啲，我哋唔係壞人，無打算捉你。」我立即解釋。

樂看了我們一眼，繼續喊：「唔好呃我，我唔會信你哋，精嘅好快啲放我走，唔係一陣我的族人嚟到你哋唔駛旨意走！」

很不爭氣地，我們聽到後的第一反應是大笑。

「Sorry

sorry，唔係話唔信你，但我諗以你哋嘅身型，就算成族嘅人嚟晒，應該都做唔得出啲咩嚟，不如你聽咗我哋解釋先啦。」我強忍着笑聲，辛苦的說道。

她不發一言，於是我便向她道明來意：「是咁的，我叫江尚奢，喺嚟自香港，即係你哋口中嘅陸人面其中一個城市，係曉文族人。有一日趕返工途中困lift，陰差陽錯之下就嚟咗女母，神推鬼掣之下仲做埋救世主，而家就為咗拯救女母，踏上解決每七十五年嚟一次嘅妖星之路。」

說到這，她好像放下了戒心，開口問：「你真係救世主？真係可以拯救到女母？」

關於這個答案，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是既然瑪瑪露這樣說，我便只好接受；既然接受了，就一定要盡力做好。基於這樣，我以非常誠懇和肯定的語氣回答：「無錯，我就係，我一定可以拯救到你哋！帶我哋去你條村見你哋村長，我親自同佢解釋。」

她聽到我如此肯定的答案便相信了，更邊自我介紹，邊帶我們前往艾芙村。

「我叫咪啦，啱啱出嚟採藥草，見到你哋喺度爭論關於我哋嘅嘢就覺得好得意，最後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其實你哋對我哋有太多誤解，我哋都無啲咩傳說中嘅藥，只係我哋太細粒又太快，平常人對眼追唔上我哋嘅速度，先以為我哋有啲咩秘藥啫。」咪啦解釋道。

我們說着說着，不經不覺走到了一片花海，咪啦帶領我們走到一朵大紅花前，小聲說：「報告族長，我帶咗今次嘅救世主同佢嘅僕人嚟。」

我立即以恥笑的眼光望向樂蒙和亞旺努，他們立即糾正：「我哋唔係僕人，而係旅伴！」

「原來係救世主大人，難怪可以突破我哋嘅幻鄉藥，失敬失敬。我叫魯啦，係艾芙族族長。」魯啦老態龍鍾，但還是中氣十足，慈祥的說：「今次都係，有咩用得着我哋嘅地方，我哋都會盡力協助。」

「好，無問題，反而我想知，你哋而家有無遇到咩困難需要幫？」我反客為主問。

「問題？呵呵，又好似無。」魯啦答。

可是一旁的咪啦卻衝口而出：「族長，嗰個問題.....」她還未說完，魯啦便以眼神制止了她，她立即收聲，並為失言而道歉。

雖然咪啦很快被魯啦制止，但我還是聽得清清楚楚，於好奇問：「嗰個問題？」

魯啦臉色沉了零點一秒，但很快便做好表情管理，和顏悅色的答道：「無咩事，只係我哋族內小事啫，唔駛勞煩到救世主大人，我哋自己會處理好。我哋村都無咩要救世主大人幫，你哋喺度補給完之後，可以一路向南行，就會去到下一條村，有其他村更需要你幫。」

他急不及待打發我們走，顯得神秘兮兮。他越神秘，我越覺得事有蹊蹺，決定查個水落石出，而咪啦絕對是事件的突破口。

# 秘藥森

秘藥森

與艾芙族長見過面後，我們便在花田——即是艾芙村四處逛，看看有沒有其他蛛絲馬跡，可是十分奇怪，整條村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咪啦和魯啦兩人，其他村民一個也看不到。

「你哋有無覺得好奇怪，點解一個村民都見唔到？」我小聲問。

樂蒙和亞旺努都點頭，我提議：「或者真係要搵咪啦問清楚，呢度一定有啲事發生。」

我們在遠處觀察着魯啦和咪啦，直到他們分別，我們才追上咪啦，邀請她帶我們參觀村莊，介紹村民給我們認識。

「唔好喇，你哋啱啱都聽到族長講，你哋都係快啲離開啦。」咪啦婉拒道。

「但我哋都聽到你講嘅嘢，今日我哋嚟到，就係要幫你哋，有咩唔怕講，我哋一定會幫你手。」我拍心口道。

「你哋幫唔到我哋㗎啦，都係快啲走，我哋自己會搞掂。」她堅決拒絕。

「唔係呀，救世主佢真係好勁㗎。」樂蒙開口道。

「佢幾日就幫我哋條村解決咗一直面對嘅三害。」亞旺努也幫口。

咪啦聽到後有點動搖，疑惑的問：「真係幾日就得？」他倆猛點頭。

「都係唔好，我哋嘅情況你哋唔會處理到，你哋都係快啲離開。」她最後還是拒絕說出來。

「既然你咁堅持唔肯講，咁我哋都無謂再逼你，唔好意思，打攞晒。」說完我便拉着樂蒙及亞旺努離開。

「你真係唔理佢哋？」亞旺努問。

「佢哋明顯有事㗎！」樂蒙也說。

「我梗係知，但佢哋唔講都無計，我哋只好自己搵答案。」我小聲說，然後走到遠處的一棵大樹後躲藏。

「我哋咁耐都無見過其他村民，只有兩個可能：一，佢哋唔係度；二，佢哋匿埋晒。我係絕對唔會信咩對眼跟唔上佢哋速度呢啲廢話。」我對他們說出自己的見解：「我直覺覺得佢哋全部都喺度，只係唔敢出嚟，所以我哋要睇吓究竟有咩令到啲村民咁恐懼唔敢出嚟。」

如是者，我們在遠處靜心等待，終於在傍晚時份，村民們陸續現身，不過奇怪的是，他們全都提着一個大甕，而且顯得很疲倦，像長期睡眠不足一樣。

「唔知佢哋拎住個甕做咩呢？」亞旺努問。

「跟住佢哋行咪知。」樂蒙說，我也十分同意，於是在遠處跟蹤他們。

跟蹤了大半小時，他們走到一個山洞前，排着隊有秩序地逐個逐個把大甕內的東西倒進去然後離開。我們靜心等待，直到最後一個都倒完離開後，才小心翼翼的走到山洞前一看究竟。

走到洞前，發覺它比想像中小很大，勉強夠一個小孩進入。往洞內探頭一看，裏面一片漆黑，只有一股難聞的酸臭味隨風傳出來，而這風也很有規律，每隔十秒便會吹一次，分秒不差。

「或者我哋應該去探吓險。」亞旺努毫不畏懼，冒險精神值得嘉許。

「我唔同意，我哋應該睇定啲先，始終喺陌生地方太危險，而且艾芙族又唔似會幫我哋。」樂蒙分析力着實不錯，而且很謹慎。

「反而我更加想知佢哋倒啲咩入去，但我諗我估到係啲咩，」我看到洞口殘留的透明金黃色液體，伸手沾了一點嚐過後續說：「果然無錯，係蜜糖。但點解會倒啲蜜糖入個山窿度？」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沒有等多久，我的疑問便被山洞本身解答了。

「喂，你哋有無覺得個山窿好似細咗？」我問道，可是他們都搖頭，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生得不高，所以不太感覺得到。

就在我懷疑自己之際，山洞竟然動了，這次他倆都清楚看到，並嚇得扭作一團，而我也立即退避三舍。

「呢個山窿似乎有生命咁，唔係無理由會郁。」我心想，然後拔出劍輕力戳它。意想不到的，它外表看上去跟石頭無異，但竟然非常柔軟，很輕易便刺了進去。

「嘶！」被我刺的瞬間，山洞竟然發出了聲音，然後立即收縮，變了《山海經》中所記載的刑天一樣，原來《山海經》裏記載的都真實存在，只是不是來自現世界，而是來自異世界。

「嘩！咩料？」我嚇了一跳，眼前的刑天令我感歎世界萬物真是無奇不有。剛才的山洞正是刑天的口變成，而刑天的口是肚臍所變，所以剛才他是吹脹了自己，扮作山洞。可是為甚麼艾芙族會餵他蜜糖呢？究竟當中發生過甚麼事？這些問題圍繞着我，但憑我怎猜也不會猜到，只好一一問清楚。

「喂，刑天，你點解會喺度？做咩啲村民會餵蜜糖畀你？」我連珠砲發。

「可怒也，見到老子刑天大爺仲唔下跪求饒、俯首稱臣？」刑天大吼，聲音震耳欲聾，樂蒙和亞旺努嚇得腳軟，不自覺跪低，而我則用劍勉強支撐着。

面對手持巨斧，孔武有力的刑天，我自知絕對不能力敵，唯有智取才有機會，畢竟他是沒腦的。為了不讓他的氣焰過大掌握主導權，我鼓起勇氣拼死一搏道：「大膽刑天，竟敢命令救世主？你先係要下跪，俯首稱臣啲個！你只係一個失敗者，連首級都畀對手取埋，竟然仲敢喺度擺款扮大佬？竟敢喺度也文也武、作威作福？今日命運安排我呢個救世主遇到你，就係畀機會你認錯，將功贖罪，唔駛再做無頭鬼！」



「哈哈哈哈哈！就憑你？你手無搏雞之力都想誇下海口要本大爺屈服？笑大人個口咩？雖然我本身個口都已經好大。」刑天恃住自己幾千年征戰沙場的經驗，完全不買賬，還有恃無恐的大喊道：「你小子，講得咁口響即係已經有死嘅覺悟，納命來！」說畢便舉起大斧向我襲來。

他向我奔來，我嚇得緊閉雙眼架起劍亂舞試圖格擋，「咚」一聲，刑天巨斧一揮，削鐵如泥，命案立即出現，我手中的劍完全沒有擋到斧頭，頭離開了它的軀幹，人生走馬燈在腦內快速播放。

「啊，事情唔應該係咁發展嘅，我明明只係一個普通打工仔，點解會嚟到異世界？我明明只係想做個地產霸權，點解會變咗救世主？我明明只係想搞掂壇嘢就返現世界，點解會客死異鄉？可恨啊……」我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雖然無三十功名塵與土，但總算有八千里路雲和月，現在竟然落得這下場。

「咚」，頭掉到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音，我也同時向後仰，無力的躺在地上。

「哎呀，」我發出哀嚎：「撞到的咩咁痛？」我伸手摸了撞到硬物的頭。奇怪，頭怎麼還在我脖子上？我張開眼，發覺我的確無身首異處，剛才掉到地上的也只是木頭，即是刑天手起刀落的只是伐樹而已。

我躺在地上，而刑天則在對樹亂舞，對天亂劈，「刑天舞干戚」原來就是這樣，因為他無了頭又沒了腦，所以看不清楚敵人，又沒有腦袋思考複雜的事，只能以本能生存，故只是胡亂揮舞斧頭，那就好辦，我根本不用怕他。

我站起來，輕聲走到他身後，用劍抵住他並神氣地說：「醒醒定定就咪郁，刀劍無眼，我都唔想傷害你。」

「可惡，老子竟然輸畀你呢個乳臭未乾，要剮要殺，悉隨尊便，哼！」刑天竟然意外地聽話，還放下武器接受失敗，不作任何反抗。

「放心，我無諗過要殺你，我只係有啲嘢想問清楚你。」我收起劍以示友好，然後恭敬的問：「刑天前輩，我想問點解艾芙族的人會餵蜜糖畀你？同埋佢哋好似有啲嘢隱瞞咁，你係度咁耐，知唔知係咩事？」

「哈哈，呢兩個問題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問老子就啱，因為都係關老子事。呢班艾芙族係怕老子會滅佢哋族，所以先每日餵蜜糖討好老子，而老子只係叫佢哋唔好周圍講，點知佢哋就搞到氣氛咁詭異，小題大作，哈哈。」刑天若無其事的說。

我半信半疑，但也沒有其他證據證明他說慌，於是邀請他跟我去一趟艾芙村，向艾芙族道歉，而他也欣然接受，只拋下一句「成王敗寇」便跟我走了，看來他也蠻重道義的，這令我對他有點改觀。

我們四人來到艾芙村，天色已暗，但村內卻人頭湧湧、熱鬧無比，我想艾芙族大概是晝伏夜出的種族吧。但當他們看到刑天後，戲劇性地，全部人都安靜了，並以光速返回花朵內躲藏，相信我，未看過這畫面你是想像不到這有多麼有趣。

「大家唔駛驚，今日我帶刑天嚟係同大家道歉，佢已經畀我收服咗，會痛改前非，大家唔駛再餵蜜糖畀佢。」我對着花海大喊。

聽到我的喊話，村民紛紛探頭查看，而咪啦亦正好在遠處，我對她大喊：「咪啦，你哋而家唔駛再驚，我已經幫你哋解決咗個問題。」

咪啦聽到後，並沒有走過來道謝，反而憤怒的罵：「都叫咗你哋唔好多管閒事，而家畀你哋害死！」

我被她弄糊塗了，難道刑天不是那個「問題」嗎？仔細一看，村民們也對我們怒目而視，一時間民怨沸騰、怨聲載道。族長魯啦從謾罵聲中走到我們跟前，怒喝：「躡！唔好再害我哋！」

我十分無奈，不解道：「我幫你哋除去刑天，唔駛再畀貢品佢，唔係應該係好事嚟咩，你哋做咩咁嬲？」

「你仲覺得你係幫咗我哋？」魯啦火氣更大，繼續怒罵：「呢個世界有呢個世界嘅運作法則，你自以為是破壞咗呢個平衡，以後我哋真係『多謝你』啦！」

「發生咗咩事你哋又唔講，咁我點幫你哋？我都係想幫你哋啫……」我委屈地說。

「唔駛啦，你只會越幫越忙，我哋會自己諗辦法解決，唔該你快啲離開！」魯啦再次叫罵，而他身後的村民紛紛附和，「走啦！」、「躡啦！」等等的聲音不絕於耳。

我腦袋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做錯了甚麼，而樂蒙和亞旺努看到群情洶湧，只好拉我離開，再從長計議。

「或者刑天某程度嚟講係佢哋嘅守護神，有佢喺度，另一個佢哋真係驚嘅入侵者先唔敢作惡。」樂蒙猜想。

「我都同意，始終艾芙族喺呢個世界太多天敵，佢哋奉獻畀刑天仲抵過畀另一個入侵者襲擊。」亞旺努也同意。

「如果真係咁，咁我哋更加要睇吓有咩幫到手先得。」我心意已決，決定繼續執行監視計劃。但由於不知道監視多久，所以決定分四更輪班，務求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細節。

然而，上天對我還算不薄，監視沒多久，艾芙族真正面對的問題便出現了。

午夜，一群羽毛白色、外型像熊的動物來襲，牠們大力踐踏花田，以花朵噴出的花蜜為食，艾芙族雖然群起反抗，但根本是螳臂擋車，熊大手一揮，根本不用擊中，只是搨出的氣流已經把艾芙族人吹得人仰馬翻。我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雖然想出手襄助，但我的身體卻不爭氣的定住了，無他，畢竟對手是一群熊，根本沒有取勝機會。

「唔怪得佢哋咁大反應，我真係做錯咗。」我心想。

就在熊群有恃無恐、瘋狂肆虐之際，突然有一隻熊表現異常，就像跟空氣打鬥般，邊橫衝直撞，邊胡亂揮舞巨爪，把路徑上的熊都爪傷，最後直接撞上大樹，昏迷倒地。這情景似曾相識，有點像跟刑天決鬥時那樣。

十數秒後，又一隻熊重複以上行為，一隻又一隻，終於當第五隻熊都倒地後，熊老大終於發覺不妥，喊停了牠的手下，並且撤退。

當熊全都走光後，在一片殘花敗柳的半空，以魯啦和咪啦為首的十個艾芙族漸漸現身，這，正是隱身！看來之前亞旺努說的隱身秘藥已經完成，連剛才恐武有力的熊都能像扯線木偶般毫無還擊之力，

這秘藥威力真的很大。

我拍醒他們，一起走到累倒在地的魯啦前面，不過我後悔了，我不應該現在走過去的，現在走過去只會令我看到地獄！倒在地上的十個艾芙族人，全部都變了人乾，呼吸微弱，瀕臨死亡邊緣，坦白說，我完全分不清誰是魯啦、誰是咪啦。

我立刻從行李中拿出僅餘的水餵他們，他們喝完水後用了個多小時才逐漸恢復。期間我們替其他村民包紮療傷和重整家園，起初他們也很反感，但後來因為無力反抗而只好接受，最後看到我們真心幫助他們而欣然同意。

魯啦醒後，除了基本關心問候外，我第一句便直入主題：「啱啱啱啱熊就係你哋嘅真正問題？點解會攻擊你哋？你哋十個啱啱就係用咗祿嚟對付佢哋？」

魯啦看到村民們無事，亦看到他們看我們的眼神充滿感激，態度也終於軟化，決定和盤托出：「啱啱襲擊我哋村莊嘅係羽白，係一種為咗花蜜而生嘅兇殘動物，佢哋眼入面只有花蜜，其他一切都係障礙物。而佢哋採花蜜嘅方法你哋啱啱都見到，完全係破壞性，同我哋艾芙族用花蜜入藥、保護花朵係兩個極端。」

魯啦停下，望向刑天然後續說：「我哋本身為咗避開羽白，試過不斷遷移，搵個新地方再種花田，但每次羽白都會搵到我哋，所以我哋研發咗幻鄉藥。一開始幻鄉藥好成功，幫我哋換嚟咗短暫嘅安逸，但日子一耐，幻鄉藥逐漸失效，我哋又要繼續遷徙。」

「因為有抗性，所以慢慢習慣咗劑量就開始無用。」我簡單總結。

「無錯，咳咳……」魯啦咳出鮮血，一旁的咪啦立刻衝前扶着他並擔心的說：「爸，你有無事？」

「爸？」樂蒙、亞旺努和我同時驚訝的說。

「有咩問題？」咪啦冷酷的說，視線沒有離開過魯啦。

「乖，爸無事，咳咳……」魯啦邊說邊咳嗽，咪啦忍不住說：「爸，你休息吓，等我講埋落去。我哋族內當時有兩種聲音，一種主戰，認為要反抗；一種主遷，認為要繼續遷移。兩班人令到族內氣氛變差，多咗好多磨擦，漸漸因為意見不合變成內鬥，對人不對事。我爸作為族長，為咗令族人再次團結一致，決定大家全族投票嚟決定。」

「嘩，民主真好，有全民普選，某程度上比我個世界進步開明。」我讚賞道。

咪啦並未理會我，而是繼續說下去：「最後投票結果係主戰派大比數勝出，因為佢哋研發出祿，的確，我哋之後就有力同羽白一戰，可以抵抗到佢哋，就好似啱啱你哋見到咁，但係祿嘅副作用太大，對身體嘅消耗係我哋無預料過嘅，本身我哋有一百人大軍，而家剩低十個。亦都係因為咁，主遷派再度得勢，我哋又開始漫長嘅搬家之旅。」

「即係祿係燃燒生命去戰鬥？咁真係要禁先得。」我自言自語。

「我哋仲有嘅種子已經唔多，唔足夠我哋再去建立另一個花海做村。不過好彩天無絕人之路，喺羽白來襲，我哋認為氣數已盡嘅時候，畀我哋遇到刑天，佢幫我哋趕走咗羽白，我哋為咗多謝佢，就送咗花蜜畀佢，點知佢食完之後好似小朋友咁好鍾意，於是我爸心生一計，用花蜜換佢做我哋守護神，保

護我哋。」咪啦說到這，我立即望向刑天，白了他一眼。

「咁啫，咁講唔型呀嘛，會顯得老子好無威嚴。」刑天嘍嘴道，反差感十足，害我把前天的飯也差點吐出來。

「之後我哋就享有咗好耐嘅和平日子，同時間亦都繼續改良森，不過始終無進展，不過一直有刑天保護都無咩事，直到你哋出現，仲自作聰明咁打敗埋佢！」咪啦激動起來，整個人也因為憤怒而顫抖了。

「咁你哋又唔講，我哋點知咁多……」我嘀咕着。

「而家我哋又要離開，但已經無能力再造一個花田，刑天都已經無阻嚇作用，我哋死路一條。」咪啦強忍着淚水說。

「咁又未必，如果你肯畀我幫你嘅話。」我露出自信的微笑道：「我已經諗到好辦法。」

# 艾芙庭園

艾芙庭園

經過民主的全民投票，咪啦決定聽聽我的計劃，以大地為紙，以樹枝為筆，我向艾芙族眾人推銷我的石幣和房屋計劃。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對金錢的概念和接受程度十分高，我解釋完便已經全盤接受，可能是因為常年搬遷而進化出的適應和接受力吧；至於房屋，他們還是需要花點時間去接受。

集會之後，我拉着樂蒙和亞旺努，還有刑天及咪啦開了一個會議。

「你哋搬到邊，羽白都搵到你哋，我覺得只得兩種可能性：有鬼或者佢哋聞到花香。」我提出我想到的可能性。

「咩叫有鬼？」樂蒙問。

「即係有卧底。」我快而準的答。

「無可能！」咪啦斬釘截鐵否認。

「我都係咁諗，所以花香先係主因。」我說：「我哋要令佢哋聞唔到花香，見唔到有花，咁你哋就會安全。」

「我知，唔種花就得。」亞旺努自作聰明的答。

「無可能，無花我哋生存唔到。」咪啦大吼。

「真係呀，跟我咁耐都無嚟醒目，仲要衝出嚟柒嘅，我諗嘢又點會咁簡單。」我自信的笑著說：「以下落嚟，就係今次嘅重點，我精心為你哋打造嘅夢幻屋苑——艾芙庭園。」我認為艾芙村應該有別於佐呼村的獨立屋，它適合發展成一個大型屋苑。

「艾芙庭園？咩嚟？」咪啦問，不過她的反應我一點都不意外，因為我已經經歷過一次。

「據我觀察，你哋平時都係住喺花入面，所以啲童話先會話有花精靈。但係住喺花入面係咪有咩特別原因？」我問咪啦。

「為咗方便採到每日第一滴最新鮮最甜嘅花蜜，呢一滴用嚟做藥效果係最好，所以我哋都會直接住喺花入面。」咪啦回答。

「即係話如果無其他對手同你哋爭，就無必要住喺花入面，我可唔可以咁講？」我問完之後，咪啦微微點頭。

看到她點頭，我咧嘴大笑，興奮的宣佈：「艾芙庭園就係你哋一直尋找緊嘅夢想之地！」

我邊在地上用拙劣的技巧畫畫，邊用由樓盤廣告所學的瑰麗詞藻介紹我的設計：「艾芙庭園，係專為艾芙族打造嘅無敵花海低密度住宅項目。整個設計概念源自溫室，預求令每一朵花都可以安全同安心咁沐浴喺陽光之下、茁壯健康咁成長，生產出最香甜嘅花蜜。艾芙庭園着重採光，花海由三十棵半圓

半開放式參天大樹圍住，氣勢磅礴，盡顯超然地位。由國際知名設計師同建築師聯手打造一個戶戶無敵園景，又有效防止花香外泄嘅溫室花園，盡心用心細心。由職人匠心獨運，每棵樹均提供五個極致豪華闊落大單位，每個住戶可獨享三百六十度迷人花海景致，優美醉人。艾芙庭園，係你嘅夢幻鄉。

「嘩，我想像得出會好靚。」亞旺努沒有看我的畫作，只憑我的說話去想像。

「你睇埋幅畫，你會有唔同感覺。」樂蒙潑冷水道。

「唔好唱衰我，畫得差，但最後起出嚟靚就得，好似佐呼村咁唔係幾好咩？」我反擊說，可是作為住客的咪啦始終不發一言。

我打蛇隨棍上，接着說下去：「既然咪啦都無反對，證明我呢個設計令佢哋好滿意，咁就直接執行。樂蒙、亞旺努，我哋傾傾啲細節；刑天，你都要幫手，我會有錢畀返你。」

「吓？我都要？」刑天心不甘，情不願。

「梗係，想有飯食就要付出，好基本。」我大條道理說。

就這樣，我們討論了一個下午，到傍晚終於有定案。

「如果我想將成件事壓縮係三日內搞掂，連埋整多個街市，需要多幾多人手？」我問。

「我諗大概十個左右，主要負責室內方面。」樂蒙經過反復計算後回答。

「好，咁就請十個人啦，每人一日一個石幣做人工。」我下了決定，同時小聲對樂蒙和亞旺努說：「而你哋兩個就每日兩個石幣。」

「聽日我會搞個集會宣布，同時請人，之後就立即開工，有無問題？」我問咪啦。

「無問題，我會安排。不過我有嘢想問，咩係街市？」咪啦好奇的問。

「街市係交易集中地，可以用石幣買需要嘅嘢。」亞旺努搶答，我點頭並給了他一個「叻叻」手勢誇獎他。

「但我哋本身都無石幣……」咪啦說。

「放心，聽日我會每人派十個，之後你哋就可以用嚟買嘢，另外你哋仲可以同佐呼族做生意，令大家更繁榮。」我對她報以微笑，她問過明白後便離開。

「咁今日整理石幣就收工。」我對他們說。

晚上，我們睡在花海旁的空地，以天為被，以地為床，看着那繁星密布的天空，在香港極度罕有，與旁邊那顆日漸接近、日漸變大的妖星形成強烈對比。

「瞓唔着、瞓唔着、瞓唔着呀！」在如此舒適寫意的環境之下，我竟然失眠，於是我決定在繞着花海跑一圈，運動之餘順道查看附近環境。

在剛起步不久，就聽到不遠處傳來啜泣聲，我循着聲音走去，發現咪啦獨自坐在崖邊飲泣。在一望無際的浩瀚星海前哭泣，實在太奢侈，同時又太浪費了。

「你又瞓唔着？」我行近她，溫柔的問。

咪啦被我突如其來的慰問嚇了一跳，差點掉下崖，我伸手把她牢牢捉實，並道歉：「唔好意思，我無諗過會嚇親你，我只係見你一個坐喺度，所以過嚟同你傾吓偈。」

「你乜都見到晒？」咪啦問。

「見到，梗係見到啦。」我逗趣的答，她立刻漲紅了臉，十分害羞，我知她不想讓我知道她偷偷地哭，所以我故意答道：「我見到你一個人喺度偷偷地霸住個咁靚嘅夜景唔畀人知，然後好似做咗虧心事咁畀我嚇到差啲跌落崖。」

「哦.....咁啱，咁都好啲。」她以接近零分貝的聲音說，可是周圍環境太靜，我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唔介意我坐喺你隔離呀嘛？」我循例問，她搖搖頭。我坐下後，大家都沒有再發一言，只是專心的欣賞着這美妙的大自然環境，直到東邊露出魚肚白的陽光才一起回村，臨分別時，我再次對她說：「一陣十二點幫我召集晒全部族人，我要同佢哋詳細介紹艾芙庭園同派錢。」說完之後我們便各自回去準備。

小睡一會後，到了中午十二時正，我準時站在花海中間，對艾芙族人闡述艾芙庭園的設計理念和概念圖，以及讓他們發問，而當中以安全性最為眾人所擔心。

「好，我明大家嘅擔憂，你哋一直未住過屋，所以會擔心呢個問題好正常，或者我咁講，喺呢方面你哋完全可以放一萬個心。羽白只要聞唔到花香就搵唔到你哋，而我呢個設計就係完全將花香與世隔絕。我用三十棟二十米高嘅樓將花海圍住，密不透風，佢哋唔知入面喺花海；另外，成個庭園由外面睇就係一棵巨樹，佢哋食花蜜但唔係飲樹汁，所以唔駛驚；最後，成個庭園只得空中入口，完全係為咗識飛嘅你哋而造，竣工之後連我都入唔到去，非常安全，加埋你哋嘅幻鄉藥，成個庭園就好似唔存在一樣，係神話傳說入面嘅夢幻鄉。」我將一早預備好的答案背出來，艾芙族人立即拍手叫好。

「成個屋苑會喺三日之後落成，而每個單位價格劃一五個石幣，靚單位先到先得，買幾多個都得，集會結束之後就可以買。」我同時宣佈價錢，這令他們有點糊塗了，他們雖然接受金錢這概念，但事實上他們並未有錢，一時之間不知所措，都鼓譟起來。

在他們對我破口大罵之前，我立即派糖，向他們宣布：「大家稍安無躁，我會每人派十個石幣畀你哋，咁你哋就有錢買屋，同時我會開個街市畀你哋做生意賺錢，另外你哋都可以經商同佐呼族做生意，佢哋都用緊石幣。仲有仲有，我要請人幫我起屋，人工一個石幣一日，只請十個，想賺錢就一陣嚟搵我。」

收到我的糖之後，他們也安靜下來，而部份人更已經走到我面前排隊見工。我多說了數分鐘的客套話和總結後便匆匆結束集會，趕緊進行面試，最後精挑細選出七個工人來一起完成這個偉大的項目。

「救世主大人，又話請十個人嘅，點解得返七個？」亞旺努問。

「我都想請十個，但得七個人嚟interview，我已經唔揀人，全部都請晒，盡做啦兄弟，三日要起好

·OT都要做到。妖星就殺到，羽白又唔知幾時再嚟，時間無多，會補返錢畀你哋。」我充滿決心說：「我都會落手幫忙。」語畢便脫下救世主裝備，與新來的工人做了一個簡介會，安排他們的工作。

有了明確的分工之後，我們便立即動土，劃出了屋苑的佔地範圍，接着便尋找合適的參天大樹，砍樹運木。這裏真的不能不誇讚刑天，他一刀一棵樹，齊齊整整的將樹一分為二，將我們的效率提升不少。

不消半日，建屋所需要的樹幹已經準備好，接着便是單位內部的裝潢，由於每棟大廈都是一體成形，故這部份是最困難的，艾芙族的七位工人發揮最為重要。樂蒙和亞旺努把單位大致的輪廓和設施都雕刻好，而細節位則靠艾芙七子加以潤飾和雕琢，還根據艾芙族的生活習慣加以改良，最終成為為艾芙族度身訂造的理想之家。

室內裝潢估計要花最少兩日時間，由樂蒙和亞旺努兩位熟手技工監督，我和刑天則負責花園和街市。

面對漂亮的花海，首先我要做的是破壞，即是把我劃為花園範圍外的花朵挖起，移植到範圍內。這種需要細膩操作的工作絕對不適合刑天，故此，我請他把大樹幹掏空當作街市。

一整日下來，花園的花大部份已經移植好，餘下的明天估計數小時便能完成；大廈內部加工完成了七棟，還有二十二棟，應該能趕及後日早上完成；街市外殼亦已準備好，這次有五層高，絕對能夠滿足未來的經商需要。

「好，幫我手豎起埋今日完工嘅大廈就收得工，辛苦晒大家。」我發出今日最後的請求，他們亦很快便辦妥，果然要放工便能激發潛能。

「唔該晒咁多位，而家出埋糧畀你哋先，一個跟一個排好隊。」我把承諾好的石幣發給他們，然後說：「聽日都要拜託大家喇，聽朝我會請咪啦召集開個村大會，到時我會同村民報告進度同埋開始賣樓。賺錢機會嚟喇，聽日你哋邊個搵到一個人買，邊個就會分到一個石幣，搵得多人就分得多錢，絕對係幫你哋成為富翁嘅好機會！記住，石幣嚟緊好有用，唔信可以問吓樂蒙同亞旺努，聽日見。」

道別了他們後，我總算有時間思考，石幣雖然體積也很細小，但大量攜帶也有一定重量，對艾芙族而言更是一大問題，看來必需用一些更輕身的東西來替代。我左思右想，只有樹葉和花瓣合適，但太易複製且損耗極大，完全不可用。

「或者我要自己造紙先得，之前睇過啲節目話係以啲樹葉、樹皮之類嘅嘢加水煲爛變糊，再倒出嚟攤平風乾，一於試吓。」我努力回憶蔡倫造紙的故事，以及電視節目和書本的記載，花了一整晚時間，憑大概的記憶，總算勉強造出一張粗糙且堅韌的紙。

我滿意的看着自製的紙，統一裁好大小，再寫上「財」字以及面額，一張紙幣便製作完成了，這是明天集會的一個重點項目，連同其他消息一次過發表，順利的話，錢的使用率在女母便會大大提高。

我抱着大把的鈔票，想像自己未來成為富翁後的生活，想着想着便昏睡過去，再次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日上三竿，村民都在花海靜心等待，我亦帶着鈔票和最新的樓盤消息往花海去。

「大家好，係咪等咗好耐好心急喇？我專登嘅，好嘢係要等，等吓先會好。」我以輕鬆的開場白來試圖掩飾自己遲到的事實。

「我可以同你哋講，你哋嘅等待係完全值得，因為今日我有三件影響艾芙族嘅大事要宣佈，全部都同



你地息息相關！」我頓了頓，令他們稍稍期待，然後續說：「首先，我為你哋度身訂造咗啱你哋用嘅錢，而且係全女母通用。石幣對你哋嚟講實在太大太重，拎出拎入好唔方便，我琴晚諗咗成晚，終於將錢改良咗，今日正式同大家公開——紙幣！一張紙幣等於十個石幣，上面有我親筆書寫嘅『財』字做防偽，仲用我獨特研發嘅紙嚟製成，輕便耐用，大家儲夠十個石幣可以嚟搵我兌換。」這消息一公布，眾人都歡喜萬分，因為昨天他們把石幣帶回家已經花光了氣力。

「接住落嚟第二樣重要嘅事就係同你哋介紹街市，同理同佐呼族嘅經商路線。今次艾芙庭園三十座入面，有一座係街市，街市就係畀大家買賣、做生意嘅地方，大家可以將自己嘅商品放喺度賣，自由定價，我哋唔會干預，全部由市場嚟話事，不過喺度擺檔做生意，我哋每日會收返一個石幣當租金，超平。除此之外，有啲嘢係你哋族有人哋族無，亦都有啲嘢係人哋族有你哋族無，呢個時候就需要同其他族做生意。目前佐呼族都係用緊石幣，你哋可以同佢哋做買賣，而路線我已經粗略整咗幅地圖。不過提醒大家，沿路有咩風險我哋唔會負責，富貴險中求，大家自己衡量。」我用最簡單的說話向他們講述了做生意的原則，當中有部份人看得出對此很有興趣。

「最後第三件事，就係艾芙庭園已經可以參觀同買喇！」我興奮的宣佈，但換來的卻是他們的鴉雀無聲。從這反應我想到的解釋只有一個，他們認為單位都是免費入住。我要扭轉這錯誤的想法，於是神態自若、理直氣壯的繼續說下去：「艾芙庭園經我哋絞盡腦汁設計、身水身汗建造、精益求精裝修，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打造，不過我哋唔求賺錢，只係賣返成本價益街坊。本身每個單位成交價賣五個石幣，但而家樓花預售只賣四個石幣，只限今日，只要有錢，買多幾個投資收租都得，買入數量無限。示範單位已經係我身後，集會完結之後就會開放畀大家參觀，睇啱可以即買，想買邊座咩單位都得。」

我說完之後，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後，但偏偏有一個人例外，他舉手發問：「咩叫投資收租？」

「Yes！太好，佢問啱問題喇！咁就可以激起佢哋不勞而獲嘅心，開始炒樓，我啲樓先會值錢。」我心裏暗喜，但不形於色，維持專業形像答：「投資收租係一個幫你財富增值嘅途徑，單位買返嚟就係你，你可以轉賣出去賺錢，或者可以畀啲買唔起屋嘅人住，收返佢哋租金。長期收租有固定收入，你可以工都唔駛返，係一個好好嘅賺錢方法。」

這段說話其他人沒有留意，但問問題的那位卻全部都印進了腦海，他雙眼發光，不斷問旁人借錢，看來很快這裏便會誕生女母第一個大業主了。

集會結束後，參觀示範單位的人不算太多，在眾人的拉攏後，總共賣出了二十六個單位，成績算不錯，但當中有一半是一個人買入，無錯，便是剛剛問問題的那位，名為噢啦的艾芙族人。

賣完樓花，把錢都分發好之後，我們便繼續開工，過程十分順利，工人收到賣樓佣金後也更加賣力，成品品質也非常高，最終整個項目按時完成，能夠準時交樓給業主。

「今次真係唔該晒咁多位，有你哋件事先可以咁順利完成，無言感激。」我向眾人道謝，再加點演技，擠出兩滴眼淚，他們看到後均大吃一驚，紛紛歸功於我的英明領導。就這樣，他們自願把我抬上上位，自己則自認下位，在他們的心理上有了主從關係，大大便利了我之後的管治。

「而家場仗先正式開始，我哋艾芙庭園二十九棟總共一百四十五伙，今日賣出咗二十六個單位，但係仲有一百一十九個單位未賣出，我哋定個目標，我想最少賣出八成單位，即係一百一十六個單位，咁我哋大家先賺到錢。」我給了他們一個目標，並激勵道：「呢個數字我絕對認為你哋做到，我哋十一個人，只係每人搵十個客多啲就搞掂，而成個艾芙族有百幾人，絕對可以消化晒成個艾芙庭園嘅單位

。呢度絕對會再有人一口氣買好幾個單位，你勤力，遇到呢個客嘅就係你！你哋合理雙眼諗吓，而家你哋已經達到目標，賺咗好多錢，第一件事想做乜？吃喝玩樂唔駛做，日玩夜玩？衣錦還鄉、光宗耀祖？每日要人準時餵食，唔愁三餐？做一方霸主，等啲人為你賣命？無論係咩，呢啲都係有錢先做到。而家張開返雙眼，望住你哋嘅目標，開始去實現你哋嘅夢想啦！」

聽完我一番說話之後，他們鬥志旺盛，就像賽場上的一級方程式賽車般，如箭在弦，只等待我的綠燈。

「最後記住，我會絕對配合你哋，有咩要求都可以搵我傾，大家一齊爆數！」我演講完畢，大家都蜂湧而出，像飢腸轆轆的餓狼般去瘋狂尋找獵物。

與此同時，我決定重施故技，加快艾芙族人上樓的速度。

# 恐懼行銷

## 恐懼行銷

人害怕失去，這建基於兩個方向：恐懼錯失機會，恐懼失去自己現有的東西。心理學家指，相比得到某些東西的慾望，對於失去某些東西的恐懼在情感上更為強烈，這就是恐懼行銷。

若果要順利賣出八成單位，單憑勤力是不足夠的，還要耍些少手段，而恐懼行銷這個方法就在此時於我腦海裏蹦出來。失去機會看似不能打動他們，畢竟之前的限時四石幣優惠也沒有多少人掏錢，大概他們對失去現有的東西會更有感覺吧！

我想了想，花海大概是他們最不能失去的東西，他們遷移必定帶種子，到新地方也必定種出一個花海來，如果要他們失去這一片花海肯定比死更難受，以此為契機，我已經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方法，於是去找魯啦商量。

魯啦在咪啦悉心照料、以及艾芙族一流丹藥內外夾擊之下，休息了數天，總算恢復過來，又再次肩負族長的職務。

「魯啦，見到你咁精神就好，身體仲有無邊度唔舒服？」噓寒問暖作為開場白永遠不會出錯。

「有心喇，已經無晒事，咪啦都同我講咗呢幾日發生嘅事，我代全族人感激你，你真係一個寬宏大量嘅救世主。」魯啦由衷的說。

「唔好咁講，始終一開始係我做錯嘢在先，點都要彌補返，我都係略盡綿力，最後幫到幾多都係要睇返佢咁自己點諗。」我打蛇隨棍上，直接道明我的來意：「其實今次嚟，除咗探你之外，仲有一事相求。」

魯啦聽到後立即必恭必敬問：「救世主大人，唔好咁見外，有咩事我都一定幫你，我相信你想做嘅事一定係對我哋有幫助，請問係咩事？」

「我希望成族人都住晒入艾芙庭園，唔好再住喺花入面，呢樣係為咗全族人同花海着想，始終住喺花入面會有礙花嘅健康生長，同埋唔夠安全，如果有人不從嘅.....」我故意停頓，裝作有口難言，引導魯啦問下去。

「但係.....」魯啦反駁說：「我哋族人一直以嚟都住喺花入面，啲花都一樣生長得好好，開得好茂盛，而且住得都算安全，要用呢樣說服佢哋，我怕唔可行啊救世主大人。萬一佢哋真係唔肯，咁你會點做？」

「咁你哋係咪打算一直都咁落去，唔想進步？你哋想唔想喺妖星嚟到嘅時候生存落嚟？時間得返唔夠三個月，你哋自己都清楚，住喺花入面必死無疑，唔係點會畀我起樓先？我起呢個艾芙庭園，就係想大家住晒入去，可以安安全全渡過危機。如果有人唔肯，即係威脅緊全族人嘅存亡，你覺得應該點做？」面對質疑，只要說話夠肯定和夠大聲，心態弱的一方便會屈服。

而今次，心態弱的顯然是魯啦，他聽到我義正詞嚴的一番說話後，腦袋停止了思考，只顧順從我的意思，連忙答：「救世主大人講得啱，你做咁多嘢都係想我哋全族人可以生存，啲啲唔聽指示嘅人，會根據族規，用最高刑罰，放逐處理。」

放逐，這正中我下懷，我還在想該如何說出口，原來根本不需要我說，正合我意。

「Great decision，呢個方法我都覺得係最好，但我唔希望會有人要被放逐，你明我意思啦，族長。」我笑着說，我雖然看不到自己的笑容，但我想像得出必定很奸詐。

「我聽日會同大家講，好彩有你幫我啲。」魯啦誠懇的說，我亦心滿意足的告辭，不打擾他休息。

回到示範單位，參觀的人數明顯比數日前多，排隊等待購買的人也有數個，我立即走到隊前替他們辦手續。

「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你諗住買邊幾個單位？」我故意這樣問，令他立即思考要買多於一個單位。

他猶疑了，可是他身旁的地產Agent——艾芙七子之一——卻十分體恤他，替他答：「救世主大人，佢淨係諗住買一個單位，C4，唔該。」

「係啊，無錯，唔該晒。」他立即清醒並返回現實，我心裏頓時爆出了十六字真言。

「好，無問題，我幫你整返個牌同記低先，等我一陣，你叫咩名？」我強忍着怒火，擠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容。

由於女母沒有電腦和紙張，所以只能以木板刻上名字來做記錄，每賣出一個單位，都會將刻有業主名的木板釘在單位上以資識別。

收了五個石幣後，那位Agent便替他把木板釘好，買家正式成為業主，可喜可賀。

全日下來，共售出了十二個單位，成績不過不失，但我卻不太滿意，因為全部都是自用客，每人僅買一個單位。

晚上，我再跟他們開了一個檢討會：「今日第一日正式賣樓，每位都開到單，十分之好，呢點好令我喜出望外，好值得鼓勵，畀啲掌聲自己先。」先給他們一點砂糖，讓他們高興一下，之後便到屎了。

「不過，大家對今日賣出嘅數字滿唔滿意？老實講，我就唔係咁滿意，淨係賣出十二間實在太少。阿邊個，今日我幫你叫個客買多幾間嗰時，你做乜幫佢講只買一間？佢本身都諗緊有機會買，你唔幫口都算，仲打爛自己飯碗？仲有，我見到你哋同啲人介紹嗰時，都係就咁問買唔買，完全無係佢角度出發，諗點解佢需要買，買咗對佢有咩幫助，咁生意實少啲啲，想賺錢都要花多啲心思去諗先得啲。」我帶點火氣道，令他們有點內疚。

最後，要再給他們甜頭，刺激他們士氣，令他們明天繼續努力。於是，我把今天跟魯啦的對話，透露一部份給他們：「今日我去咗探村長，佢已經好返好多。我同佢傾過艾芙庭園嘅事，佢都好支持，決定聽日開一次大會同全部村民分享佢嘅睇法。聽日我哋一定會超忙，大家要畀心機，聽日啲木板我未必刻得切，到時要你哋幫手刻，我就負責記低成個屋苑嘅消耗，聽日我哋一齊加油，賣晒啲單位出去，大家一齊賺大錢，好唔好？」

「好！」會議以大家齊心協力、盡情叫喊作結。

會議結束後，其他人都回自己的房間，唯獨樂蒙折返回來，沒有任何修飾、不加任何點綴、單刀直入問：「其實點解你咁貪錢？」

這個問題令我打了一個突，但還是條件反射般回答：「乜貪錢唔係理所當然啲咩？」

「但我覺得大家用咗錢呢個媒介之後，生活好似無咁開心。」他這番說話說在我看來完全是無稽之談，這只是他未發覺錢可以為他帶來甚麼才如此天真，可是我無想起錢對他們來說只是剛出現的新事物，其威力並未真正展現。

「無咁開心？點會，有錢就可以買到開心，無錢就真係唔開心喇。你諗吓，當你有錢之後，你可以...」我打住了，那些現世界必需用錢才能做到的事，在女母好像都不需要錢。旅行、娛樂、吃喝、居住、大自然、天然資源等等，這些在女母都是垂手可得，金錢對他們來說好像真的是多餘。

「唔得唔得唔得，我唔可以咁易屈服，改革從來都唔係易，要意志堅定啲。」我心裏這樣想，然後接着說下去：「你可以食好嘢、住靚屋、豪華旅遊，呢啲係要錢先可以做到，所以錢好重要。我唔係貪錢，而係想幫你哋追求更好嘅生活質素，做個榜樣畀你哋睇。」

「果然係救世主大人，原來咁為我哋着想，我仲係度懷疑你，真係罪該萬死。」樂蒙五體投地賠罪道，想不到他對我的胡謔竟全盤接收，果然上位的優勢實在太大。

我故作仁慈的把他扶起，假惺惺的說：「我應承得做你哋嘅救世主，就一定會以你哋嘅生存為首要目標，做任何嘢都會用呢樣嚟做準則。而我創造錢，都係等你哋生活方便啲，無錯，而家個優勢唔係咁明顯，但到之後全個女母都通用之後，成件事就會唔同晒，信我。」

樂蒙被我的演技騙倒了，宣誓效忠：「救世主大人，真係對唔住，我發誓以後都唔會再懷疑你，會跟你指示做，永遠效忠於你。」

我滿意的笑了，然後假裝說我睏了，請他先行離去，然後我再計劃下一步行動，目的是要令到艾芙庭園兩日內沽清。

翌日，魯啦開了一次村民大會，向各村民報平安並宣告自己的回歸，當然，最重要的部份，他並沒有忘記：「雖然我有一段時間休養，不過我都知村內發生嘅大小事，我衷心希望各位都可以住嚟救世主大人為我哋而設嘅艾芙庭園入面。」

此話一出，村民立即起鬨，大家都議論紛紛，有支持也有反對。魯啦見狀便繼續說下去：「我明白大家一時之間未必接受到離開花朵，但為咗我哋艾芙族未來着想，我哋一定要有所改變先得，大家仲記唔記得我點解要休養咁耐？就係因為羽白襲擊我哋，我哋要用森嚟還擊。大家都知森嘅副作用好大，我哋好多伙伴都死嚟副作用之下，但我哋都依然要作戰，為嘅就係保護大家。可惜嘅係，我哋嘅戰士而家所餘無幾，如果仲想用呢個方法同羽白對抗，我哋就需要新力軍，請問咁多位有無人自願？定係想我徵兵？作為族長，我都唔希望再有伙伴因為咁而犧牲，難得救世主大人不計前嫌，幫我哋諗到個萬全之策，保護我哋同花海嘅安全同健康，點解唔一齊去住？我懇請大家同我一齊住入去，唔好辜負救世主大人一番苦心。」

好一招動之以情，村民聽到後立即低頭安靜沉思，有部份人已經坐言起行，到售樓處排隊，眼見還有一部份人遲疑，魯啦再施展第二招——逼之以力。

「如果有人唔願意跟我哋艾芙族嘅大方向，堅持住嚟花入面，危害我哋一族安全嘅話，我諗我要為全

族人負責，唔可以畀你繼續做我哋嘅一員，雖然艱難，但都要放逐你。」魯啦狠狠的說。

他此話一出，所有村民都嘩然，但他們都十分清楚魯啦的性格，所以不敢造次，全都趕去排隊。我看到這一幕後，走到魯啦身旁小聲讚賞道：「犀利，族長係唔同啲。我仲有一樣嘢想同佢咁宣佈。」魯啦聽到後，迅速把位置讓給我。

「多謝大家鼎力支持，我今日喺度同時同大家宣佈，我哋嘅街市聽日正式開放，為咗回饋大家，頭七日免租，等大家可以體驗呢個嶄新嘅交易模式。不過鋪位位置有限，今日接受大家申請，傍晚六點截止申請，之後就立即公佈埋結果，如果超額申請嘅就會抽籤決定。由於係畀大家試業，所以位置由我分配，而且今次只係七日使用期，七日之後會正式收租，所以係呢段期間我都會同時收埋正式申請，可以自選鋪位，先到先得，截止時間係七日後嘅傍晚六點，租金係一個月十五個石幣。」我一邊思考一邊說，由於是臨時決定，所以有點雜亂，但村民中有部份人明顯很受落。

在宣佈完畢後，我快步走到售樓處，開始賣樓，而我可靠的銷售團隊亦忙過不停，不停在木板刻上名字的同時，又帶客人去自己買入的單位，不斷在單位和售樓處兩面走，沒有一刻停下，連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一整日下來，終於做到艾芙族人人人都有樓住，而我訂下的賣出八成單位的目標也順利達成。在把最後一個買家帶到單位之後，大家都鬆一口氣，雖然全部人也累攤在地，但同時亦露出滿足的笑容。

至於街市鋪位的申請亦收到不錯的反應，要抽籤決定人選，縱然這有點超出我的預期，但絕不是壞事。艾芙族人對做生意的接受和渴望程度如此之大，絕對有助於我建立一個商業帝國，賺取更多的錢。

「多謝大家、恭喜大家，我哋嘅目標順利達成喇！」我坐起身興奮的喊：「今日賣出咁多單位，人人有糧出仲有分紅！而家你哋已經成為艾芙族最有錢嘅人，之前問過你哋嘅夢想，而家可以去完成喇！」

我逐一走到他們身邊，把他們應得的回報，另加分紅十個石幣一併交到他們手上，他們全都開心得差點哭了。

「辛苦完有額外獎勵，救世主大人萬歲！」亞旺努帶頭歡呼，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叫喊。

坦白說，我很享受這種氛圍，甚至對此上癮，不過我還是要示意他們靜下，除了會擾人清夢外，更重要的是我還有話要說：「大家，收到錢係咪好興奮好開心，唔識點形容呢？大家想唔想再興奮啲、再開心啲？我哋仲有兩成嘅單位未賣出，我相信以你哋嘅能力，絕對能夠將成個艾芙庭園沽清，你哋嘅潛能唔只咁少！淨低嘅兩成貨，佣金double，你哋嘅興奮同開心都可以double，信我跟我，我會令你哋發達！」

聽到我這番說話後，眾人反應兩極，有的非常期待，有的覺得是強人所難，這不需他們說出口，憑表情便能看出來。

「今次係自願性嘅，」我語調平坦地說：「邊個想做兩成人，想做成功人士，呢啲無得逼，所以想嘅今晚私下搵我，我會教你點做。夜喇，大家都返屋企休息啦。」

我故意這樣說，因為我想集中幫想成功的人成功，揸苗助長是無效的，最終只會令自己對他們有恨鐵不成鋼的想法，倒不如把資源集中，先令一部份人富強起來。「幫助別人成功，使自己更成功」這句說話突然彈出來，不知是誰說，但太有道理了。賣樓要靠經紀，我教懂他們如何賣樓，我的樓便能大批大批賣出，他們能賺到佣金，我能賺到錢，絕對是雙贏之局。

這一晚，總共有四人找我，除了樂蒙和亞旺努外，還有兩位艾芙族人——花啦和巴啦。我用了一整晚教他們銷售包裝的訣竅，更把這次恐懼行銷的策略告訴他們，務求令餘下單位全部順利沽清。

翌日，我們五人繼續作戰，我把目標設定在有申請街市鋪位的人，畢竟他們有做生意的想法，對金錢的渴望比其他人大，說服他們投資房地產收租也較輕易，我把名單平均分配給他們四人，之後便看他們自己的表現了。

至於我，則要忙於製造恐懼和需要，而對象當然是那些平民百姓，他們不租房，哪有人願意投資買樓？

我以救世主的身份，逐一探訪剛入伙的新住戶，美其名是問他們覺得房子如何、做好善後和跟進服務，實際上是從中得到情報，再加以遊說，放大恐懼和需要，令房地產市場熱鬧起來。

「我覺得比起住喺花入面，呢度大好多，仲設備齊全啲，唔駛成日行出行入，住喺花入面，去廁所都要行開，仲要無得同屋企人一齊住，只可以住附近嘅花。」其中一位業主說。

我聽到後覺得很滿意，於是說：「多謝你嘅寶貴意見，所以我都話住喺屋入面一定會更好，你而家幾多人埋一齊？」我問。

「一家三口，而家一齊住好溫馨，可以無時無刻都見到佢啲。」他回答。

「咁實在太好喇，聽到都覺得開心。」我擠出笑容，然後入正題：「不過小朋友遲早都會長大，要成家立室，你哋都想佢自己可以獨立，有自己頭家嘍，唔通做啃老族成世嚟住你哋好咩，仲會有婆媳糾紛嘍。既然你對間屋評價咁好，不如趁而家仲有貨，平平啲買多間遲啲用，而家放住租先，好過遲啲買唔到，又或者要貴價買二手。」

「哈哈，救世主大人真係識講笑，佢有排都未大，而家講呢啲言之尚早，等佢到嗰個年紀先啦。」業主以為我開玩笑，故也笑着說。

「嘩！乜你咁講嘍，細路仔眨吓眼就大㗎啦！你而家唔準備定，到時就遲，我同你講，我到而家都仲覺得我細個係早兩年嘅事咁，準備嘅嘢永遠唔會嫌早。」我以責怪的口吻說，令他們懷疑自己的想法。

「又好似係，而家諗返起，佢識叫爸爸媽媽都好似係琴日嘅事咁。佢細嗰時好得意嘍，氹得我哋兩公婆好開心。」業主老懷安慰的回憶往事。

「咪就係，你諗吓，你而家幫佢準備定，佢到時就會多謝你；如果你而家無幫佢準備，到時佢就會埋怨你，憎恨你，同你斷絕關係，你哋就無咗個仔，咁樣好咩？」我握住他的弱點不斷攻擊，令他開始害怕。

「我唔想無咗個仔，救世主大人，我應該點做好？」他哀求道，這代表我的策略奏效了。

「多啲陪佢，畀多啲家庭溫暖佢；關心佢多啲，了解佢諗法同需要；買多間屋，等佢將來有屋住。」我把我自小想要的都告訴他，他沒有絲毫懷疑。

「咁我買多間屋先，今次要用老婆啲石幣買。」說完他便跑去找太太。

我整日一共造訪了十個家庭，為我帶來了三宗成交，加上另外四人的特別名單帶來的成交，整個艾芙庭園終於全盤沽清，我也賺了一個盤滿鉢滿。

「我都數唔到第幾次咁講，但都係要講多次，真係辛苦晒大家，我哋嘅目標又再一次達成，成個艾芙庭園終於賣晒，呢個絕對係全賴各位努力先完成到，我都唔知講咩好，直接派錢！」我拿着盛了滿滿石幣的錢箱，豪氣地全部都派給他們、一個不剩。

「聽日，我會喺村民大會宣布全盤沽清，同時建立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可以好好管治成個屋苑，同時能夠自給自足去維修屋苑同搞活動，等大家住得開心。」我開始為離開艾芙村去下個目的地鋪路。

晚上，夜闌人靜，我獨自走到崖邊，浩瀚的銀河依舊鑲在天上，花草樹木還是生長得很茂盛，整個大自然的夜景始終美麗如一，我在這偉大的大自然構建的畫內，顯得格格不入。

我坐在崖邊，一邊欣賞這賞心悅目的夜景，一邊回想這數天在艾芙村的事，總結出一個結論：用救世主這幌子賺錢實在是太爽了，沒有人懷疑，所有事情都很順利，雖然現在錢都是我自己派再自己回收，但當整個金錢制度完善起來，所有女母人都接受房屋之後，這才是我真正賺錢的開始，先付出後望回報，這投資絕對值得。

我抬頭望向天空，妖星好像變大了一點，我才記起尋找艾芙族的目的，不過既然我幫了他們一把，我想魯啦也沒有拒絕的理由吧。



# 人不為己.....

人不為己.....

「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句：恭喜做咗業主嘅咁多位，艾芙庭園已經全部賣晒喇！」我用最興奮的聲線宣布，他們也報以熱烈掌聲。

「接住落嚟，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要大家幫手，我想成立一個業主立案法團，等你哋日後可以自己處理屋苑入面嘅事務。簡單嚟講，業主立案法團係一班業主嘅代表，任何關於屋苑嘅事諸如保安、維修、搞活動、街市營運等等都要經法團同意先可以實行，係一個好重要嘅團體嚟。而呢個團體係業主義務擔當，只要係業主都會自動成為成員之一。」我向眾人介紹。

「我哋未聽過，唔識點做。」人群中有人高聲大喊，其他人也跟着議論紛紛。

我微笑着讓他們自行討論了半分鐘，然後回答：「所以，第一屆我會協助你哋成立同製訂的規則，之後就等你哋自己發揮。一陣兩點，我會喺度同大家開第一次業主立案法團會議，所有業主最好都出席。」

我宣布完後便離開去準備，此時咪啦飛到我的面前，忿怒的質問：「你個咩法團，係咪要取代村長個位？我係絕對唔會允許同承認！」

她說完，我在毫無預兆之下伸手抓住了她，隨手把她關進箱內，任由她怎樣叫喊掙扎，我都一一無視她。一會過後，或許是她累了，又或許是她知道任何作為都是徒勞，她終於安靜了。

我打開箱子，看着瑟縮一角啜泣的她，開口問：「啱啱呢段時間，你有咩感想？」

她抬頭看着我，怒目而視，口裏說出她畢生所學最難聽的粗言穢語，把那些都過濾後，得出的意思大概是：你瘋了嗎？為甚麼要抓我？是要把我滅口還是威脅魯啦？你不是救世主嗎？箱內很黑很可怕，我很害怕，我想逃出來。

我把她從箱子取出放在手掌上，認真的對她說：「我整個業主立案法團唔係想取代魯啦，而係想你哋全部人都重視呢個『家』。喺呢度咁多日，我發覺到其中有一班人係唔太重視艾芙村，無論係進貢刑天、羽白入侵，抑或之後起同賣艾芙庭園，我都見到有啲人係無咩感覺，而呢班人咁啱都係同一班人嚟。」

「你意思即係？」她止住了哭聲，驚訝的問。

「即係話呢班人唔理發生咩事、都會將自己置身事外，好易會為咗生存或者自己利益而出賣全村人，最差嘅情況係出賣畀羽白，咁我哋嘅所有努力都會付之一炬。同埋假設佢哋唔出賣大家，但妖星降臨，要大家付出努力先可以渡過難關嘅時候，你覺得佢哋會唔會肯幫手？所以我要創立業主立案法團，擺佢哋入局，令到佢哋成為既得利益者，咁越軌嘅行為就自然會少啲。但為咗制衡佢哋，我會推薦魯啦做主席，佢一直做開村長，我相信到時都無人會反對。」我說得頭頭是道，咪啦也深信不疑。

「等陣先，咁同啱啱丟我入個箱困住有乜關係？」她突然清醒，未被我剛剛的說話蒙騙到，我只好認真作答：「作為村長個女，如果個班人作反，你覺得佢哋會捉邊個嚟威脅魯啦？到時又會點對你？」

她想了想後便恍然大悟，精靈的答：「所以你就畀我率先體驗，一方面等我習慣，另一方面令我提防佢哋。咁既然都知呢班人有機會咁做，點解唔先下手為強？」

「用咩理由？莫須有？咪玩啦，咁同暴君有咩分別？只會失民心，到時就真係畀人推翻喇。所以千祈唔好輕舉妄動，要有證有據先得。」我馬上制止她，免生事端。

豈料她立即又想到新辦法：「一係我叫爸唔好做主席，佢哋覺得我無利用價值嘅話咪唔會捉我，我咪無危險囉。」

「頂！咪搞咁多嘢啦！」我心裏如是想，但口卻回答：「佢唔做，萬一畀個班人做咗，咁後果咪更不堪切想，你真係打算冒呢個險？」

咪啦點頭表示認同，而為了我的計劃能順利進行，她的助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絕不能讓她識破我的謊言。無錯，我所說的全都是憑空創作的謊言，為的就是確保魯啦一定會接下主席一職，再幫忙消滅妖星，而咪啦可以順利接棒主席，這樣便會有多一個傀儡任我擺佈。從來商人想最大化利益的話，官商勾結、扶植政權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你叫定啲親信幫手，一陣我提議魯啦做主席嘅時候，你哋就帶頭支持，只要有人牽頭，其他人就會羊群心理咁跟，成件事就會好順利。」我充滿信心的說。

收到我的指示後，咪啦二話不說便出發，而我只需要守株待兔，等到兩點開會便可，業主立案法團的規則我亦一早擬定好，萬事俱備，現在只等他們一步一步走進我的圈套。

在等候期間，我逛了一趟街市，由於設計的關係，我只能逛地下那一層。街市不熱鬧是我意料中事，畢竟才剛開業，檔主和顧客都需要摸索和接受，可是當我親歷其境之後，才驚覺冷清的程度竟然遠超我所想，不逆轉這情況的話，肯定沒有人會租。

我走到其中一檔賣花蜜的鋪前，店主很熱情的招呼我：「救世主大人駕光臨，要唔要啲花蜜，送一壺畀你試吓。」

生意不多還送我禮物，我實在不忍心收下，所以婉拒了他的好意，反問：「今日全日都係無咩人流？有無做得成生意？」

「無啊，不過都唔緊要，大家都慣咗自己去採花蜜，我都係打算試吓做，無咩所謂。」他雖然咧嘴而笑，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背後其實是強顏歡笑。

「唔介意我畀啲意見嗎？」我問，他搖搖頭，接着我便坦白的道：「呢度人流未係好多，係我嘅責任，我會諗辦法。不過你賣嘅嘢欠缺特色都係事實，呢個係致命傷，人人都賣蜜糖，你會唔會賣其他嘢呢？就算最後都係賣蜜糖都好，諗吓有咩花臣同人哋唔同，例如口味、包裝，咁先吸引到人買。」

「但蜜糖可以有咩口味？」他問。

「你自己諗啦，任你發揮。」我隨意回答打發他，之後便離開了。

在遠處觀察了一會，進入街市的人只有十多個，大部份都空手而回。我隨機找了其中數個問：「點解你唔買嘢嘅？」

「啲嘢我自己都整到，唔駛買。」其中一個答道。

「間間都賣同樣嘅嘢，無咩興趣。」另一個答。

「啲嘢好貴，我花啲時間都做到，駛咩買佢。」又一位答。

聽了消費者的意見後，我決定要開辦一次生意教學，他們空有一顆做生意的心，卻不諳如何做生意，絕對是暴殄天物。

逛過街市後，時間不知不覺已來到兩點，是時候開業主立案法團大會了。我去到約定的地方，已經人頭湧湧，大家都等待着我的出現。

「大家都好準時，非常好，我唔講咁多廢話，直入主題。」簡單的開場白後，我便向大家解釋何謂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立案法團係由業主組成嘅一個法定團體，每位業主都係必然成員，而其中都會有啲義務嘅職務要有人承擔。另外，屋苑嘅大小事務都會經業主立案法團投票表決，當中有啲會涉及開支，到時可能要每位業主夾錢。除此之外，業主立案法團都可以定時為住客搞啲活動，等大家可以一齊開心。大致就係咁，你哋諗到有其他都可以再加落去。」

他們交頭接耳，可是沒有人發問，於是我繼續說：「業主立案法團主要有幾個職務，包括主席、副主席、財政、活動、保安、租務、維修、清潔同秘書。呢啲職務都會由大家咁多位自願擔當，有多過一個人爭就投票決定。但係主席我想提名魯啦做，佢做開村長帶領開大家，絕對可以勝任。」

此時，咪啦安排潛伏在人群中的魯啦支持者立即現身附和帶動風向，其餘的人也一致贊成。魯啦本想推卻，但群眾盛情難卻，加上咪啦的苦苦哀求，最後他還是接手了，我的計劃總算成功了第一步。

其餘的職務在自薦、推舉和選舉之中都已經塵埃落定，於是艾芙庭園第一屆業主立案法團正式成立，而不同的規則和規矩亦很容易便定好。至於成立後的第一項活動——生意速成班，即是教現在和將來的檔主如何做生意——緊隨業主立案法團成立便旋即舉辦，而我自然就是必然講師。

這個速成班報名的人不多，我將畢生的Marketing知識和現世界商人的思維全部傾囊相授，我不敢說自己很叻，但對他們來說已經很足夠。

一整天勞動過後，終於有私人時間，我找了魯啦談一樣很重要的事——如何對付妖星。

「你知唔知妖星嘅事？」我單刀直入的問。

「嗯，時間過得真係快，又係差唔多時間喇。」他望着妖星慨嘆。

「我今次嚟到女母，就係要完成消滅佢嘅使命。」我眼神堅定的看着他。

「點消滅？之前嘅救世主都無一個成功，妖星無辦法消滅，只有減輕佢帶嚟嘅傷害。」他絕望道。

我雙手把他捧起，讓他靠近我，然後小聲說：「我知仲有一個方法，但要你幫手。」

「你唔係講個個魔法陣啫？個個只係傳說，係假㗎！」魯啦果然也知道魔法陣的事。

「既然你都知，即係真有其事，咁仲點會假？我信係真，一定得，佐呼族族長瑪瑪露已經應承咗會幫

手。」我遊說他。

「仲有其他族呢？傳說話要咁多族族長一齊先得，你而家先得一族肯，點得？」他反駁。

「所以我咪要你幫手，你肯就多一個，咁就又行多一步。」我對他投以充滿期望的眼神。

「咁你叫佢哋先，佢哋肯我就肯！」魯啦激動起來。

「你應承咗，到時佢哋自然會應承，如果個個都好似你咁，咁仲點會成功？唔通你想咪啦、想艾芙族、想成個女母都消失？」我也激動起來。

魯啦沒有回答，轉身背對着我，彷彿在思考甚麼，我也只好靜心等待。

「或者你講得啱，但係你知唔知魔法陣嘅代價？」他平心靜氣的說。

「咩話，代價？我完全無聽過喎。」我心想，表情也變得疑惑起來。

他看我沒有回答，便繼續淡淡的接下去：「無論最後能唔能夠成功消滅妖星，發動魔法陣嘅人都要以命相抵，呢個係魔法陣嘅條件。」

「咩話？」我驚叫起來，作為對這荒謬的副作用的反應。

「睇嚟你真係唔知，瑪瑪露佢都唔想你冇呢個負擔，真係偉大。」魯啦嘲諷道。

他這資訊令我的心動搖了，也使我的計劃出現了裂痕。我緊握雙拳，用指甲扎進手掌的疼痛使自己清醒和冷靜，好好思考如何修正計劃。

「唔係話我唔想做其中一個拯救女母嘅人名垂千古，而係根本無人知傳說嘅真偽，而且犧牲又咁大，所以我先唔會貿貿然答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魯啦繼續為自己辯護。

正所謂言多必失，他這句說話令我找到了反駁的論點：「傳說嘅真偽你既然唔知，點解咁肯定要以命相抵？或者係有心人故意散播謠言，令大家都唔敢用呢個方法消滅妖星，因為呢個係唯一可行嘅方法。再退一萬步講，就算真係要以命相抵，但成功解救到女母，大家以後唔駛再擔驚受怕，你哋嘅犧牲都係有價值呀！」

「哈，你就梗係講得輕鬆，你唔係要拎條命出嚟冒險嗰個！」他又再次激動起來，過了一會才冷靜下來，然後真情流露：「救世主大人，我都一把年紀，最希望嘅係就算真係妖星滅世都好，臨死前可以睇咪啦、睇大家身邊一齊渡過最後時刻。」

的確，這是正常人的心願，那該死的惻隱之心令我的態度軟化，再次思考其他救世的方法。

「咁你有咩好建議？」我問。

「無！」魯啦直截了當、快而準的答。

「咁如果真係其他族嘅首領都肯，你就會肯？」苦無其他計策之下，我唯有抓着這一點不放。

「如果其他都肯，我都只好答應，無謂做罪人。」他無奈接受，但還是補上一句：「不過其他族長係唔會肯。」

「放心，聽完你講之後，我會一路諗計，希望搵到一個唔駛大家犧牲又可以消滅到妖星嘅方法，魔法陣係最後真係無辦法先會用嘅最終手段。」我向他大派定心丸，以保持我在他心中的形像，說完之後我便離開了。

如果不用魔法陣，究竟還有甚麼方法能夠消滅妖星？我在床上輾轉反側，腦內想到的方法全都是現世界所用的方法，有理論上，也有實行了的。可是，以現世界的科技都不能確保真的能夠解除隕石或小行星撞擊地球的威脅，何況是科技遠遠比不上地球的女母呢？這真的很傷腦筋。

想着想着，我竟不知不覺睡着並發了一個夢。夢內我回到了現世界，新聞正報導一則關於哈雷慧星的新聞，有位專家講解每七十五年飛過地球一次的哈雷慧星的事蹟，又報導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迎接這個每七十五年來一次的訪客。

七十五年一次？慧星？好像一切都說得通了，為甚麼我一直都想不起哈雷慧星？據說很多人在夢中解決了現實上的問題，我或者是另一個實例。如果妖星就是哈雷慧星的話，那根本就不用害怕，因為它永遠也不會撞上來，我可以全力去賺錢，不再想救世的問題，只需要我設計的樓可以幫他們安然渡過哈雷慧星接近的影響就行了。

可是我此時還未知道，這個想法有多麼愚蠢。

# 羽白的最後考驗

## 羽白的最後考驗

在艾芙村逗留了數日，要辦的事基本已辦妥，還留有遺憾的便是街市。經過我的課堂後，街市已經有好轉，商品更多元化，人流也增加不少，檔主自然賺到錢，大家都蠻滿意，只有我還是有點不滿。

「個場咁大，硬係覺得仲差啲嘢咁，究竟一個街市點先可以有聲有色呢？」我獨自苦思着，可惜我以前很少逛街市，始終沒有頭緒。

我再次來到街市前，又親自逛了一次，雖然還是只能到逛地下這一層，但感覺真的截然不同，各種特色的商品和服務，令我也忍不住消費了，亦因此我以消費者角度察覺到問題所在。

整個街市大部份攤檔都賣花蜜，雖然這是艾芙族的主食，但看着也很快膩，必需要有更多不同種類的商品，或者要把它搖身一變成為超市才行。

於是，我又一次絞盡腦汁，把不同樓層定為不同區域，待正式開業時可以用得上。首先，既然花蜜作為主食如此暢銷，一定要把它放在最高層，這樣顧客便會經過其他樓層，才有機會買其他東西；而下一層賣家居及日常用品，還要教檔主自製一些簡單的清潔用具才能成事；再下一層賣藥，保住他們種族的傳統強項；接着一層賣零食飲品，令各位艾芙族人能夠品嚐各種人間美味；最底一層賣進口貨和服務，以新鮮感吸引顧客。

我把初步計劃告訴了業主立案法團主席魯啦以及租務部負責人，好讓大家能夠討論出最好的方案，可是我的身份太超然，他們想都不想便說依我的方案去做，我也不知該說是好事還是壞事了。

他倆同意我的方案後，便找來活動部和清潔部負責人跟我學如何製作簡單家居及日常用具。我一口氣把地拖、掃帚、餐具、帽子、鞋子等的用品製作方法都教曉他們，當然我並非全都懂，所以只教很簡陋的製作方法，之後便靠他們自行改良了。

而他們的行動力亦迅速得令我有點吃驚，下午才剛說完，傍晚活動部便已經推出了接連兩日的新活動，分別是街市改組說明會和日常及家居用品製作教學，而且講師和導師都是他們自己擔當，這是我所樂見的。

看到他們能夠自食其力，而且逐漸習慣上樓的生活，意味着我留在艾芙族的日子應該差不多要結束，可以向下個目的地進發。

「今晚同魯啦講聲，聽日一早就起程，你哋今晚好好準備吓。」我對樂蒙和亞旺努說，想不到他們竟回答：「我哋一早準備好，隨時都可以出發。」看來他們也成長了。

這一夜，魯啦為我們準備了盛大的歡送會，把他們的佳餚全都奉上，分別有原味花蜜、陳年花蜜、玫瑰花蜜、茉莉花蜜、大紅花蜜、菊花蜜、檸檬花蜜、怕醜草花蜜、辣椒花蜜、苦瓜花蜜、雜果花蜜、迷幻花蜜、鹽花蜜等等，還有其他古靈精怪的味道，種類繁多，但全部離不開都是花蜜。這一夜，我成了神農氏，不過不是嚐百草，而是嚐百蜜。

歡送會一直維持到深夜，大家都飲飽食醉，歡笑聲響徹整個樹林，各人珍藏的花蜜香甜得連附近的蜜蜂也飛來一探究竟，大家樂也融融，盡情享樂，無留意到危機正步步逼近。

「唬！」一聲怪叫吹走了歡樂的氣氛，把艾芙族人心底的恐懼喚醒。

「係羽白！大家快啲匿埋，戰鬥部隊準備作戰！」魯啦立即指揮大家，各司其職，很快便進入了備戰狀態。

「我想講，大家唔駛咁緊張，我哋喺度係絕對安全。」我立即安撫眾人：「艾芙庭園嘅設計就係應付呢啲情況。」

然而根本無人聽得進我的話，這意味着打從心底裏他們還未相信我的設計，但這也是好事，今次正好可以證明，也順道把我的地位再提升多一個層次。

「聽啱啱嘅叫聲，羽白應該喺附近，大家要警剔，準備食焱。」魯啦老練的指揮着大局：「咪啦，監視佢哋嘅動向，隨時開戰！」

「遵命。」咪啦飛到大廈頂部，居高臨下的監視着，羽白根本留意不到她。

「刑天，請你助我哋一臂之力。」魯啦請求刑天，刑天拿起盾牌架起大斧，準備迎戰。

「快啲匿埋先啦，啲羽白唔係人咁品。」亞旺努驚慌的拉着我欲躲藏起來。

「唔駛驚，無事嘅，對個設計畀多啲信心。」我的台詞被樂蒙搶走了，不過也沒差，我對亞旺努展露自信的笑容，他也只好留在原地，而我繼續悠閒地坐在剛才的位置吃各式各樣的花蜜，與緊張兮兮、全民進入備戰狀態的艾芙族人成強烈對比。

羽白在艾芙庭園附近搜索，慢慢把搜索範圍縮窄，到最終鎖定艾芙庭園這巨型樹幹。十數隻羽白把艾芙庭園圍住，圍繞着它繞了數圈，最後還是離開了，沒有出手來犯。

「咪啦，咩情況？」魯啦在花海等了很久，忍不住問。

「羽白走咗，啲羽白走咗喇！」咪啦興奮的大叫。

大家聽到後都有點難以置信，紛紛探頭出來，交頭接耳，想確定自己有否聽錯，而我則始終坐在這露出勝利的笑容。

「唔好鬆懈，觀察多陣，可能係佢哋嘅陷阱。」魯啦不太相信咪啦的說話，始終保持警覺性，着她繼續觀察多一會。

在場的人，除了我和樂蒙外，包括亞旺努在內，全都精神繃緊，害怕羽白們會突襲衝擊，可是這次他們都要失望了。

時間逐秒逐秒流逝，他們畏懼之事始終沒有發生，終於在魯啦的宣布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並且歡呼起來。他們更熱烈和瘋狂的慶祝，因為他們終於擺脫了自古以來羽白的威脅，可以安心生活。

在如此盛大的慶祝之下，有一位人想起了我，帶頭過來跟我道謝，此人正是噢啦，艾芙族第一位大業主。

「全靠救世主大人嘅艾芙庭園，我哋先可以安全安心，唔駛再怕羽白，救世主大人萬歲！萬歲！」噢啦聲嘶力竭的叫着，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叫，要不是我體型對他們來說太巨大，他們定會拋起我。

可是，我不得不做掃興的那個醜角。

我把食指放在嘴前，並發出「殊」的聲音，示意他們安靜，他們十分配合，之後我壓低聲線警告他們：「羽白會搵到嚟，我諗係關花蜜嘅香甜味同我哋太嘈事，所以以後盡量控制聲量同打開花蜜嘅數量，否則佢哋真係攻入嚟就功虧一簣。」

「我有個提議，」噢啦舉手後說：「不如我哋搵同羽白共存嘅方法，好似定期提供花蜜畀羽白，好似之前刑天咁，換佢哋唔會襲擊我哋。我覺得應該可行，我想要個安穩安全嘅環境去做生意同收租。」

他此提議一出，大家都意見紛紜，但都以否決為主，魯啦眼見大家又再次分裂成兩派，感覺很不好受，於是私下找我商量。

「救世主大人，而家佢哋咁落去會好似之前咁分成兩派，又會互相對立，我唔想，你可唔可以幫手，你講嘅嘢佢哋都會聽。」魯啦哀求說。

「咁你想佢哋點做？」我問。

「羽白一直襲擊我哋，令我哋失去得太多，我對佢哋恨之入骨，而且都唔覺得可以同佢哋溝通到，所以我唔想同佢哋妥協，況且而家我哋有救世主大人設計嘅艾芙庭園咁堅實嘅後盾，我絕對覺得應該同佢哋對抗到底。」他咬牙切齒的道。

我微笑着，直白的說：「咁就照你意思去做，我都對艾芙庭園充滿信心，而且都唔鍾意向惡勢力低頭。」

說完之後，我走到人群中大聲呼喊，着他們冷靜，然後仔細聆聽雙方意見。

「我覺得唔好趕盡殺絕。」、「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羽白都係想生存啫，咁樣對佢哋好殘忍。」、「和平無爭鬥先可以好好發展。」等等，這是噢啦一方和平派的想法。

而另一方面，以魯啦為首的對抗派，他們的理由也很有說服力，「羽白之前奪去咗我哋太多嘢，我哋唔可以就咁算。」、「羽白係野獸，得獸性無人性，只會遵循本能行事，馴化唔到。」、「我哋而家有艾芙庭園保護，根本唔駛驚佢哋。」、「我哋同羽白本來就唔可以共存，係天敵，而家我哋唔趁勢削弱甚至消滅佢哋，遲啲會後悔。」等等。

雙方唇槍舌劍，誰也不願退讓，我故意不作聲看着他們爭論，在一旁的亞旺努都着急了，央求我快點叫停他們，而樂蒙則與我一樣安靜的看着。

「樂蒙，你覺得幾時先係叫停佢哋嘅最好時機？」我隨口問與我想法相同的樂蒙。

「我覺得到佢哋嘅理由開始重複就係最好時候。」樂蒙微笑的答。

「英雄所見略同。」我滿意的笑了，樂蒙也跟着笑起來，只有亞旺努不明所以，獨自乾着急。

在爭吵了約半小時後，他們的論點開始重複，論據也都大同小異，就快沉不住氣要動手，而這正是我



等待已久的最佳喊停時機。

「大家爭論咗咁耐都冇喇，冷靜啲聽吓我意見，之後你哋先再嘈過，當回一回氣先。」我調皮的說，而眾人雖然吵得面紅耳赤，但還是給了我幾分薄面，暫時停止了爭拗。

我立即變臉，十分認真的道：「你哋雙方嘈咗咁耐，都聽過晒對方嘅理據，而家冷靜返再回想吓，啲理據真係接受唔到？真係無道理？」

經我一說，眾人都陷入了沉思，一會後更尷尬的垂下頭，避免與不同陣營的人有眼神接觸。這一幕我看在眼內，已經不必我再多言，他們自己已經知道答案，知道下一步該怎樣做。

與此同時，亞旺努亦終於明白我之前不加以阻止的用意，湊近我小聲讚賞道：「救世主大人果然係高手，嘢都唔駛講多句就擺平咗件事，果然無跟錯你。」

我對他報以滿意的微笑，欣賞他雖然遲鈍了一點，但總算理解到我的用意。接着我對大伙說：「我之前都同佐呼族講過同一番嘅說話，大自然有佢嘅規律，環環相扣，任何一種物種消失都會帶嚟毀滅性嘅影響，所以我唔支持消滅羽白，但都唔代表我支持定期提供花蜜去供養佢哋，咁佢哋嘅求生本能會慢慢喪失，同消滅咗個物種無咩分別。」

大伙聽到之後，由他們的表情變化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明白到我的意思，比佐呼族聰明得多，腦轉數較快的他立即問：「咁應該要點做？」

「雖然而家咁做已經係改變緊佢哋，」言語間我帶點惋惜：「但係又唔可以唔咁做，正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你哋要保護自己生命財產，佢哋都要自己進化適應，呢個係大自然法則，順其自然就好。」

「即係我哋繼續咁生活，咩都唔駛變？」又有人問。

「無錯，而且艾芙庭園絕對可以保護到你哋，所以唔駛驚，馬照跑、舞照跳就得。」我向他們保證。

「之不過，」我特然想起要重提一次重點：「記住唔好咁大聲同埋唔好一次過打開太多花蜜，令啲香甜味飄出去，我估佢哋嗅覺應該好靈，係靠氣味嚟搵你哋，所以你哋遷移到邊都被佢哋搵到。」

「知道。」他們同時輕聲回答。

「站崗睇水嘅人都唔好鬆懈，而且你哋都要定期訓練戰鬥技巧同避難路線，只有足夠訓練先可以幫你哋應對任何緊急情況。」我再三叮囑，希望他們不會死於安樂。

至於歡送會，在雙方爭論過後已經再沒有心情，故此在一片寂靜中悄然落幕。

翌日一早，在艾芙族人還未醒來之時，我帶同樂蒙和亞旺努悄悄地離開，避免傷感的離別情景，豈料在艾芙庭園出口，有一個細小身影已經一早在等候着我的來臨。

「我果然無估錯，你真係打算不辭而別。」這個熟悉的身影正是咪啦。

「哈，咁都畀你估到，不過我都係要走㗎啦，我仲要去說服埋其他族嘅首領一齊消滅妖星。」雖然我知道哈雷慧星其實不會危害到女母，但用這做幌子其實不錯，辦起事上來也能義正詞嚴。

「我唔係嚟留你，我亦都知道你嘅使命，只係我想幫爸澄清返啫。」咪啦飛到我面前說。

我一臉疑惑，她立即替我解惑：「嗰日我偷聽到你哋嘅對話，爸唔係貪生怕死，而係佢知其他幾族人唔似我哋同佐呼族咁單純、咁想消滅妖星，因為佢哋根本唔受妖星影響，佢哋同我哋嘅生活完全唔同。一直以嚟，我哋試過好多次去搵佢哋幫手，但係都被拒絕，甚至過往歷任嘅救世主都改變唔到佢哋，所以爸先心灰意冷，變到好似佢好冷血唔想消滅妖星咁囉。」

「乜原來咁㗎，我完全無聽過，瑪瑪露都無講過，咁難怪以往都無人成功過啦。」我頓時覺得自己中了瑪瑪露的圈套，但退一步想，哈雷慧星怎樣都不會撞上女母，其他族的首領或者一早已知道事實，所以才不願犧牲性命去幹這事。

咪啦嘆氣道：「唉，可能佢唔想你抱住一定唔得嘅心態去做啦，所以淨係講咗事實嘅一部份。而家你既然已經知事實嘅全部，希望唔會打擊到你，而係會啟發到你點去說服佢哋啦。」

她說完便飛走了，留下一袋藥物及我和兩位佐呼族人在原地。我大力深呼吸，然後開懷的對着兩位擔憂的隨從說：「船到橋頭自然直，無問題嘅，信我，一定解決到！」

他們被我的精神喊話所感染，也開朗起來——也許是裝作開朗吧——跟我一起出發到下一個部族，繼續拯救女母之旅。

# 女母的另一面

## 女母的另一面

離開艾芙村，我們一行三人繼續順風而行，在巨樹和溪流之間左穿右插，追星逐月，又不知過了多少天，終於走出了樹林，來到一個大峽谷前。

「哇！原來女母有地方係無樹嘅，我仲以為成個女母都係樹林。」我為新發現而高呼，高興程度好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我哋喺樹林咁多年，都係第一次走出去。」樂蒙亦慨嘆。

「唔怪得一直遇唔到其他族，原來唔係全部都住喺樹林。」亞旺努指着對岸遠處的建築群道。

我循他所指的方向望去，的確有像是房屋的建築物，而且還有炊煙冒出，是有人生活的證明。

「估唔到女母有人係識住喺屋入面，你哋睇吓，仲有炊煙嘍，證明有人住緊，我哋新嘅目的地就係嗰度。」我發號司令，之後大家一起尋找穿越峽谷之路。

「你哋有無諗過一種可能，就係峽谷對面係現代化嘅城市，發展已經好好，而你哋就係落後嘅原始部族，佢哋特登隔開你哋，睇唔起你哋？」我忽發奇想，順便探聽他們的想法。

「救世主大人你咁講，我又覺得係，佢哋真係衰，一定要教訓佢哋！」思想簡單，腦袋缺根筋的亞旺努頓時火冒三丈。

「冷靜啲，我覺得未必，而且艾芙族應該一先知，畢竟佢哋啲藥係全女母都用緊，所以一定有同其他族有交流，除非佢哋講大話，或者特登隱瞞。」樂蒙冷靜分析。

「我都係咁諗，呼，佢哋接受新事物嘅速度太快，好似一早見過咁，呼，有啲唔合理。」我喘着氣道。

我們繞道而行，走了大半天，終於走到唯一一條連接面邊懸崖的古舊木吊橋。這木橋看上去歷史悠久，表面封了厚厚的塵，可以媲美電影看到的那些隨時會斷、木隨時會踏穿的木橋。

「呢條橋.....真係承受到我哋嘅重量？」我既害怕又困惑：「好似好耐無人用過咁。」

「都唔奇，艾芙族識飛嘍嘛。」平常腦袋不靈光的亞旺努，偶爾會有一言驚醒夢中人的佳句。

「咁耐無人用，啲木板同麻繩唔知仲穩唔穩陣，可能老化晒，我哋跌咗落去嘅話.....」樂蒙隨着說話往下看，然後大口的吞了口水，續說：「必死無疑。」

這點我也認同，但如果不走這條橋，我們根本過不了對面，這真頭痛，或許應該嘗試一下？我內心此時正天人交戰。

我們在橋口站了十數分鐘，不敢輕舉妄動，而此刻，熟識的聲音由上空傳來，我不可置信的抬頭看，一部飛碟正呼嘯而過。

「飛碟都有？究竟崖嘅另一面係咩人，係有幾先進？」我忍不住想。

至於樂蒙和亞旺努，他們呆呆的看着飛碟，留下了以下的對話。

「嗰隻雀仔咁得意嘅，第一次見。」亞旺努說。

「計我話呢，唔係雀仔嚟，而係一隻碟。」樂蒙答。

「你都傻嘅，碟又點會喺天空上面，只有雀仔先會喺天空，我就話一定係我哋未見過嘅雀仔。」亞旺努堅持己見。

「你又有道理，但佢無翼，又唔識郁，點都唔似係雀仔啫。」樂蒙半信半疑。

「咁係因為佢飛得太高，我哋淨係見到佢個底，所以見唔到佢對翼同睇唔到佢郁啫。」亞旺努嘗試給這情況作出合理解釋。

「係飛碟。」我打斷他們的對話並說：「飛碟係好高科技嘅產物，最少對我世界嚟講都係，憑我哋嘅能力仲未造到出嚟，係外星人嘅飛行工具之一。」

「喺呢度有飛碟，證明一係對面住嘅係外星人，一係佢哋嘅科技超發達。」我只能作出這種解釋。

在我們討論之際，飛碟突然折返，飛到我們上空停留，它發現了我們！我還未趕得及作出反應，飛碟駕駛者便乘着一道光降落至我們面前。

那道光異常亮眼，以致我們未能直視它，直至駕駛者成功着陸，光才消失，我們才看到駕駛者的廬山真面目——一個無穿宇航服的半獸人，皮膚呈褐色，身材魁梧、恐武有力、樣子猙獰、手拿棍棒。

他的武器與座駕的強烈對比立刻使他的檔次和格調降級不少，可是當他走到我們跟前時，我們還是下意識的向後退一步，只要他進一步，我們便會退一步，永遠與他保持兩步的安全距離，無他，只因他真的太凶神惡煞，令人望而生畏。

他眼見我們不斷後退，似乎意會到些甚麼，於是停下腳步，親切的笑道：「唔好意思，嚇親你哋，我向你哋獻上最真誠嘅道歉。我哋一族長相就係咁嚇人，但我哋全部都好好人㗎。」他開口時的溫文爾雅、文質彬彬，與他的長相形成核彈級的反差。雖說他對我們釋出善意，但那個樣子配上那個笑容，只令我們更覺心寒。

「我啱啱買完嘢路過，見到你哋喺橋口，你哋係咪想過橋？我可以幫你哋啫。」他十分熱心，但他的長相令我覺得一定有陰謀。

「多謝你嘅熱心，不過我哋都打算過橋，唔駛勞煩你。」出於危機意識，我自然的拒絕，但說完便立即後悔，同時樂蒙和亞旺努分別大力的踏了我的腳一下，痛得我淚水直流。

「噢，咁好啦，唔好意思，阻到你哋，我走先。」他說時配上一個九十度鞠躬，然後後退到飛碟底下，隨着強光返回飛碟。

「咩話？咁輕易就放棄？點解唔問多一句？咁叫我點算好，我唔想行條橋葬身谷底啊！」我心想，同

時腦內已經有墮崖的畫面出現。

樂蒙和亞旺努眼見救星離去，同時賞了我的肚子一個重擊，我立即跪在地上，而他們趁這機會馬上演了一齣好戲。

「救世主大人，男兒膝下有黃金，但你竟然為咗我哋而下跪，我哋真係好感動。」樂蒙刻意放大聲線。

「係囉，為咗滿足我哋嘅訴求，竟然肯下跪求佢回心轉意，你真係好偉大。」亞旺努亦放聲高呼。

「你兩隻嘢……」我摀着疼痛的肚子，用盡最後一口氣吐出這四隻字。

或許是他們的演技實在太出色，半獸人再次隨光柱而下，並立刻衝上前摟着我，淚流滿面、感動的說：「你真係一個好好嘅領袖，我都好感動，放心，天涯海角我都會載你哋去，交界我。」

也許是太激動的緣故，他用的力度使我隱約聽到「啪、啪」兩聲骨折的聲音，我頓時慘叫起來，他立刻放下我並連忙道歉，而樂蒙和亞旺努則在一旁幸災樂禍的偷笑。

「你快啲帶我哋上飛碟，之後帶我去醫院醫返好就得。」我痛苦的說。

如是者，我們四人一起被光柱傳送到飛碟內，他再小心翼翼的把我放上床並說：「你馴喺呢張床上面先，我哋好快就到。」之後便回到操控球前，飛碟「咻」的一聲便飛抵剛剛還是距離很遠的城市，但我們在飛碟內完全沒有感到不適。

飛碟降落在一間兩層高木屋旁邊的空地上，半獸人離開駕駛球走到床前，看了一眼後便認真地說：「你有多處骨折，營養不良，睡眠不足，內臟脂肪比較多，輕微高血壓，體重有點超標，不過而家已經全部都醫好晒。」

「吓？」我有點驚訝，又有點難以置信，追問：「我好返晒？同埋我有咁多健康問題？」

半獸人雙眼炯炯有神，看着我沒有半點猶疑，肯定的說：「係，你的確啱啱係有呢啲問題，但而家已經全部都無晒，你試吓落床郁吓。」

我半信半疑，起身落床活動筋骨，發覺骨折的地方不再疼痛，而身體亦感覺輕盈了不少，而且不會經常氣喘如牛，我真的比任何時候都更健康。

「你係醫生嚟？張床咁犀利嘅，我都想要返張。」我興奮得忘了道謝。

「醫生？係咩嚟㗎？」他的語氣完全不像說笑，我看得出他滿頭問號，然後又欣喜若狂的對我說：「不過都好多謝你嘅鼓勵，我只係呢個國家入面一個名不見經傳嘅發明家，我啲啲都係小發明，出唔到大場面，但你都咁好鼓勵我，我真係好感動。」他說到差點哭了。

「唔駛咁激動嘅，不過你張醫療床都叫做小發明？呢樣係好偉大嘅發明嚟，幫到好多人㗎！如果我個世界都有就不得了。」我激動的說。

「你真係好識鼓勵人，話時話，都未自我介紹，我叫亞骨多它，係一個發明家，歡迎光臨飛翔城。」亞骨多它恭敬的自我介紹。

「我叫江尚奢，係嚟自現世界嘅救世主，而長鬍鬚嗰位係樂蒙，長眉毛嗰位就叫亞旺努，兩位都係佐呼族人。」我也自報家門。

「救世主？原來已經七十五年，上一任救世主都過咗身好耐。」亞骨多它悲從中來，又想哭了。

「不過而家我嚟咗，就會幫你哋徹底解除妖星呢個威脅，所以我會係最後一任嘅救世主，而且仲會係唯一一位返到現世界嘅救世主。」我自信的說。

「好，我會盡我所能去幫你。」亞骨多它以巨掌拍向胸口道。

「咁可唔可以同我講吓呢個城嘅情況？」我問：「呢度同佐呼村同艾芙村都好唔同，所以都想事先了解咗先再入城。」

「好，無問題，入嚟寒舍坐低慢慢講。」亞骨多它招待我們進他的家。

既然他是發明家，想必看似普通的木屋，內部也一定有很多高科技的設計，這次總算能夠大開眼界。

來到門前，門並無自動打開，亞骨多它只用簡單的鑰匙打開門。進到屋內，看不見高科技的設計，也沒有任何先進的傢具，全部都是木製，比現世界更落後。他帶我們到客廳坐下，說了句「熱茶三杯」，再拿走枱上的布，三杯熱茶便變魔術般出現在我們眼前，他沒有回應我們的吃驚便開始向我們介紹飛翔城。

「飛翔城係我哋柯卡族第六代族長，偉大嘅曬仁鐵士建造，係幫我哋族脫離山窿，走向現代嘅重要一步，佢仲奠定咗我哋成為『發明之鄉』嘅地位，我哋全族人都好尊敬佢，每年都會有個曬仁鐵士節，係我哋族最盛嘅節日。朝早會有個發明大賽、晏晝會頒年度發明大獎同年度發明家獎，夜晚仲有慶典嘍，好盛大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嘍！」亞骨多它說得非常冇激情，連我們也被他感染，很想一看究竟。

「啊！唔好意思，講遠咗。」亞骨多它突然從陶醉中清醒過來，繼續介紹道：「我哋柯卡族人人都係發明家，基本上每人最少都有過百件發明，幫助我哋日常生活所需，所以每年嘅曬仁鐵士節先可以咁盛大咁受歡迎。」

「唔好意思，打一打斷你，我有嘢想問。」樂蒙此時突然插話，亞骨多它示意他問，於是他便問：「點解你哋咁多發明，有咁高同咁多嘅技術，但你間屋同我哋起嘅屋一樣，都係咁普通嘅？」

「好嘢呀樂蒙，幫我問咗心裏心裏這個謎。」我暗自做了一個「Yes」的手勢。

「呢層呢……」亞骨多它頓了頓，然後露出陽光燦爛的笑容說：「因為住係唔駛咁先進，只要有間屋就得，與其將啲科技用喺住嘅地方咁嘅，倒不如花時間研究科技點嘅生活上嘅其他地方應用得到，例如點直接喺空氣攞水、點食飯唔會整污糟雙手、點睇遠嘢可以更清楚、點唔會畀陽光曬到咁刺眼、點喺雨天唔濕身……」他說過不停，直至亞旺努出聲打斷才停下。

「嘩！全部都好冇創意，整到出嚟你就勁喇，咁你啱啱講嘅年度發明大獎，上屆係咩嘢發明贏咗？」亞旺努的說話，我分不清是稱讚還是諷刺，因為在現世界，除了喺空氣攞水未有之外，其他都有。

「上屆我記得係一樣叫繩嘅工具攞咗，嗰樣嘢真係好犀利，可以有好多唔同功能，可以綁實啲嘢，可

以拉啲嘢郁，可以打人，可以捉人，超多用途，如果我可以發明到一樣咁勁嘅嘢就好。」亞骨多它沮喪的說，而我卻覺得很匪夷所思。

「繩都可以拎年度發明大獎，反而你張醫療床就係小發明？你哋係咪有啲嘢搞錯咗？繩呢啲咁普通嘅嘢，我哋隨手可得，完全唔算發明喇，我仲以為會有啲咩發明比你張床勁，原來係啲咁普通嘅嘢。」我白眼翻到上天，沒好氣的說。

「救世主大人，雖然我好敬重你，但你咁侮辱啲發明，我就唔可以當無件事，我畀次機會你道歉。」亞骨多它真的憤怒了。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說錯，拒絕道歉，反而進一步挑釁他：「你喺講想整嘅發明，除咗空氣擺水之外，其他我一個下晝整到晒，我哋嚟個比賽。」

「無可能！」亞骨多它堅決的說：「我研究咗十幾年，你可以一個下晝整到？你得嘅話，我成世都任你差遣！」

「好，一言為定！」我信心十足的答應，然後指派了任務給樂蒙和亞旺努，而我則坐在客廳悠閒的喝着水。

一小時後，他倆帶着我吩咐要準備的東西回來，我便開始工作。

首先，吃飯用的工具，我不消一分鐘便以木材製作完成——筷子、湯匙、叉。

接着，看遠景更清楚的工具，我把拳頭粗的樹枝弄到中空，然後在兩端裝上凸透鏡，較準焦點後，望遠鏡完成。

最後，阻擋陽光和雨水的工具，我二合為一，用樹枝製作了傘骨，然後鋪上動物皮革，修剪形狀，再綁好，一把傘便製作好了。

「前後三樣工具，解決你四個問題，都唔駛用我一個鐘就搞掂晒。」我輕而易舉的把亞骨多它研究了十多年也沒成果的東西製作好，他目瞪口呆，久久未能說話，只是對着這些物品流淚。

「喂，你做咩喊？」我不知所措。

「我.....我只係太激動，估唔到你唔只係救世主，仲係一個天才發明家！」他激動得摟着我，我仿佛又再聽到肋骨「啪、啪、啪」的在哀鳴。

「冷靜啲，放低我先，呢啲嘢其實都係好小兒科，你啲啲先係犀利嘢。」我再次重申。

「真係唔係，我啲啲真係普通嘢，我帶你入城睇睇你就知你啲啲發明係幾咁犀利。」他說完，把我那些不值一提的製成品如珠如寶的小心翼翼收好後，便帶我們去到屋外一個坑渠蓋上，然後唸了一個詞語，應該是地名。不消一秒，我只是正常的眨了眼，再張開眼的時候，已經身處在一個城鎮的坑渠蓋上。

「呢個坑渠蓋.....係隨意門？唔係，唔夠準確。係粒子傳送裝置？都唔係，無理由快到咁。應該係...傳點！」我大聲驚呼，旁邊的村民立即對我投以奇怪的目光。

「嚟，我帶你哋參觀吓飛翔城，睇吓我哋本身有嘅發明，咁你就會知你個啲真係劃時代。」亞骨多它興奮的拉着我走。

整個飛翔城都是由一層到兩層的木屋所組成，全都十分普通，高科技並沒有應用在建屋上，相反，整個城市大大小小的地方則充滿着超高科技，飛行鞋、飛行手套、竹蜻蜓滿街都是，人工蟲洞、傳送點、意念操控更是日常用品，還有更多天馬行空、只在多啦A夢裏才會有的法寶，在這個城市都能逐一找到，實在是一個夢幻之城！

除此之外，飛翔城有自己的貨幣和金融系統，但都是上升到意識層面，已經遠超電子貨幣，是真正的虛擬貨幣，我之前創造的石幣在這裏真的成為了毫無價值的加工石頭，所以一定要想方法令兩種貨幣掛鈎才能夠確保石幣的價值。

「喂，亞骨多它，呢度真係好似動漫咁，要幾天馬行空都有，好正啲，難怪你話你個啲係小發明上唔到枱面，不過我個啲咪仲小，拎出嚟都畀人笑到臉黃啦。」我像初探城市的大鄉里一樣，對所有事物都充滿好奇。

「呢啲其實係我哋人人都會整嘅基本嘢，你個啲咁創新嘅先叫做發明。」他依然堅持。

「我諗我知點解佢咁講。」樂蒙此時終於發言：「佢哲發明真係好先進，不過只限高科技方面，對最簡單基本嘅日常生活用具就完全無諗頭，所以救世主大人口中講嘅普通工具，喺佢哲眼中先係劃時代嘅發明。」

「我知我知，」亞旺努也搶着說：「呢啲叫反樸歸真，佢哲行得太前，個腦習慣咗諗前衛複雜嘅嘢，將簡單複雜化，變咗簡單嘅嘢佢哲諗唔到。」

我必需承認，亞旺努真的變聰明了，他倆的說話亦令我明白了箇中原因。

「可唔可以帶我去見你哲嘅族長。」我請求道。

「呢層.....可能有啲難，曬仁鐵士唔係成日露面，我哲都唔係成日見到佢，亦都唔知佢而家身在何方。」亞骨多它面有難色的回答。

想必也是，畢竟這裏科技如此先進發達，去哪遊歷也沒有難度，甚至可能已經有時光機，想到這，我突然靈光一閃，問道：「你哲有無一部機器可以穿越去現世界？」

「無！」他想都沒有想便給出答案，未待我追問便解釋道：「呢樣係神嘅旨意，我哲係唔會冒犯神。」

這答案出乎我意料，想不到以科技能做到這麼多匪夷所思的事的柯卡族人竟然還會相信世界有神，而且還對祂相當敬畏。

「明白明白，咁你有無方法聯絡到你哲族長？我有急事要搵佢。」我再次問。

「可以試吓去通訊站睇吓聯唔聯絡到。」他說完後，便給了我們每人一條腰帶，接着講解用法：「戴好之後，諗住『我要飛』，腰帶就會生對翼出嚟，就可以飛。呢度只有有權勢嘅人先可以行路，即係族長同歷代得獎者，我哲呢啲平民只可以飛。」



「個設定咁神奇嘅，同一般常識倒轉晒。」我吐槽道。

我們練習了一會，掌握了飛行技巧後，便跟着亞骨多它飛到通訊站。原來通訊站就是由很多電話亭組成的一個地方，我們只要說出想找誰，電話便會自動撥出，無論對方在哪裏都能找得到。

「曬仁鐵士。」我說出了族長的名字，電話便自動撥出，約十秒後便有人接聽。

「救世主你好，搵我有事？」對面傳來曬仁鐵士的聲音，還有立體投影。

「果然先進，令我大開眼界，有立體投影，又有自動識別身份，真係驚喜不斷。」我讚嘆道，不過我未忘記正事，立即正經的道明來意：「我嚟係想拯救女母，消滅妖星，我需要你幫手。」

「啊，呢番說話我好似之前都聽過，好啊，我幫你，舉手之勞，我而家返嚟同你傾。」曬仁鐵士說完後便掛線，我還未來得及作出回應，但下一秒他便出現在我面前。

「嗨，救世主大人，第一次見面，多多指教。」他向我伸出友誼之手。

「啊！嗨，」我還未接受到他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有點驚慌地跟他握手並說：「點解嘅？呢度都無坑渠蓋。」

可是他沒有理會我的疑慮，自顧自地說：「你係咪想同我講，希望我同其他族長一齊，用傳說中嘅魔法陣將妖星消滅？」

我點頭，不過他續說：「你覺得用我哋柯卡族現有嘅科技，區區一粒妖星，會唔會無辦法應付？不過我哋經過精密計算知道妖星永遠都唔會撞上嚟，因為佢嘅軌道完全無變過。除此之外，佢每次接近女母，仲會帶嚟好重要嘅天外礦物，對於用嚟做唔同嘅發明好有幫助。退一萬步講，你覺得我會信科技定魔法陣？」

真是既意料之外又意料之內的答案，想不到女母都有人研究並徹底了解哈雷慧星，而作為科技大族的族長正是這一人，答案亦定必是這樣。不過，我不能放棄。

「魔法陣或者係無稽之談，妖星或者真係帶嚟好多天外礦物，但佢實則帶嚟嘅破壞亦都唔少，或者你哋可以用科技去克服，但其他科技無你哋咁先進嘅族呢？你有無諗過佢哋係受緊啲咩苦？你哋既然有能力，係咪好應該都幫吓其他受苦嘅族？本是同根生啊！」我責備他的自私。

「你講得好啱，我完全無咁諗過。」他自責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我好應該去幫佢哋。」想不到他是如此深明大義。

「但係我都唔可以無條件咁幫，我只係會幫啲值得幫嘅人，你係咪真係值得我幫？」他奸笑着上下打量我。

「我梗係值，我係救世主。」我重申。

「證明畀我睇，我只係會幫對飛翔城有貢獻嘅人，你可以幫到我哋啲咩？」他露出鄙視的眼神。

「佢識發明好多我哋無嘅嘢。」亞骨多它衝口而出。

「無錯，而且佢拯救咗我哋族同艾芙族。」樂蒙附和。

「佢仲識設計好多嘢，比你哋飛翔城規劃得好一百倍。」亞旺努亦加入談話。

「咁把炮？好，如果你可以將飛翔城改造到比而家更好嘅，我就幫佢哋。」曬仁鐵士說：「時限係七日。」

「好，既然都畀佢哋擺咗上枱，咁我就接受挑戰，不過我要求除咗你要幫佢哋之外，我仲要賺錢。」我向他提出額外要求。

「好，一言為定，只要有多過一半嘅族人接受就當你成功。」他爽快答應。

於是，七日的改造飛翔城挑戰便正式揭開序幕，又或者稱為七日賺大錢挑戰也沒差。

# 三隻小豬的啟示

## 三隻小豬的啟示

要改造飛翔城，第一個想法便是把木屋變成磚屋，再把那些高科技發明放進屋內，令生活更方便；其次是將那些日常用品作為入伙禮物送給新業主；最後便是問亞骨多它還有甚麼欠缺，看能不能做到。

可是矚仁鐵士最後的條件是要有一半的柯卡族人接受，若正常宣傳，他們大概不會接受搬到磚屋，由亞骨多它當初的反應便知，屋對他們來說僅僅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沒甚麼價值。

「要點先可以提升到佢哋對房屋嘅要求，追求更加優質嘅住屋體驗呢？」這個問題是我接下挑戰後一直在想的，或者要親身去訪問村民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臨行前，我告訴了樂蒙、亞旺努和亞骨多它關於我的想法，並請他們替我準備所需材料，然後我便出發到城內做街訪。

我第一次獨自使用傳點，由於不知道有哪些地點，所以只是傳送到亞骨多它帶我去過的地方，不過即使不是第一次經傳點傳送，我依然覺得很神奇。

一眨眼，我已抵達目的地，滿天的柯卡族在飛翔，真不知道應該從何入手，仿佛截停任何一個人都是阻礙了他們。

「或者應該兜個圈，熟悉吓環境先。」我心想，於是便滿天飛，把飛翔城的大街小巷都大致看了一遍，並選了一間餐廳降落。

「歡迎光臨，請問係咪一位？」侍應恭敬的問。

「係，唔該。」我簡單回答，下一秒我便被傳送到座位上，而餐枱就像茶餐廳一樣，餐牌放在玻璃之下，唯一分別是這裏的是顯示屏，而且是意念控制的。

我選好了食物後，侍應拿了一塊布鋪在餐枱上再拿起，食物便出現在我眼前，而且是熱呼呼的。

「真係好方便，你哋生活喺一個咁先進嘅城市入面，一定好開心，要乜有乜。」我搭訕侍應，他有點錯愕，整個人定格，時間仿佛靜止了一般。

良久他才回答：「同以前比起上嚟的確係幾方便，只係大家就疏遠咗。」

「哦？點解呢？」我像在深淵中找到救命繩索，緊緊捉實不放。

「科技咩都做到，已經唔似以前咁要大家齊心合力、守望相助，所以交流都少咗，而家基本上連隔離屋住咗咩人都唔知。我堅持唔執呢間餐廳，繼續下鋪上居，係我想可以見吓人。不過你見啦，都無咩人嚟幫襯，因為大家都有美食枱布，想食咩講就有，唔似以前要大廚先煮到。」侍應，不，老闆說，言語間帶點淡淡的憂傷。

「即係之前成個飛翔城都好熱鬧、大家都成日交流？」我好奇的問。

「係，呢度以前仲係叫柏仕村嘅時候，大家生活得好簡單，所有嘢都親力親為，雖然辛苦但好開心。」老闆回憶道：「不過自從曬仁鐵士當選之後，佢大力推動科技發展，開初大家都覺得幾好，生活係方便咗好多。但漸漸地，隨住科技越嚟越進步，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反而疏離咗，雖然我哋族係強大咗，但我一啲都唔覺得開心。」

「係咪得你一個咁諗啫？」我不自覺的把心聲說了出來。

「可能係啱，我都唔知，哈哈。」他尷尬地回答。

「咁.....你可唔可以親手煮一餐畀我食？」我大膽的問，他聽到後又呆了。

「但味道唔夠美食枱布好啲.....」他腼腆的說。

「人手煮嘅嘢就係次次都有啲唔同，可以根據客人口味或者廚師手勢而變，咁先有驚喜同人情味，次次都一模一樣，冷冰冰咁嘅話，要廚師嚟做咩？」我不知為甚麼能說出看似如此有道理的說話。

聽完我的大條道理後，老闆便到廚房準備，而我則靜靜的回憶剛才的對話，思考該如何做才能在科技與人情味當中找到平衡。

不知不覺，老闆已經煮好食物並端到我面前，我已經很久未吃過熱呼呼的正常食物，吃了一口之後，更感觸流淚，這道菜無論色和香都跟現世界的無異，至於味卻是差天共地，我哭正是因為它的味道，實在是太過難吃了。

「以你哋柯卡族嚟講，你嘅廚藝算唔算得上係好？」我勉強擠出笑容，裝作感動流淚的問，這樣會令他沒有這麼難堪。

「做咩？係咪好難食？都話用返美食枱布好啲.....我都知我嘅廚藝好差啲啦.....」他像看穿了我，還是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投訴？

「又唔好咁講，只係同我食開嘅味道唔同啫，我食唔慣女母風味。」我試完一口後便借故談其他話題：「我啱啱諗到一個方法，或者可以令到大家有返人情味，不過都係搏一次，要置之死地而後生，有啲風險，你敢唔敢搏？」

「係咩方法？講嚟聽吓先。」他問。

「三、隻、小、豬。」我從口中慢慢吐出這四個字。

「咩嚟？」他不解，但這也正如我所料，我已經有心理準備要跟他說故事。

「《三隻小豬》呢個故事其實係咁嘅，係好耐好耐之前.....」我把故事簡短扼要的告訴了他。

「哦.....原來係咁，即係叫哋唔好怕辛苦，要勤力啲，凡事做到最好，同理要齊心合力，互相幫助。」他聽完故事後得出這些結論，的確不能說他錯，但他說的都不是我想提的重點。

「你講嘅都啱，但都唔係重點，成個故事嘅重點係要不斷進步。」我接着說：「成個飛翔城各方面都咁先進，唯獨啲屋竟然係木屋，好似係上幾個世紀嘅產物咁，同咁先進嘅飛翔城格格不入，而且安全性都好不足，好易有意外發生，隨時GG。」

「咩叫GG？」他搔着頭問。

「即係玩完，有咩意外，好似妖星降臨咁，到時你哋嘅屋實頂唔住，所有心血就付諸流水。」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說，他明顯被我所震懾，退後了數步。

「唔係嗰，以前咁多次都好安全。」他反駁道。

「今次妖星係前所未有咁近女母，你哋科技咁先進，呢啲嘢實計到，亦都預料到會有咩影響。」我意味深長的說：「究竟喺《三隻小豬》入面你仲領悟到啲咩呢？呢樣係今次拯救飛翔城嘅關鍵。」

他並沒有回答我，只是靜了下來沉思，我也沒有說甚麼，只是叫他想清楚再找我，留下石幣和聯絡資料便離開了。

離開餐廳，我漫無目的的飛，不經不覺飛到了城中心的空地，這裏有很多居民圍着一塊板在議論紛紛，好奇的我亦趨前查看。

「通緝令，此人多次在城內散播不當言論擾亂民心，更四處塗鴉破壞城市整潔，如有此人消息，請盡快通報，舉報屬實者有賞金一千。」

「原來係通緝令，但無相無名，點知係邊個？定官方都唔知係邊個做？同埋究竟係散播啲咩不當言論呢？」這則通緝令使我很好奇，於是我問身旁的一位女士：「你知唔知係邊個散播乜言論？」

可是她連忙搖頭並迅速離去，死心不息的我又再問其他人，但他們的反應也很一致，看來他們是知道一些內情的。

「影低佢返去問亞骨多它先。」我掏出手提電話，才猛然記起電話已經一早無電，只好打消這念頭。

「係想消滅科技，返璞歸真。」在我身後傳來一把天真無邪的聲音，我回頭看去，整個空地只餘下一個小孩。

「咩話？科技唔好咩？點解要消滅佢？」我不解的問。

他以無邪氣的笑容和天真的聲線，輕鬆的說出沉重的內容：「因為科技殺死緊我哋嘅生活。」想不到一個小孩竟然會說出這麼深奧的說話，我確實有點震驚。

「啲大人係咁講。」他不忘補充。

「原來咁多人都覺得有問題，不過錯不在科技。」我心想：「既然咁多人唔滿意現狀，咁我哋改革實掂，基本上當佢香港樓咁起就得，不過今次sell idea，起一間做示範單位就掂晒，賺到笑。」我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揚。

這個突如其來的通緝令使我的街頭訪問可以提早完結，於是我找了一個坑渠蓋便傳送回亞骨多它的家附近。

「今次入完城有咩啟發？」亞骨多它看到我回來，劈頭第一句便問。

「噃，我出去之前同你哋講嘅計劃，有少少微調，不過方向唔駛變，只係大家做嘅嘢會再少啲。」我把新計劃告訴他們之前，也不厭其煩的問一次：「《三隻小豬》你哋聽過未？」

果不其然，他們的反應都很一致，同時搖頭表示未聽過，於是我便簡短的跟他們說一遍：「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家五口嘅豬家庭。有一日，豬媽媽對大哥、二哥同三弟講，話佢哋都大喇，要自立門戶，唔可以再嚟住屋企，佢哋三個聽到就離開屋企，出去搵咗塊空地自己起屋自己住。大哥花咗幾日用稻草搭好咗間屋，自己喺屋入面他他條條咁嘆世界；二哥就用木材花咗幾個星期亦都起好間屋，又喺入面自得其樂；三弟就用磚頭慢慢砌間屋，用咗好耐都未砌好，大哥同二哥見到就笑佢話佢真係蠢，咁辛苦起間屋起咁耐都未住得，三弟無回答，只係笑笑口繼續起，終於幾個月之後，佢終於砌好有屋住。」

「咁三弟都真係幾蠢，喺住方面用咁多時間，明明只係用嚟馴，求其有瓦遮頭就得啦！」亞骨多它發表個人見解，他的見解跟我的預期無異。

「雖然我唔明點解救世主大人叫我哋準備啲石頭同埋要切成一舊舊長方形，但我諗同呢個故事有關？」樂蒙舉一反三，猜想到我的用意。

「做呢啲功夫好辛苦，不過救世主大人叫到，一定有佢嘅用處，雖然我聽完都仲未好明個計劃係點，起啲現代化嘅屋即係咩意思？」亞旺努也滿腦子疑問。

「聽埋我講落去就會明，故事仲有下半部份。」我對三位聽眾說，他們都安靜且專心的期待故事的後續。

「三隻小豬過咗幾個月開心愉快，食飽馴、馴飽食嘅生活，而危機就喺呢刻降臨佢哋身上。有一隻飢腸轆轆嘅大灰狼嚟到空地，見到三隻小豬，就想食咗佢哋醫肚，而三隻小豬見到大灰狼，就嚇到即刻跑返自己屋企匿埋。肚餓嘅大灰狼首先去到大哥間用稻草整嘅屋前，大力一吹，成間屋就吹散咗，大哥嚇到即刻飛奔去二哥間屋躲避。大灰狼去到二哥間屋前，又大力一吹，木屋無散，兩隻小豬都好開心，但估唔到幾分鐘之後，成間屋就燒着咗，佢哋就即刻奪門而出，跑去三弟度。大灰狼去到三弟間磚屋前，再次重施故技，又用口吹又用火燒，但間屋就係絲毫無損，呢個時候，佢見到間屋原來有煙囪，就二話不說爬上去打算嚟個天降橫禍，點知『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三弟一早就已經料到大灰狼有呢一着，所以一早就喺煙囪下面煲定煲滾水，大灰狼一落到嚟就淥死咗。大哥同二哥都唔敢再笑三弟，大家都起咗間磚屋，一齊過住幸福美滿嘅生活。」我一口氣說完故事的結局，再問他們從中得到甚麼啟示。

這次他們三人均異口同聲道：「要將飛翔城嘅屋由木屋升級成磚屋，同埋唔好有煙囪，避免有可能發生嘅危機。」

「答喺一半，成個故事帶出嚟嘅意思好簡單，就係要循序漸進，唔可以一步登天畀最好嘅嘢出嚟。一嚟咁唔可以賺到最多錢，二嚟消費者唔會覺得個樣係最好。咁當然之後都要不斷改良，每次改些少，咁先可以長搵長有。而飛翔城而家的確係要由木屋升級做磚屋，不過佢哋覺得木屋已經係最好，所以佢哋要經歷一個危機先得，而個危機係要由我哋創造出嚟，咁先可以令佢哋知道木屋嘅不足。」我像無良奸商一樣說。

「今晚我會整好個設計圖，聽日就一齊起好佢，之後先再做下一步。今晚你哋早啲休息，聽日會好忙。」我對他們下達指令，然後便埋首於設計圖上。

# 火海飛翔

火海飛翔

熬了一晚夜，我終於將設計圖畫好，這次的屋比之前的更仔細和複雜，隨樓附設的傢俱和電器比之前更多，全因飛翔城的科技能配合到我的設計，使它能與現世界的樓睇齊。

「早晨。」亞骨多它已經起床，看見我便走過來問：「呢啲就係你嘅設計？好靚，同我哋而家嘅好唔同。」

「要襯得返呢度嘅形像，點都要cyber啲，所以我一口氣畫咗三種唔同嘅屋，高、中、低配都有，我哋要起晒出嚟，畀佢哋自由選擇。」我自豪的說。

「Cyber？」他聽不明白，但也沒有深究，因為他更在意的是三款設計的各自特色。

「等樂蒙同亞旺努醒咗先一次過講，不過需要嘅建材，你有無辦法搵到返嚟？」我憂心的問，畢竟沒有建材，所有設計都只是空口講白話。

「都係啲簡單基本嘢，無問題，包喺我身上。」他信心十足的承包了所有建材。

「你成晚無瞓，趁而家瞓陣先，我去準備需要嘅嘢。」他貼心的說，我也不好拒絕。

才剛閉上眼，便聽到樂蒙和亞旺努的聲音，連忙張開眼，睡意已經全消，我準備好向他們解釋這次的設計，但天色卻開始轉黑。

「乜呢度天黑得咁快嘅？啱啱合理眼，都唔夠一分鐘就天黑。」我擦着眼說。

「梗係唔係啦，你已經瞓咗成個晏晝喇。」樂蒙洗好手，坐下來說。

「你仲瞓緊嘅時候，我哋已經起好咗間屋，你出去睇吓。」亞旺努沾沾自喜的說。

「吓？我都未講解就起好咗？今次同之前啲完全唔同，真係掂？起得唔好好要拆咗再起㗎。」我疑惑道。

「唔好睇少我睇設計圖嘅能力，而且你都解釋得好詳細，我敢講一定合你心意。」亞骨多它說。

我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自信喊話圍攻，決定親身去看一次，於是簡單梳洗後便去到他們的「製成品」前，外觀上完美還原我的設計，而內部也跟我的設計一模一樣，那些電器也與我所想像的如出一轍，在各個細節上也一絲不苟，有些部份更改善了我空想時的盲點，可以說是上中下路毫無破綻。

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到亞骨多它的家，毫不吝嗇的讚美他們：「真係太還原喇，甚至青出於藍嘅，成間屋起得咁靚，今次成功賣出之後分大份啲畀你哋。」

「咁而家我哋要製造危機，令佢哋買我哋嘅屋。今次絕對唔可以賣得平，發達係呢鋪。」我的全盤大計已經蘊釀多時，今日終於可以成真。

我拿出紙，邊說邊畫：「琴日我去咗街訪，問咗一個餐廳老闆，佢覺得而家柯卡族無晒人情味。然後我又誤打誤撞飛咗去城中心，有張通緝令，話有個人散播謠言，又四處塗鴉宣揚危險思想，後尾有個細路話科技殺死咗生活。兩件事，你哋有咩睇法？」

亞骨多它第一個有感而發：「我明佢哋，因為以前我哋好純樸，樣樣嘢親力親為、互相幫助，人與人之間關係好好.....」

樂蒙卻持相反意見：「社會係會進步，我反而覺得科技幾好幾方便。」

亞旺努也表達自己想法：「我都鍾意大家親密啲。」

我笑着對他們說：「你哋講嘅嘢全部都啱，所以呢次我係賣設計，唔係樓，我要佢哋自己起，而我哋提供嘅係材料同埋入面嘅傢俬電器。」

他們聽到後擺出一個Nick

Yeung經典Meme「黑人問號」的樣子。我嘴角上揚，在紙上寫了「三隻小豬」四個大字，他們看着卻不解，我忘記了他們根本不懂中文字，只認為他們猜不出我的心意，便加以解釋：「《三隻小豬》入面，豬爸媽要三隻小豬親力親為自己起屋。故事開始時佢哋係各自起屋，而到故事最後，佢哋就一齊起磚屋，互相幫助，唔係好符合我哋嘅目的咩？而中間轉折位係因為大灰狼搞破壞，令佢哋團結，唔再互相取笑。我哋今次就係要做醜人，令佢哋重拾呢種人情味，搵返人同人之間嘅連結，唔再孤單。另一方面，間屋要用返多啲科技，令你哋柯卡族知道，科技係可以用喺住方面，唔會嘍。」

「哦.....」他們異口同聲道。

「知道嘅話，我哋就開始做嘢，我哋要係唔搞出人命嘅情況之下火燒連環船。」我望向亞骨多它，認真問：「有無咩時間，或者方法，可以令到屋入面係完全無人？」

他想了想，肯定的答：「曬仁鐵士節。真係只有呢一日，全城人先會出去唔留喺屋企。」

「咁幾時先係曬仁鐵士節？」我立即問，而樂蒙和亞旺努都以期待的眼神同時望向他。

「上個月啱啱完咗。」亞骨多它以失望的答案回應我們的期待。

「咁即係無咩辦法。」亞旺努失落的說。

「仲有無其他辦法？」樂蒙問。

「我哋自己搞返個咪得，呢度啲人對科技咁有興趣，我哋整啲發明出嚟，搞個展覽咪得。」我心生一計，高聲宣布：「就叫『現世界科技博覽』啦！」

「好主意，我都想見識吓，救世主大人果然諗到啲我哋諗唔到嘅嘢。」亞骨多它興奮起來，整個人向我靠攏。

「得喇得喇，唔好成日咁讚我，我會囂。呢個展要大家一齊幫手。」我又在紙上寫了很多，壓根忘記他們根本不懂得看。

我把在飛翔城看到所欠缺的東西都寫下來，再逐一解釋，看看集大家的智慧能否把它重現。經過兩晚



的討論，最後大大小小一共有十六種東西能夠重現，甚至乎能把「大灰狼」的角色直接交由他們自己所扮演，我則能由始至終飾演救世主的角色，拯救他們，引領變革。

「距離同曬仁鐵士所訂嘅七日期限唔係得返好多時間，我哋要快啲行動先得。喺城中心廣場棟塊牌宣傳吓應該夠，之後靠佢哋一傳十，十傳百，我哋反而集中用一日時間整好晒啲嘢先最重要。」我指揮道：「亞旺努，你整塊牌先，之後棟喺城中心。樂蒙，你整展示櫃。亞骨多它，同我一齊整個十六樣嘢，你哋搞掂手頭啲嘢都嚟幫手。」

大家各有工作後便立即行動，爭分奪秒，務求可以於明天舉辦博覽。

「嚟」、「哇」、「噍噍」。

這三個聲音於兩秒內發生，全因打火機的製造完成。

「哈哈，無事嘅，唔會燒親。」我拾起地上的打火機，取笑亞骨多它，因為他被打火機嚇壞了，驚慌的把它丟在地上。

「救世主大人對唔住，有無丟爛咗？我咁大個人都係第一次咁樣生火。」亞骨多它感到愧疚，連忙道歉。

我笑笑口說：「無咁易爛，不過睇你喺先嘅反應，呢樣嘢比我想像中更有用。之後我哋整理火藥，對我哋嘅計劃好重要。再整理風扇，可以扇風點火，加大火勢。最後整理滅火筒，咁所有嘢就一應俱全。」

我們埋首於製作，十六樣展品在我們四人齊心合力之下，不用一日已經全數完成，這些都是現世界隨手拈來的東西，但異世界卻未曾出現，例如剪刀、紙袋、手套、指南針、間尺、太陽眼鏡等等。

「聽日嘅博覽好重要，大家今晚早啲休息。」我說完便去睡覺。

翌日，我們準時到達城中心，想不到已經人頭湧湧、水洩不通，我們拿着各種物品，千辛萬苦才能進到博覽場地，要不是昨日樂蒙和亞旺努把展示櫃提早放好，恐怕今日的博覽要移師其他地方舉行。

「好喇咁多位，首先多謝你哋支持今次呢個現世界科技博覽先，我係嚟自現世界嘅救世主，江尚奢，另外仲有三位助手，分別係佐呼族嘅樂蒙同亞旺努，仲有柯卡族嘅亞骨多它。我大大話話嚟咗女母都已經有個幾月，見識過呢度嘅科技，今次我為大家帶嚟咗好多我喺度見唔到，但好實用嘅發明畀大家，絕對可以令你哋大開眼界。知你哋等咗好耐，我急不及待已經想宣布正式開始，不過我見到人群入面有一位重量級參觀者，雖然無事先夾定，但我都想佢上嚟同大家講幾句，有請曬仁鐵士！」我在台上大力鼓掌，利用群眾壓力讓曬仁鐵士幫我站台，好讓整個博覽更有認受性。

曬仁鐵士的出現在我預料之內，利用群眾壓力逼他上台也是我的計劃，只是他在台上會說些甚麼，這完全不在我控制範圍之內，但是作為一個如此崇尚科技的地方的領袖，大概也不會說出一些對博覽有負面影響的說話。

「多謝救世主邀請，的確我哋係無夾埋，所以我都無準備，唔知講咩好。」曬仁鐵士面帶尷尬，但很快便回復正常，既談笑風生又慷慨激昂道：「救世主佢嚟自另一個世界，我一直都好好奇佢嘅世界有咩令我哋眼前一亮嘅科技，難得今次救世主肯搞呢個博覽，正正可以畀我哋見識見識。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而家擁有咁多先進科技幫助生活，都係全靠葛族嘅指點。而家有機會吸收其他地方嘅科技再

令自己進步，我哋更加應該好好去學習。我，曬仁鐵士，今日出現得喺度，唔係純粹因為好奇心，更多係因為我想柯卡族、想飛翔城更加進步，抱住學習嘅心態嚟，希望可以將唔同世界嘅科技都應用到嚟我哋身上，令我哋成為最強大嘅一族！各位，我哋要好好向救世主學習！我今日講嘅係咁多，交返畀救世主。」

他說完後，台下的人掌聲如雷，每個參觀者的眼神也變得認真起來，不再是純粹參觀，果然有曬仁鐵士站台的效果就是不同，只有他們越認真，我的計劃才越有可能成真。

「多謝晒曬仁鐵士，我臨時搵佢上嚟，佢都可以講到咁精彩嘅分享，證明佢想大家進步嘅心係真嘅。我都唔阻大家，今日嘅博覽正式開始。今日所有嘅展品都可以隨便試用，我哋都會駐場教大家點用同回答你哋嘅問題，希望大家可以交流學習，一齊進步，拯救女母於妖星之中。」我最後不忘把拯救女母的種子撒在他們心內。

博覽正式開始後，居民們都十分踴躍，無論是發問的，還是拿上手把玩的，大家都非常有秩序，排隊人龍有如買演唱會門票一樣長。

「呢樣點用㗎？」是最多人問的問題，我一共回答了十六個版本，合共過百次，示範次數也不下三百次，但現場人士情緒依然高漲、氣氛仍然熾熱，而我知道現在是最佳時機了。

「各位，我哋而家有個中場示範，請大家嚟到博覽場地右邊。」我在台上宣布，樂蒙、亞旺努和亞骨多它亦立即去清場準備。

場地右邊是靠近民居的地方，而且亦早已被我們澆了易燃液體，只要有丁點火舌便會燃燒起來，若未能及時滅火，整個飛翔城便會成為一片火海，熊熊燃燒。

「今次中場示範係比較特別，我會示範呢啲發明嘅進階用法之外，仲會搵人上嚟親身體驗。」說完後我把外置鏡片掛在太陽眼鏡上，然後說：「首先，我會示範太陽眼鏡嘅進階用法，除咗戴住唔會畀太陽振到對眼之外，仲可以加塊鏡片，令佢變成近視或者遠視眼鏡，有近視或者遠視嘅人都可以一副眼鏡搞掂晒，唔駛戴兩副。」

在場的人看完後都躍躍欲試，我隨意叫了兩位參觀者上台試過後便再介紹另一樣發明。

「跟住示範第二樣，就係較剪同間尺。想剪絕對直線其實有個更易嘅方法，用呢兩樣工具就得，有無人知點做？」我向台下發問，有人舉手作答，但始終距離正確答案還是差了一點。

「其實只要打開把較剪咁樣揸，用間尺做輔助咁樣劃一下，」我即席示範，之後拿着一分為二的紙對大家說：「咁樣就可以有完美嘅兩張紙喇。」台下的人都嘖嘖稱奇，只有我覺得非常普通，但還是要裝作興奮，好感染台下的人。

眼看這兩個熱身項目都已經把他們弄得如此興奮，接下來的重頭戲定必能引爆全個飛翔城，我指的是真的引爆飛翔城。

「第三樣同大家示範嘅係打火機、火藥同風扇。火藥係爆炸性好強嘅危險品，不過如果好好控制，就會係一種好方便同多功能嘅工具。佢嘅應用性好廣泛，今日我會示範佢娛樂嘅一面。至於風扇，佢除咗可以令我哋更涼快之外，仲可以用嚟滅火，只要用佢吹住着火嘅地方，咁啲火就會熄。我會逐一為大家示範。」語畢我便點燃了滴滴金，雖然在白日之下，但耀眼的金黃火光還是很漂亮。接着我點燃了一枝火棒，再放在風扇前吹，火焰跳舞抵抗了數秒便體力不支，然後熄滅。

「好喇，而家到你嘞上嚟試，我準備咗大型煙花畀大家欣賞，算係我送畀你嘞嘅禮物，邊位想上嚟做放煙花嘅人呢？」我掃視全場，在場人士都十分踴躍，但是在人堆當中，我一早便已經有了心儀人選，而他也不負我所望，很積極的舉手。

「就嗰位，請你上台。」我指向了那個熟悉的面孔、那個覺得柯卡族失去了人情味的餐廳老闆。

他被我點名後，露出了無法相信又興奮難耐的複雜表情，三步併作兩步，快速的跑過來。我教了他用打火機的方法後，便着他點燃煙火，大型的煙火便不斷發射上半空，爆開成讓人驚艷的美麗花朵，全個飛翔城也能清楚看到，並且全城也只剩下「砰」、「嘭」和「嘩」的聲音。

正當全場人都沉醉在日間煙火匯演之際，我跟樂蒙、亞旺努和亞骨多它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大家迅速走位，把藏好的風扇都拿出來放在台上，一同等待天降火雨。

煙火接近尾聲，經計算之下，尾聲的煙火爆開的高度會更低，火花落到民居的時候還是燃燒狀態，正好碰到易燃液體，火便會燃燒起來，我們都期待着這一刻的來臨。

終於，在最後數發的煙火爆開後，天空下起了漂亮的火雨，全場人士都目不暇給、讚不絕口，而我們也目不轉睛、引頸以待。

無數火雨落到民居上，但一直未點燃起易燃液體，我們顯得十分焦急，火雨不夠點燃嗎？火雨下偏了嗎？計劃要失敗了嗎？

一時之間，無限的懷疑與疑問都湧上心頭，直至終於在一間屋的屋頂看到搖曳的火光，火勢以此作為契機，乘着易燃液體的路徑，瘋狂的蔓延開來，直到有人發現時，已經有三間房子遭殃了。

「火.....火燭呀！」大家回頭看過去，根本不敢相信眼前景像，於是有人大喊：「快啲救火，用風扇吹熄佢！」於是他們紛紛衝上台把所有風扇拿走，飛到屋頂用風扇對着火滅猛吹，真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學以致用。

可是任憑他們怎樣吹，火勢都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旺盛，無他，因為我只說出了事實的一部份，但他們正在做的卻是事實的另一部份——適當的風會加劇火勢，亦即是扇風點火的原理。

有他們的助燃，很快地，着火的屋由三間變成六間、六間變成十二間、十二間變成二十四間.....每燒着一間，木材提供的能量都使火勢更加猛烈。最終，整個飛翔城都淪為火海，成為巨大火爐，人們紛紛逃走，一個高度發展的先進城市，因為一場被精心策劃的火災，最終天火焚城、推倒重來、毀於一旦。

「大家，呢度危險，跟我嚟，我有個地方絕對安全，唔怕火燒。」亞骨多它大喊，人們聽到後雖然不捨，但生命寶貴，只好跟着他飛走，飛到我們的磚屋前。

「呢間係.....豬細佬間屋？」餐廳老闆一看到便問。

「識啲嘢唔，難怪救世主大人搵你上台點火，睇嚟你就係嗰個餐廳老闆。」樂蒙恍然大悟。

「係，呢間就係我哋一齊起嘅磚屋，唔怕火燒，亦都唔怕風吹，仲將好多科技嘢放埋入去，方便日常生活，佢係我哋今次博覽嘅第十七個隱藏展品。」亞旺努搭嘴道。

「間屋真係好正，令我對屋改觀晒，你快啲入去睇吓就知我無亂講，我覺得我哋要試吓將科技融入住屋入面先得，呢樣都係我哋嘅領袖曬仁鐵士一直想做嘅嘢，呢個係佢特登聯同救世主大人合力建造嘅示範單位。」亞骨多它極力推薦，而當中提到曬仁鐵士的名字，使說服力大增，令人更加期待。

同一時間，在城中心，有一個人遲遲未離開火海，試圖用自己的方法，獨自滅火。

「咁係無用㗎。」我對他說。

他沒有回頭，只是苦笑了一下，而這苦笑，彷彿是看透了世事般，然後繼續獨自滅火。

「等我幫你啦，拎住。」我遞了一個滅火筒給他，簡單教了用法，然後說：「作為一城之主，我明你想保護晒成座城，所以淨係靠呢兩枝嘢實唔夠，要拯救火海中既飛翔城，一定要大量嘅水或者沙，又或者……」

「又或者啲咩？燒乾燒淨，之後重建？呢度係我成世人嘅心血！」曬仁鐵士憤怒的說：「我真係估唔到你會用呢啲方法，救世主？呸！我話你係欺世盜名，係破壞者先真！我唔駛你喺度假好心，我哋嘅輸賭取消，我唔會幫你消滅妖星！」

很明顯，他誤會了我，而且不領我的情，不過我並不介意，因為到最後他便會知錯怪了我，而我本人亦很喜歡和享受這種反轉的劇情。

「你認為我係咁邪惡嘅話，咁我只好做醜人做到底喇。」我拿着滅火筒往他的後腦打下去，他立即應聲暈倒，然後我便拖着他飛往磚屋，任由飛翔城在火海中燃燒殆盡。

「點呀，啲人睇完個示位，有咩感受？」我一邊把曬仁鐵士放在飛碟的醫療床上，一邊問亞骨多它。

「佢哋全部都有讚無彈，好想要返間。」他興奮的回答。

「Good！呢個係我最想聽到嘅答案，等我去同啲災民傾吓偈先，曬仁鐵士就交畀你，唔好畀佢咁快醒，廢事阻住我哋嘅行動。」我留下了命令之後便離去。

亞骨多它簡單的回答：「知道，我知點做。」之後目送我離開。

# 火燒旺地

火燒旺地

「對唔住咁多位，真係好對唔住！」我九十度鞠躬，向所有柯卡族人獻上最誠懇的道歉：「我估唔到一個博覽會竟然會樂極生悲，燒咗大家嘅家園。」

「唔緊要㗎，意外嚟，你都唔想。」有人喊道。

「你畀我哋見到間咁好嘅屋，我哋多謝你先真。」又一把聲音大喊。

「燒咗都無辦法，但好彩我哋無人喺屋入面，無人命傷亡。」另一人在人群中說。

「你為我哋帶嚟一場咁正嘅展覽，啲啲小事就唔好同我哋計較喇。」這次是一把女聲。

「我想住磚屋，唔想要木屋。」一位小朋友說。

「而家幾好呀，我哋族人好耐無試過咁樣有傾有講、互相幫助喇。」餐廳老闆說。

「多謝大家唔怪我，我同曬仁鐵士傾過，決定公開呢間屋嘅設計圖，同分享我哋嘅設計概念，等大家可以自己起自己嘅屋，好似三隻小豬咁。」我含淚道。

「好啊！」、「實在太大方喇！」、「萬歲！」

「之不過，」我眼神變得凌厲，聲線也跟着提高：「呢次公開唔係無條件，而係要買。」

聽到要買之後，群眾的反應亦很一致：「好正常，好嘢當然要花錢，畢竟係你哋嘅心血。」

這反應與我所想的確有出入，我本身已經準備了長篇大論的說詞說服他們，想不到現在可以省回。

「再次多謝大家嘅理解，今次嘅設計價錢係五個石幣，會包埋專家諮詢，方便大家隨時隨便問。」我笑着對眾人說。

「石幣？咩嚟？我哋無聽過，我哋用開姆。」一如所料，各人議論紛紛。

「我知大家無聽過石幣，呢樣係我創造嘅貨幣，喺佐呼族同艾芙族間通行緊，嚟緊亦都會全個女母通行。一個石幣可以換十姆，即係呢個設計係五十姆就有，非常划算。」我隨意說出匯率，好讓兩種貨幣可以互換，加強石幣認受性，把它推成強勢貨幣。

「五十姆？都唔平啲。」開始有怨言出現。

「五十姆有咁好嘅屋，乜都有齊，咁都唔平？」但很快便有人回擊。

逐漸地，人們分成了兩派，幸好覺得物超所值的人佔大多數，所以我的設計並未滯銷，很快便賣出了百多套。而人的心理其實很特別，永遠都希望人有我有，不甘落於人後，越多人買，本身不想買的人便越想掏腰包，抱着「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心態，最終全部家庭都買了，市場佔有率百分之百。

「真係好多謝大家咁支持，而家飛翔城火勢仲好大，我哋一時之間都返唔到去住，或者我喺度同大家解釋吓個理念，等大家到時再自由發揮好唔好？」我笑得合不攞嘴，於是乎我便簡單解釋了我的設計理念，以及說明作為一間合格的屋，應該有甚麼傢俬和電器，最後不忘帶出一個重點——鄰里關係的重要性。

各人聽完我的一席話之後都陷入反思，氣氛十分凝重，為了避免情況繼續惡化，我便轉移話題，問他們對新居的期望。

「屋嘅大小我諗同之前木屋差唔多就得，都係兩層，但一定要多啲電器方便生活，我諗住門口用DNA解鎖，屋入面就用傳送陣上落，全屋人工智能控制，咁就住得舒服。同埋會同幾個朋友住埋同一個地點，大家整個花園仔咁就可以聚吓舊。」餐廳老闆率先回答，並搭着另外兩人的膊，三人互望點頭。

「我就想起返間超大嘅，同埋所有親戚一齊住，等大家隨時可以見到，而且要有埋縮細遊樂場，可以招待大家縮細咁去玩。」有一位衣着休閒的男士說。

「我就話間新屋要有一層係用嚟煮嘢食，有齊所有食材同廚具，仲要喺間房放一部意念衣車，咁就幾時都有靚衫着。」一位女士說，她身旁的男士立即補充：「我覺得點都要有風扇同太陽眼鏡，咁先夠型。同埋要有煙花招待朋友。」

「計我話呢，」我聽完他們對未來的期待，全都加上了與他人互動的期盼，覺得非常欣慰，可是他們還欠缺了一個核心的想法，我決定提醒他們：「最重要係大家守望相助，人與人之間唔係淨得玩樂先會預埋人哋，有時啲嘢係需要大家互相幫助、互相遷就、互相犧牲先會成事，呢個心態大家都有嘅話，柯卡族一定會發展得再好啲。」

「講得地！」、「真理啊！」、「我都覺得係。」、「我都有咁上下嘅諗法。」表示同意之聲此起彼落。

「為咗慳返啲時間，不如大家而家設計定將來間屋會係點先。呢度有張我問曬仁鐵士拎嘅飛翔城地圖，而家我將佢劃分為大大小小總共一百塊地皮，當中我扣除咗四分之一做公共設施用地，另外四分之一係綠化休憩用地，剩低嘅二分一就係大家可以用嚟起屋嘅地方。」我拿着地圖比劃着，大家看得聚精會神。

「重點嚟喇，飛翔城啱啱燒完，百廢待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同金錢重建，所以今次呢五十塊地皮會以拍賣嘅形式出售，所得款項全數用嚟重建飛翔城。」我大聲宣布：「每塊地皮依據面積大細、位置同景觀都已經訂好晒底價，一陣我會放出嚟等大家可以睇清楚再決定買邊度。地皮我計過，絕對夠一人一塊，如果你有錢嘅，可以買多過一塊都仲得，總之認錢唔認人。」

對於我賣地的提案，其實我們四人內部都曾經存在過分歧，但最後我還是力排眾議，打着重建飛翔城的旗號，才贏得所有人的同意，所以這次若果有甚麼反對的聲音，我是絕對有備而來。

不過，這班人永遠都是超乎我的想像。

「為咗飛翔城，聽落又好似幾有道理，我都想出一分力。」又是餐廳老闆第一個發言，接着其他人也表示認同，全都表態支持。

既然甚麼也不用說便獲得全數支持，我也樂得輕鬆，很快便把地圖投射出來讓大家看清楚，大家看到訂價後反應不一，但都沒有引起很大的騷動。

「我想買個塊地，但好似太細唔夠我起屋，買埋隔離塊地又未必夠錢……」一位男士正苦惱。

「喂，你想買個度？我都係喎，我住左喺個度已經幾年喇。」此時，另一位男士搭訕：「但點解好似都未見過你嘅？」

「我都好似未喎，我都住左喺個度好耐，睇嚟以前我哋真係好少關心隔離鄰舍。」苦惱的男士尷尬的笑道。

「好彩有呢場火災，我而家反而覺得開心咗。」搭訕男提議：「我都想買返個面，但同你一樣，一塊地太細，兩塊地又買唔起，不如我哋夾份買多一塊地，之後大家分一半，你話好唔好？」

「我都正有此意，估唔到我哋一拍即合，有你做鄰居，以後一定過得好開心。」苦惱男不再苦惱，面露笑容。

相似的對話在現場不斷出現，大家像重新活了一次般，再一次認識彼此，再一次認識世界。至於拍賣會，在他們私下協商之下，全部地皮均以起標價成交，沒有爭拗、沒有謊言、沒有背叛，大家均以誠相待，人性本善在這裏得以彰顯。

這夜，我們開了一個盛大的營火晚會，眾人露出了潛藏已久的真心笑容，互訴心聲，互相鼓勵，或許這才是他們一直渴望的原始生活，奈何科技令他們的隔閡增加，接觸和溝通減少，最終演變成老死不相往來之局。

營火晚會後，各人都飲飽食醉，以天為幕，以地為席，圍着營火呼呼大睡，而我則獨自回到飛翔城查看情況。

火已經熄滅，但現場溫度還是很高，也許大火只是剛熄滅不久。現在的飛翔城已經面目全非，由於之前全都是木建築，現在只留下一些地基以及灰燼，要原址重建完全無難度，只是清理現場要花點時間，不過按照今日眾人的情況來看，清理這些殘骸恐怕不用一個上午便能完成。

「火燒旺地，飛翔城咁燒一燒，啲人即刻有返人性，有人性嘅科技先會啱人用，咁發展先會長遠，嚟緊飛翔城一定更加興旺，曬仁鐵士你真係要好好多謝我先得。」我望着一片頹垣敗瓦自言自語後便飛回磚屋。

翌日，我把昨晚的所見所聞與眾人分享，邀請他們幫忙清理現場，他們果然二話不說便同意，並坐言起行，馬上行動。

「樂蒙、亞旺努，你哋去幫手睇吓附近有無水源，我想直接引水入城，唔駛用地下水，始終地下水用得過量就會地陷，非常危險。」我吩咐道，之後便徑直往飛碟走去。

「亞骨多它，曬仁鐵士情況點？」我問。

「佢已經好返晒，隨時可以醒得。」亞骨多它看像儀器上的面板說。

「畀佢瞓多陣先，仲未係時候叫醒佢。」我說：「而家居民清理緊啲殘骸，應該好快搞掂，之後就會

開始自己起屋。」

「我有無嘢可以幫到手？」他問。

「有，我嚟緊想起啲公共設施，好似醫院同學校咁，要好多唔同嘅儀器同設施，想你幫手整。」我回答：「之後我會講你知要啲咩，或者要你搵埋其他科學家幫手。」

查看過曬仁鐵士情況後，我便到飛翔城幫忙清理。在陽光照射下，城內的情況遠比我昨晚看到的更糟糕，全城也被燻黑，而且地上還鋪上厚厚的灰，清理看來比想像中困難，恐怕一個上午未能完成。

只是，這裏是飛翔城，是柯卡族的城市，有着超乎常人的科技水平。

我在飛翔城看到的，並不是大家不辭勞苦的搬運殘骸，而是各人齊心協力在製造一部儀器。我在遠處觀察，他們分工合作，各自負責一部份，然後再合併成一部大機器，成品就像一部超巨型吸塵機。他們利用吸塵機把城內所有的雜物在一秒之內便清理完畢，我看得目瞪口呆。

「呢部嘢咩名堂，可以一秒清晒所有嘢，係咩原理？」我飛到他們當中問。

「呢部係淨土機，可以將範圍內嘅地變成淨土，適合我哋居住。」淨土機的其中一位發明者詳細回答：「原理係將範圍內嘅廢物改變佢嘅化學成份變做另一樣嘢，今次我哋選擇將啲廢物變做氧氣。」

「嘩！呢個黑科技嚟，咁勁得唔得㗎？言下之意即係想變乜都得？」我再確認一次。

「無錯，只要你知嗰樣嘢嘅化學成份就得，但唔擔保個成品嘅形狀。」發明者誠懇的回答。

我真的很佩服柯卡族的科技，這樣的發明放在現世界，諾貝爾獎必定是囊中物。

就在我感嘆柯卡族科技的同時，樂蒙和亞旺努已經探索完畢向我匯報結果。

「咁而家清理完現場，大家可以開始起屋，我已經搵到一個好嘅石礦場，你哋可以喺嗰度開鑿啲石頭嚟起屋。」我指着遠處的一座大石山，那裏正是樂蒙和亞旺努探索完得知有水源的地方。

柯卡族人得到指示後便立即動身，我不忘提醒他們：「上面有個湖，我打算引啲湖水入城，咁就唔駛用地下水，所以大家小心啲鑿，鑿穿咗飛翔城就會經歷埋水災。」

聽過我的叮囑後，眾人也再次出發，利用他們的科技，一個下午便把整座大石山掏空，取得所需的石材，甚至還造了一個瀑布，挖了一條河直通飛翔城中心。

「佢哋效率會唔會太高？」我難以置信的問樂蒙和亞旺努。

「如果我哋要做到咁多嘢，全族人一齊都要最少一個月先做得到。」樂蒙認真計算。

亞旺努則由感受出發，驚嘆道：「科技真好，做嘢方便快捷好多，樂蒙，不如我哋都發展吓。」

樂蒙也點頭贊成，我便提議：「咁你哋要帶亞骨多它走先得，如果唔係齋憑你哋，應該有排都搞唔掂。」



「幫手諗諗，我想喺度起返啲公共設施，但佢哋科技咁發達，好多嘢喺屋企用好簡單嘅機器都做到，咁你覺得佢哋缺啲咩要起呢？」我問他倆，希望集思廣益會有好答案。

「好似之前咁，起街市。」亞旺努說。

「但佢哋有啲塊布，一秒就有嘢食整好，無咩需要自己煮。」我反駁。

「唔係，我都認為有需要。」樂蒙提出他的見解：「我哋用返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做賣點，講一齊煮嘢食，加添人情味，我覺得佢哋會接受。」

「都啱，的確可以咁樣sell，一於起街市。另外，我仲諗要起體育館、醫院、學校、泳池、運動場、公園、遊樂場呢啲，發展成一個完美規劃嘅城市。」我將我的想法和盤托出：「我要將飛翔城變做範本，要其他族都跟住佢咁發展。」

「唔好意思，但係救世主大人，你頭先講要起嘅嘢係咩嚟？」樂蒙問。

「咁你都仲要問？一定係啲好嘢嚟。」亞旺努力挺我，但他其實也不甚清楚。

這些建築物在現世界隨處可見，但對異世界的他們來說則全都是新鮮事物，聞所未聞，所以我逐一向他們解釋，並說出用意，甚至即場在地圖上動筆設計，一個完美的城市規劃圖便誕生。

「咁我哋就跟住呢張圖去做，放心交界我哋，我哋會叫埋啲居民一齊幫手。」樂蒙和亞旺努高興的搭着肩說，之後便一縷煙般溜去，我始終不放心，也跟着他們飛去，打算由遠處觀察，適時提供協助。

此時，居民當中突然發生了騷亂，數個人扭打在一起，形成混戰，我見狀便馬上前去阻止，可是他們殺紅了眼，根本聽不到我的勸阻，加上我在身高兩米以上的他們面前根本如同小朋友，他們也沒有留意到我的存在。

「睇嚟要出絕招先得。」我心想，之後拿出之前賣設計圖所得的姆，往天空一撒，天降金錢，扭鬥頓時停止，並變成拾錢大賽。

「聽到我講嘢喇而家？」我站在跪地拾錢的他們當中，顯得高人一等。

「發生乜事？點解打架？」我嚴厲責問。

「啱啱我哋討論緊道門應該點開，有人支持打開，有人支持趟開，有人支持翻開，有人支持旋轉，有人支持傳送，我哋唔知邊樣好，所以就決定勝者話事。」其中一個參與打鬥的人答，其他參與者都點頭。

「吓？」我被這個反智的答案驚呆了，一時之間也說不出話來，老半天才回過神：「點解你哋科技發展得咁先進，但思想會咁弱智？問屋係你哋自己住，道門自己想點整咪點整，點解要統一？人人唔同先有自己個人特色㗎嘛，最緊要係你哋自己覺得無問題就得。仲有，屋入面放啲咩、點擺，都係你哋自己決定，唔駛統一。」

「係嗎，點解我哋諗唔通要爭論呢？好彩有救世主大人。」另一位居民像被打通任督二脈一樣，整個人的思維變得豁然開朗。

解決了這件小事後，他們又再開開心心的一起建屋，他們利用科技的輔助，數十分鐘便能建成一間，而且還是非常完美、設施齊備、以業主為本的理想房子，這就是科技的力量。

至於樂蒙和亞旺努，他們將我的想法對居民重複一次，居民們都十分喜歡，爭相加入，非常順利的招募到十數名居民一同興建公共設施。

飛翔城的重建比我想像中快和順利，而且也朝着我的藍圖發展，我想曬仁鐵士也差不多是時候可以醒來了，於是我聯絡上亞骨多它，命他帶曬仁鐵士來飛翔城，好讓他可以拿個尾彩叨光，亦讓這個新飛翔城能夠得到權威的認可。

「我已經無再對佢用藥，應該好快就醒，一醒咗我就同佢飛過嚟。」亞骨多它匯報，但他卻有一點懷疑：「但咁樣佢真係會肯幫我咗？畢竟我哋將佢嘅心血一把火燒咗……」

「一定會，」我十分肯定的答：「只要佢係一個愛民如子嘅領袖嘅話。」

通話完畢後，我飛向樂蒙和亞旺努處，查看他們的進度，順道檢查成品。

「估唔到個內籠比我設計嘅更好更仔細，你哋真係長大，可以自立門戶喇。」我稱讚道。

「都係救世主大人教得好。」他倆非常懂做人處世之道，十足職場老海鯊，但我卻十分受落，我開始明白為甚麼作為老闆，總會留一、兩個這種人在身邊。

「我問吓你哋，」我朝幫手的柯卡族人發問：「你哋覺得一個國家，應該要提供啲咩設施，會方便你哋生活同發展？」

「一個放錢嘅地方，姆實在佔屋企太多位。」其中一位秒速回答，其他人一呼百應，表示有同感。

「即係要間銀行，但要銀行就要建立一個金融體系，比你哋所想嘅複雜，你哋應付到？」我也有這想法，但一想到之後的功夫便放棄了這念頭。

「我哋無問題，救世主大人你肯教我哋就得。」他們說。

面對群情洶湧，我也不好拒絕，於是答應了他們，並把其中一塊綠化用地改為興建銀行，並將最簡單的金融理念傳授給他們，協助他們建立一個簡單的金融體系，即是存錢、借錢、利率、利息、匯率，畢竟我也只懂得這些。

在重建飛翔城的時間裏，我與居民們拉近了距離，這並非我的計劃，但也可以加以利用。民心是一樣很難得到和掌握的東西，現在我有幸可以擁有，勢必乘着這大好時機，利用群眾壓力逼使曬仁鐵士幫助我。

想不到這一把火放完之後，竟會如此旺我，現在我已經把飛翔城的所有都牢牢握在手裏，雖然曬仁鐵士說打賭取消，但其實有沒有賭約根本不重要，只要我有民心在手，他想不答應也不能。

# 浴火重生

## 浴火重生

一日之內，飛翔城已經接近重建完成，只欠少量民居和公共設施尚未完工，但依今日進度來推測，只要多一個早上便能全部竣工。

「大家，如果間屋起好，今晚就可以返屋企瞓覺，感受吓磚屋嘅好，如果差少少未完成嘅，可以嚟街市過一晚先，有好多空間可以瞓。」我宅心仁厚的說。

豈料有趣的是，全部人也不打算回家睡覺，大夥都打算一起到街市過夜開派對。

「曬仁鐵士大人，」此時我感到身後有很強的怒氣，而民眾也高興的叫嚷：「你醒返喇？我哋好擔心你，多謝你嘅設計，呢個新嘅飛翔城我哋好鍾意，而且有一樣嘢一定要你過嚟親手親眼去揭幕。」

曬仁鐵士看到群眾的熱情，立即把憤怒的樣子收起，露出慈祥的樣子融入到群眾當中，有說有笑。

「果然我無估錯。」我心想，然後會心微笑。

群眾擁着曬仁鐵士到城中心的水池前，着他把一塊蓋着高高建築物的布揭開，這東西並不在我規劃之內，而之前我也留意不到它的存在，我也是頭一遭看到它，所以我也十分好奇。

「要我揭開佢？」曬仁鐵士重複確認，民眾點頭齊心發出「嗯」的聲音。

「咁好喇。」他高興的用力一掀，一個四米高的曬仁鐵士雕像栩栩如生的出現在眼前。

「嘩！」他無修飾、發自真心的叫喊，想不到他們竟然會準備了一個雕像，頓時感激流涕，而人們則圍着他歡呼，我借勢上前飛到他耳邊耳語：「點啊？我將啲功勞都畀晒你，係咪仲要咁嘞咁不滿先？」

他面紅耳赤，不發一言，默默看着自己的雕像和新的飛翔城，享受着群眾的歡呼，良久才回答：「今次係你贏咗，我願賭服輸。」

我以勝利者的姿態笑了，對着他說：「魔法陣其實真係唔需要，但你嘅幫手就真係好重要。見識過你哋嘅科技之後，我覺得妖星根本不足掛齒，有過百種方法可以解除佢嘅威脅。」

「唔可以用科技去解決妖星問題！」曬仁鐵士激動道：「以前葛族已經試過，佢哋嘅科技比我哋仲先進，但佢哋都唔成功，而且仲承受咗好大嘅反噬，從此佢哋就告誡我哋千祈唔好咁做，我哋咁多族都好尊重佢哋嘅嘗試同犧牲，所以唔會重蹈覆轍。」

「係咩咁恐怖？佢哋嗰時係點做？」我忍不住追問。

「我都唔知，好耐之前，應該係上次妖星嚟嘅時候咁上下，嗰時我仲好細個，淨係記得有日葛族嗰面大爆炸，個程度係成個女母都見到聽到感受到，然後成個女母咁多族就一次過毀於一旦。」他憶述時仍然心有餘悸。

「咁誇張？咁勁嘅爆炸，你哋有無見到佢哋點攻擊粒妖星，然後粒妖星點反噬佢哋？咁大件事，應該有好多目擊者，好多人都睇到先係。」我好奇的追問。

他搖搖頭，沒精打采的答：「可惜我哋無人見到，咁大件事，我都想作為其中一個見證者。」

「咁都真係幾可惜，但既然粒妖星真係咁難對付，而且大家都知淨係得魔法陣可以消滅佢，點解真係唔一早搞掂佢，而要拖呢？我真係諗唔明。」我始終不解。

「好多原因嘅，不過最少今次我會幫你，因為你真係令到佢哋滿意。」他微笑並向我伸出拳頭，我也伸出拳頭跟他碰拳。

在一片歡樂中，大家又在街市開了一次派對，慶祝曬仁鐵士和飛翔城浴火重生。派對直至天亮，我也不記得何時結束了，只知道翌日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飛翔城所有建設已經竣工，大家又開開心的生活，科技變成輔助和提升生活質素的工具。

「救世主大人，你醒喇？」亞骨多它第一個迎接我。

「嗯，早晨，已經全部搞掂晒？」我想不到應該說甚麼，便隨口問。

「係，而家大家都好似之前咁，如常過生活，不過大家多咗交流，人人都開朗咗。」他以高興的語調回話，聽得出他是多麼的高興。

我看着飛翔城的人，的確面上多了一抹笑容，整座城感覺沒有以前般陰沉和死氣沉沉。

「不過大家都仲等緊你。」樂蒙不知從何走來，亞旺努也說：「大家等緊你教街市同其他公共設施點用點運作。」

我被他們嚇了一跳，或許是因為柯卡族人太高大，已經習慣了抬頭向上望，對於身材矮小的佐呼族便自然的察覺不到。

好不容易調整好心情，便對他們說：「以為你哋跟咗我咁耐會搞得掂嘍，咁我哋而家搞掂埋啲手尾佢，之後再向下個目的地進發。」

「幫我召集大家去城中心水池等。」我對亞骨多它說，之後又對樂蒙和亞旺努說：「街市你哋好熟喇，交界你哋教。」

對於我的委以重任，他倆既興奮又緊張，為了令他倆放心，我對他倆說：「佢哋咩都唔識，你哋話係就係，無人知你哋啱定錯，最緊要淡定，放膽講啦！」

經過我的鼓勵之後，他倆的表現非常好，柯卡族各人也爭相想做檔主，可是由於檔位有限，最後還是以抽籤決定。

街市處理完後，便到我逐一介紹體育館、醫院、學校、泳池、運動場、公園、遊樂場和銀行。比較複雜的銀行之前已經教了，營運決定交由餐廳老闆負責；醫院交由亞骨多它管理，主要用它的醫療床來醫治病人；學校則交由曬仁鐵士管理，由他安排適合的人選去教授大眾，使柯卡族更先進；而餘下的都只是普通營運，分派了給有興趣的人去做，除了公園免費外，其他全部自負盈虧，大家都很满意。

「好，介紹完又分配完，希望大家鍾意呢個全新嘅飛翔城，我哋喺度嘅使命告一段落，都喺時候走，大家後會有期。」我直接宣布離開的決定，因為妖星變得更接近了，但我還未邀得全部族長幫忙，所以要趕緊出發。

「救世主大人，我想跟埋你哋一齊去，我想喺你身上學多啲現世界嘅科技。」亞骨多它把我叫停，懇求我帶他一起上路。

「好呀，有你喺度應該會順利好多。」我爽快答應，但同時亦擔心曬仁鐵士會不滿，於是我們一起望向他，他簡單的點頭，用眼神示意批准，亞骨多它立即興奮得飛起來，沒錯，他是真的飛起了。

「咁你返去收拾行裝，我哋喺度等你揸飛碟嚟接我哋。」我說完，他使用傳點返回家，而我則跟曬仁鐵士交代最後的事。

「呢啲石幣，喺佐呼族同艾芙族都已經通行緊，暫時你哋可以同佢哋做住生意先，佢哋自己都已經做緊，而女母其他各族遲啲都一定會用石幣，我會令佢流通全女母，成為穩定幣。」我充滿信心的對曬仁鐵士說。

「但你哋真係要咁快走？既然你都知妖星係唔會墜落，點解仲執着要消滅佢呢？留喺度同我哋一齊生活都幾好，大家都好愛戴你。」他嘗試挽留。

我不識趣地拒絕了他，並向他解釋：「妖星消唔消滅到其實唔係最重要，畢竟我知佢對女母影響其實有限，而且都幫咁多族做好晒防備，所以一啲都唔怕。之所以要消滅佢最主要係因為我應承咗人，想遵守承諾，同埋最重要係我想返現世界。」

「過往無一個返得到去現世界，點解你咁有信心？」他問。

「如果人無咗信念，仲點活下去？而且我相信佢哋返唔到去係因為未完成到嚟女母嘅使命，即係消滅妖星，所以只要我成功，咁就一定可以返到去。」我抬頭看着妖星，緊握拳頭道。

他聽到我的解釋後也再沒強行挽留，反而送上祝福：「好，完全明白，我祝你順利消滅妖星，可以成功返到去，我一定會盡力幫你。」

此時，亞骨多它的飛碟飛到我們頭上，於是我便跟曬仁鐵士作最後道別：「多謝你先，我都希望飛翔城係你帶領之下更加進步，亞骨多它都到，我哋係時候要走。」

「你等我一陣，我有啲嘢要畀你。」他到最後一刻還是要叫停我，就像老套的離別劇情一樣，只差未跑來擁着我。

他飛到家裏又再飛回來，手上拿着一個細小的裝置。他把裝置遞給我並說：「呢個係我咁多年對妖星嘅記錄同預測，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接過並道謝後，便與樂蒙和亞旺努乘上飛碟離開，飛翔城的眾人也歡送我們，只是他們很快便在我們眼皮底下消失。

「救世主大人，我哋下一站去邊？」亞骨多它問。

「好問題，我都無idea，一直以嚟我哋都係跟風咁行，無特別目的地，始終我哋都無地圖。」我答

「Idea？咁意思？」他問，我才記起他們不懂英文，那粒萬言丹也是有限制的，只是之前好像又無出現過這問題。

「即係我都無諗法，隨緣，或者最近嘅係咩族？」我完全無頭緒。

他按了一個鍵，一張女母立體投影地圖便出現在駕駛座前，上面詳細標注了各種數據和地名。他撥了一下地圖，放大其中一個位置，然後指着問：「應該加本族最近，係咪去嗰度？」

「好，就去嗰度，反正對我嚟講，最後邊度都係要去，所以分別不大。」我說完後，他便全速前進。

「係呢，」我把玩着曬仁鐵士給我的裝置，始終弄不明白，便問亞骨多它：「呢個裝置應該點開嚟睇？」

「哦，呢個應該係容器七十，可以儲存七十腦力，只要將佢放喺額頭前，你就會睇到入面嘅記憶。」他解釋道。

「咁有趣？試下先。」我照着他的話做，果真在腦內突然多了關於妖星的資訊。我仔細閱讀這些資訊，當中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地方，發生在上一次妖星來襲，葛族攻擊妖星，被妖星反噬時的一段短時間內。

「點解粒哈雷慧星會有一秒跳咗位？」我心裏產生了很大的疑問：「究竟件事真相係點？」

我反複重播這幾秒的片段，但都是毫無頭緒，唯一想到的解釋是片段經過加工。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期間，亞骨多它突然說：「我哋到咗喇。」

「咁快？我哋先啱啱出發。」亞旺努驚奇道。

「睇嚟識飛真係好方便，唔駛兜路。」樂蒙冷靜說，與亞旺努形成善明對比。

我聽到亞骨多它的說話後往外看，這個加本族的村莊非常精緻，房子都是四、五層高，類似村屋的設計，空間十足，而且顏色鮮豔有條理，明顯是有用心設計過。除了房屋外，其他的民生設施也一應俱全，跟現世界的基本無異。

「睇嚟加本族係最接近現世界嘅一個族，驟眼望根本一樣，希望佢哋肯幫手。」我自言自語道。

「我哋喺樹林嗰面降落，之後先入村，咁佢哋戒心會無咁大，而且架飛碟都無咁易畀人發現，容易啲收埋。」亞骨多它提議，我也贊成。

我們把飛碟藏好後，便準備入村。我們先由遠處觀看，加本族的村有點像圍村，有幅略比人高的牆把整條村包圍起來，而入口處有守衛看守，每隔數十米更有瞭望台隨時警戒着，守衛非常森嚴。

「有必要守衛咁森嚴咩？又唔係要打仗。」我吐槽着：「不過原來加本族係史萊姆，難怪要咁多守衛，畢竟史萊姆都係最廢嘅存在。」

「廢？加本族一啲都唔廢，佢哋係最接近葛族嘅一族，雖然論體能比其他族都差好遠，但單憑轉數同

口才，已經足以碾壓除咗葛族以外嘅其他族，甚至令到史拉族做咗佢哋嘅奴隸，即係而家守門口嗰啲。」樂蒙說出來時都語帶恭敬。

「聽講之前咁多族都想滅史拉族，因為佢哋發起女母亂戰，仲召喚妖星，但就係靠當時加本族族長一個舌戰咁多族咁多人，最後拗贏晒全部人，令大家心甘情願放過史拉族，所以史拉族為咗報恩，從此就做咗佢哋嘅奴隸。」亞旺努補充道。

「原來係史拉族，之前瑪瑪露都無同我講得咁詳細，而家我終於知件事係邊個引起。」我終於解開了其中一個謎團。

我們在遠處再觀察了一會，還是未看到任何一個加本族人出現，只有史拉族不斷進進出出。

「我聽過一個傳聞，」亞骨多它神秘的說：「加本族而家已經名存實亡，真正嘅加本族得返幾個人，其他嘅都係史拉族扮。」

「吓？真心咩？如果係咁真係大件事嗰，缺少一個族就發動唔到魔法陣。」樂蒙慌張起來。

「咁咪消滅唔到妖星，拯救唔到女母？我哋全部都要死？唔可以畀呢樣嘢發生！」亞旺努亦恐懼起來，決意要阻止。

「冷靜啲先，傳聞啫，都無人證實到，可能只係有人服侍，自己可以足不出戶，所以先見唔到啫。」我嘗試把事情合理化，但明顯他倆並不買賬。

「好喇好喇，咁我哋一齊去驗證吓，睇吓個傳聞堅定流。」我沒有其他選擇，畢竟我也要請這兩族的族長幫忙。

於是，我們終於踏出樹林，豈料即時便有一枝箭插在我腳前五厘米處，接着便有一個大的史拉族人以時速一百公里滾過來，說了一句：「你哋已經畀我一個人包圍住，鬼鬼祟祟咁，快啲束手就擒。」

「吓？」我表示疑惑，正想吐槽之際，「嘭」！他爆炸了，把自己炸成無數的小塊，有些甚至彈到我們身上，把我們黏住，而每一塊都有自己的意志，真正的把我們包圍了。

「我知你哋想講乜串我，而家咁就無話可說喇？」他怒火中燒，而聲音就像杜比全景聲般，非常震撼。

「冷靜啲，聽我解釋先.....」我本想跟他說明我們的來意和經歷，怎料他一口拒絕：「我無咩好同你哋講，有咩留返同啲悲講，帶走！」

於是他和他的分身便把我們押進村內的大牢，等待他口中的啲悲來臨。

# 暫時停更一排

暫時停更一排

為咗專心新書，異世界都要讓路，妖星都唔飛落女母住。



# 唇舌之爭

## 唇舌之爭

這個大牢與現代的監獄無異，只是柵欄不是用鐵造，而是用鑽石造，而大牢內也設有床鋪、食物販賣機，還有廁格，我想這算是一個豪華的大牢了。

我們在大牢內乾等，不知等了多久，啲悲依然未出現，甚至連除了我們以外的人也看不到半個，大家也有點不耐煩了。

首先發難的是亞旺努，他握着鑽石柵欄用力的搖晃，以他的力量和女母的建築水平，一般的柵欄早就壞了，好一點的也會被搖得鬆了，唯獨這一個柵欄紋風不動，無論亞旺努多用力，鑽石柵欄始終屹立不倒。

「點解呢個大牢咁實淨嘅？點推點搖都唔郁。」亞旺努累得放棄了，直接躺在地上休息。

同時，樂蒙也在研究這座大牢的結構，發現與他們居住的洞穴很類似，基本都是開鑿出來，一體成形，只有這些鑽石柵欄是後天安裝，但卻異常堅固，技術非凡。

「救世主大人，呢度嘅建築技術好似幾好，同我哋之前去過嘅部族完全唔同檔次。」樂蒙讚賞道。

「的確，」我亦毫不吝嗇的稱讚說：「佢哋嘅建築工藝比你哋領先幾十個世紀，啱啱畀佢帶入嚟嗰時經過嘅建築你哋有無留意？呢度同我住嘅現世界相差無幾，係現世界七、八十年代嘅水平。」

此時，一直看着窗外的亞骨多它說：「有一個加本族人騎住一個史拉族嚟緊，後面有好多史拉族跟住，可能佢就係我哋一直等緊嘅啲悲。」

「好，終於肯嚟，一陣一定要說服佢幫手。」我立即充滿鬥志。

數分鐘後，騎着史拉族的加本族人來到我們的牢房前，而剛才一人包圍我們的史拉族凶惡的說：「見到啲悲大人仲唔坐低？你哋高過啲悲大人係咪想作反？」

「坐低？睇嚟呢度興坐低表示恭敬，仲要唔可以坐得高過佢，有趣。」我心想，然後不自覺的嘴角上揚，笑出了一聲「嘻」。

那個史拉族立即把我拖出去，命其他史拉族人堆到我腳下把我推高，然後當着其他人面前讚揚道：「你哋要好似佢咁，見到啲悲大人要笑，咁先係尊重！」

雖然莫名其妙被表揚，但我還是感到高興的，於是嬉皮笑臉、半開玩笑對樂蒙、亞旺努和亞骨多它說：「快啲笑吓啦，唔好死老實咁，佢哋鍾意人笑。」就這樣，他們都勉強擠出笑容，而史拉族也笑了，整個場面仿佛和諧了，緊張感也消退了不少。

誰不知，這只是大戰前的先禮後兵。

勉強擠出的笑容慢慢變成虛假的笑聲，虛假的笑聲又逐漸演化成真心的笑臉，最終成為發自心底真誠的笑顏。

「收！」啲悲突然站起來大喝一聲，史拉族人的笑容立即消失，板起了臉，而我們四人一來不知發生甚麼事，二來也的確反應不及，笑容是僵住了，但也是維持住。

看到我們還有笑容，史拉族們立即彈到我們身上，用重量把我們重重壓在地上，動彈不得。

「喂！我哋咪笑緊囉，做乜事？」我大叫伸冤。

「掌！」啲悲指着我說，然後壓在我身上的史拉族便一人一下的掌我嘴，掌了足足一百下才停下來。

受到這種屈辱，我生氣了，我破口大罵：「可怒也，你呢個茄呢啡竟然咁對我呢個救世主？三分顏色上大紅，唔畀啲顏色你睇都唔得！兄弟，做嘢！」

我一聲令下，樂蒙和亞旺努率先發難，把身上的史拉族人都甩開，然後再替我撥走身上的史拉族。

而亞骨多它也按下腰帶的按鈕，飛行翼彈出，把部份的史拉族彈走後，再飛起把身上剩低的史拉族也甩開。

一輪操作後，我們便與啲悲對峙起來。

「撤！」啲悲說完後，史拉族人便疊起來把出口堵住，自己則騎着史拉族人離開。

「WTF？咁就想走？咪住！」我立即大叫，無視堵門的史拉族衝了過去，坦白說，我以為我會被反彈回來，豈料我竟然真的衝了過去，只是身上留下了黏黏的、滑滑的黏液。

既然衝了過去，我也不再猶疑，立即上前擒殺啲悲。我極速跑到他身後，一躍而起，待他發現的時候，我已經雙手抱着他的身體，慣性與衝擊力把他撲倒了，雙雙倒在地上。

「喂！你……」我本想繼續說下去，但眼前的景像強行把我暫停了，因為這個本應是加本族族長的啲悲，竟然也是黏糊糊的史拉族人，難道亞骨多它聽到的傳聞是真有其事？果然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眼見真正身份敗露，啲悲立即對座騎下指令：「包！」然後座騎便撲上前把我吞進體內。他的身體就是一個大的黏液綜合體，被他吞進肚內的我雖然能看到外面，但我整個人全被他包裹得緊緊的，完全不能動彈，不過有趣的是，我呼吸依然順暢，丁點的黏液也沒有隨着呼吸吸進體內。

他帶着我一直爬，我就像被鎖在一個流動監獄一樣遊街示眾，沿途的史拉族看到我也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我雖然沒有犯事——最少我自己是這樣認為——但確實也有點不是味兒，真的想挖個洞把自己藏起來。

就這樣爬了十數分鐘後，他終於在一座府邸前停了下來。這座底邸有個氣派的前庭，由大閘走到大門前會經過花園和噴水池，而且花園種有不同的花草樹木，可以四季常開。至於大宅則是佔地很大的一層平房，但外觀上與禮賓府相約，只是面積比它大上好幾倍。

很快，大宅內又出來了十數個史拉族人迎接我們，我一直被帶到大門前才被吐出來，然後被運到大宅內的會書房坐下來，而坐在書桌另一面的，正正是啲悲。

「喂，你想點？運我到咁遠又係見返你，有咩啫啫當面講埋唔得咩？你呢個可惡嘅史拉族！」我不滿

的道。

他聽到後大笑起來，笑了好一陣子才靜下來，然後對我說：「唔好意思，啱啱個分身對你咁粗暴，我代佢同你道歉。啱啱個係我嘅史拉族分身，而你面前見到嘅呢個我係真真正正嘅加本族族長啲悲。我之所以接待你過嚟，係因為你一望就同其他人唔同，唔係女母嘅人，我諗你係現世界嚟、七十幾年先出現一次嘅救世主，我有無估錯？」

我對眼前自稱為「加本族」的啲悲始終有點戒心，畢竟剛剛才被一個假扮的騙了一次，天知道這個是不是又是史拉族假扮的，所以我說話有點保留：「既然你知我係邊個，仲咁對我？」

「你嚟得，都係想我犧牲自己，用魔法陣消滅粒妖星，我有無估錯？」啲悲推敲道。

「吓？乜犧牲你可以發動魔法陣消滅妖星？我第一次聽，咁就靠你喇，早啲搞掂我早啲返自己世界。」我詐傻扮懵說。

「哈哈，乜你唔知？見你有有佐呼族同柯卡族跟班，以為佢哋嘅族長有同你講，咁睇嚟佢哋都貪生怕死，唔願意犧牲自己救返其他人，咁個魔法陣永遠唔會發動到。」啲悲說。

「Shit，畀佢擺咗一道，咁好難兜返去叫佢幫拖。」我心想，口卻回答：「雖然個魔法陣發動唔到，但都仲有其他辦法嘅。」

啲悲聽到後有點好奇便問：「喔？仲會有啲咩辦法？願聞其詳。」

「可以用科技去打爆粒妖星。」我隨口答：「以而家嘅科技，整枝飛彈射過去將佢打碎，然後佢嘅碎片經過同大氣層摩擦燃燒，無咩幾多會落到嚟女母，非常安全。」

「呢個方法唔可行，以前已經試過，之後嘅反饋太可怕，係毀天滅地，直接將女母變成煉獄！」啲悲反應很大，若非親歷其境絕不能造得出這種反應。

不過我還是故意問：「你親眼見過？成個過程係點嘍？我想知多啲，可能係中間有啲嘢出錯咗先會咁。」

啲悲聽到後臉色一沉，語帶威脅的對我說：「有啲嘢你唔知好過知，你知得嘅嘢之前嘅族長都應該講過你知，其他嘅即使你係救世主都唔知得，否則後果自負。」

根據目前形勢，看來也是問不出當初事件的全貌，片段的一秒剪接位之謎只好押後再解，於是我立即將話題重新轉移到魔法陣上：「咁用科技唔得，即係要用返魔法陣，其實係點樣操作？點解要犧牲？」

「魔法陣係傳說，無可能會完成到。」啲悲悲觀的說：「先唔講要犧牲幾個族族長嘅命，而家史拉族已經名存實亡，無咗族長好耐，佢哋最後一任嘅族長已經為發起女母亂戰付出咗代價，從此之後史拉族變咗流亡一族，被各族趕盡殺絕，族人都越嚟越少，直至我哋族幫手說服其他族放過佢哋，佢哋先得以苟延殘喘，而佢哋嘅文化同文明已經係不斷嘅躲避中消失殆盡，所以召喚魔法陣係無可能實現嘅事。」

「吓？咁之前嘅努力咪即係白費？」我衝口而出，也顧不上我的謊言會被識破。

「之前嘅努力？唔通你已經說服咗其他族嘅族長？」啲悲非常敏銳，抓住了我的大意失言，續說：「就算其他族長肯幫，我都肯幫，最後都係發動唔到，就係咁。」

「咁真係只有炸咗佢呢個辦法。」我心意更加堅定。

「為咗成個女母好，我會阻止你。」啲悲堅決的說。

與他硬碰硬絕不明智，於是我嘗試說服他：「你知唔知每次妖星嚟，對其他族造成幾大嘅傷害？又水災又地震，咁天然災害都有。而今次唔只係經過咁簡單，仲會墜落，係一次世界末日！如果你真係為女母着想，好應該消滅佢。」

啲悲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着我說：「妖星會墜落？荒謬！咁多年以嚟，妖星都沿住固有軌道飛，完全無誤差，會跌落嚟絕對係無稽之談！」

「睇嚟你知道好多嘢，同其他族完全唔同。既然你知妖星唔會跌落嚟而係只會經過，但每次都引發咁多天災，點解唔幫手消滅佢一勞永逸？」我再遊說啲悲幫忙。

啲悲重申自己的立場：「絕對無可能。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夾硬妖星帶嚟嘅傷害，所以我先要阻止你。點解我咁致力令我哋加本族有屋有樓？點解我哋要離開海邊湖邊同森林，令到生活咁不便，咁缺天然資源？我哋係無可能同大自然抗衡，唯有適應、迎合同應對先可以生存到。你哋唔係有句名言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咩？我從前都係諗住征服，聽完呢句之後我就變成適應。」

不能否認，啲悲的一席話令我如夢初醒，現世界有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天災不停發生，他們都是選擇改變自己與天災共存，而不是改變它，畢竟我們的確改變不了大自然。

「所以你哋嘅建築先咁似現世界，係前任救世主設計嘅？」我問。

「係，而且經史拉族嘅工匠改進之後，比現世界嘅更穩固。」啲悲自豪的說。

「咁既然你有咁嘅能力，點解唔教埋同幫埋其他族？大家一齊安然渡過危機唔係更好咩？」我忍不住問，因為我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只是，我犯錯了，忽略了不是人人也願意放低尊嚴成為受助者。

啲悲嘆氣說：「我試過，但失敗咗。佢哋唔聽唔信唔改變，淨係信古老嘅傳說同魔法陣。我都無計可施，只好保住自己一族。」

此刻我慶幸自己已經幫助他們興建了能基本防禦天災的房屋，可是要在天災中完全零傷害恐怕是無可能，特別是我根本不清楚各族的地理位置會有甚麼天災，以及嚴重程度，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找到一個完全不受影響的地方安頓好他們。

「言下之意，你呢度係唔受任何天災影響？」我試探性的問。

「會有少少，但唔會係滅頂程度，只有輕微損傷。」啲悲誠實回答。

聽到這答案後我便放心了，我嘴角上揚，大膽提議：「叫佢哋搬晒過嚟住就搞掂喇。」

啲悲好像一早已猜到我的詭計，我話音未落便回絕了我，並加以解釋：「一，除咗艾芙族會四處流浪之外，其他都唔會放棄自己族地，嗰個地方就代表佢哋族，離開咗佢哋就唔係佢哋。二，由於艾芙族四處流浪，所以都搵佢哋唔到。三，呢度都無咁多地方可以住晒咁多人。四，各族只要靠得太近，一定會有事發生，女母亂戰就係一個好例子。」

我聽後就是不服，所以我毫不退讓，逐點反駁：「一，只要有合理原因同我出口，佢哋一定肯搬。二，艾芙族我知佢哋所在之處。三，只要規劃好，以呢塊地嚟計，絕對可以住晒所有人。四，訂好規矩，各族和平融洽平等相處，就唔會有紛爭。」

「天真，我係唔會容許，而且你都無咁多時間。」啲悲嚴厲的說。

「你呢度大部份都係史拉族，而且我留意到你哋同其他族唔同，你哋已經有自己嘅經濟系統，即係話由市場話事，金錢掛帥，唔到你干預。」我嚇唬道。

啲悲不慌不忙的說：「你認為邊個決定錢嘅價值？你認為邊個有最多嘅錢？」

「完全唔重要，」我用不知哪裏來的自信的笑道：「既然你哋有金錢概念，只要我用第二種貨幣取代到你現行貨幣就得。」

「哈，理論上可行，理想上好完美，操作上好難，實際上無可能。你呢個救世主真係好天真好幼稚，睇嚟都要等下一個出現。」啲悲不留情面道。

我沒有回答，只是冷冷一笑就轉身離開，在踏出門口一刻停住了，轉身對啲悲說：「仲有，我啲同伴，你精就快啲放返佢哋。」

「憑咩？」啲悲再次回絕我。

「無所謂，我都係禮貌上循例同你講聲。」我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門口的史拉族因為沒有啲悲的命令，所以沒有加以阻撓，安靜站着目送我離開。

雖然和啲悲的談判破裂，但最少我已經清楚魔法陣是永遠無可能再發動，只有用科技去消滅它，或者適應它這兩種方法。不過已經不只一個人說用科技會帶來嚴重的反饋，後果會毀天滅地，到底事實是甚麼？我始終覺得和那一秒的跳格有關，但跳格的秘密又是甚麼呢？

另外，要推翻啲悲對這條村的控制，便要運用到我的石幣，但應該如何將石幣打入這個封閉的市場？如何改變人們的習慣，放棄本身的貨幣，擁抱我的石幣呢？真令人頭痛。

除此之外，有另一個更令我頭痛的事情，就是我沿着被送來的路往回走，但始終都找不到大牢，只是不停的回到那座府邸前，難道是鬼打牆？

# 禍從口入

禍從口入

對於遍尋不獲的大牢，最好的辦法便是問路，正所謂「路在口邊」，問一下一定問到個方向來。

我望向四周，路上路人很多，但每個人都迴避我的眼神，不與我有眼神接觸，一時之間我都不知找何人入手才好。

既然路人不行，那只好找店鋪老闆好了，他們總不會不做生意趕客吧？

於是我找到一間應該是酒吧的店，畢竟古今中外，要打聽消息，找酒吧總沒錯。這間酒吧裝潢有如西部牛仔電影裏龍蛇混雜的酒吧，四面牆掛滿不同的相片，全都是同是一個加本族人與不同種族的顧客的合照，可是當中唯獨沒有史拉族。

「果然係戰犯，去到邊都唔受歡迎。」我心想：「不過史拉族喺啲悲嘅幫助下，喺度的確生活得唔錯，仲頂咗呢間bar嚟做。」我直接坐在吧枱上與老闆展開對話：「老闆，唔該一杯snowball。」

「史撈波？咩嚟？我哋鋪無啲咁嘅嘢賣，你自己睇餐牌。」語畢，老闆便吐了一份餐牌出來，我看着這份黏黏的餐牌，只好硬着頭皮打開來看。

翻了數頁後我便合上它，直接跟老闆說：「畀你哋嘅招牌菜我。」

不用懷疑，與飛翔城不同，這份餐牌沒有圖片，我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所以我只好果斷放棄。

「招牌菜？」老闆再三確認。

「係，招牌菜，唔該。」我肯定的說。

於是老闆便埋頭苦幹，不用一分鐘便端上了一杯淺綠色，不斷冒泡冒煙的「飲品」，然後說：「我哋嘅招牌菜——史拉湯，請慢用。」

看着這杯噁心得有如胃酸的湯，我立即反胃，根本沒有喝下去的勇氣，可是不喝又不能與老闆開始對話，於是我鼓起勇氣拿起它，緊閉雙眼，屏住呼吸，也顧不上先試味，而是立即一飲而盡。

「咦？」我竟然開始反芻、回味，這杯史拉湯出乎意料地美味。

「好好味喎老闆，果然係招牌菜。」我立即大讚。

「飲完好走，呢杯當我請你，唔好再嚟，快啲離開呢度，呢度唔係你應該嚟嘅地方。」老闆奇怪的警告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立即追問，而他也說出原委。

「喺呢條村入面，除咗葛族同啲悲之外，其他人都係奴隸，只要一踏入嚟就註定咗你嘅命運，而家啲悲應該係畀你係救世主，所以畀次機會你離開，你仲唔走嘅話，下場就會同你嘅同伴一樣。」老闆認真的說，憑他的語氣我肯定他並非說謊，而他提到我的同伴，證明他有見到過他們，很有可能知道他們的去向。

「多謝你提醒，不過我係唔會走，一嚟我要救返我嘅同伴，二嚟我要推翻啲悲。我想問你知唔知大牢點去？我兜嚟兜去都去唔返。」我多謝老闆的善意提醒，同時追問同伴的下落。

「慳返啲氣力快啲離開呢條村好過，你嘅同伴恐怕已經畀佢變晒做奴隸，你呢世都唔會見得返佢哋。」老闆平淡的說，就像已經習慣了一樣。

我未等他說下去便衝口而出道：「佢哋一定唔會做佢嘅奴隸，佢哋係我嘅同伴，唔會肯跟第二個！」

老闆冷笑一聲，然後傷感的說：「曾經我都係咁諗，最後都係變成而家咁，所有啲呢條村嘅人都會成為佢嘅奴隸。」

「我一定唔會做佢嘅奴隸！我一定會救返佢哋！我一定會推翻佢！」我意志堅定的說。

「我都想你成功，但從來無人成功過，你唔會敵得過佢嘅魔法，你啲呢條村越耐，你受佢魔法嘅影響就越耐，逐漸你就會變成佢嘅奴隸而不自知，到你意識到自己變咗佢嘅奴隸嗰陣時，已經係不可逆，就好似我同我嘅朋友咁。」老闆看着牆上的相片感傷的說。

「放心，我一定會救返你哋，快啲講我知點先去到大牢先。」我着急的問。

老闆看到我死不放棄，於是說：「要啲呢條鑊嘉村去到想去嘅地方，一定要跟住路牌行，唔可以憑記憶，因為呢條村係會食人。」

「食人？」我被老闆的形容逗笑了，一條村作為死物又怎會吃人？

「老闆你真幽默，anyway，多謝你，我會救返我嘅同伴，同埋救埋呢條村。」我道謝後在袋裏拿出兩個石幣給老闆並說：「呢啲錢夠埋單有突，唔駛找，成個女母而家有超過一半嘅村都流通緊，遲啲會變成個女母唯一合法嘅流通貨幣，好好保管住。」

說完我便離開酒吧，打算沿着路牌指示走，可是一看路牌才想起我根本不懂這裏的文字，只好轉身回到酒吧內問老闆，可是一轉身我便碰壁了，我指的是真正物理上的碰壁，上一秒還在我身後的酒吧竟然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憑空消失了。

「莫非我啱啱去咗幽靈酒吧？」我想着想着，不禁打了個哆嗦。

幾經艱苦，終於由其他史拉族的口中問到了大牢的寫法，跟着路牌左穿右插之後，終於看到了熟悉的大牢。門前守衛不多，戒備並不森嚴，我輕而易舉便突破了他們的防守，直搗黃龍到達關着樂蒙、亞旺努和亞骨多它的牢房前。

「喂，我嚟救你哋喇。」我拿出在史拉族守衛身上搶過來的鑰匙打開牢房，然後對他們說：「好彩你哋仲未變做啲悲嘅奴隸，嚟，我哋快啲走，我要你哋幫手，一齊推翻啲悲拯救鑊嘉村同女母。」

說完我轉身便跑，但數步後我便停下來，因為我聽不到後面有腳步聲跟着，而且他們三個始終都低着頭，難道.....

「咁係無可能發生嘅事嚟！一定係佢哋驚得滯唔敢走啫。」我再次返回牢房，捉着他們的手帶他們出來，可是手感變得不同了，正常握下去因為有骨頭的關係，應該會硬邦邦的，但現在握下去卻是軟綿

綿，就像.....就像握着鬼口水一樣。

「你班可惡嘅史拉族，以為外表似佢哋我就分唔出咩？你哋將我嘅同伴收埋咗喺邊度？」我怒不可遏，誓要救出他們。

「啊.....啊.....啊.....」他們不斷嘶叫，但無一個字我是聽得明白的，可是憑他們的語氣、動作和流質的面容表情來看，他們好像在對我哭訴、求救和澄清。

此時的我突然閃過一個恐怖的想法：「老闆話成條村嘅人都係啲悲嘅奴隸，老闆啲相入面有除咗史拉族外嘅唔同種族，佢又話自己以前都覺得唔會變做啲悲嘅奴隸，而入到村就淨係得史拉族無其他種族，咁啱史拉族就係奴隸嘅存在，唔通啲悲可以將其他人變做史拉族？史拉族係人造人？咁老闆嘅相同說話好似就講得通，而且我眼前呢三個史拉族.....莫非真係佢哋？」

我一時之間接受不了這個現實，絕望的大叫，整個人都崩潰了。

不過我知道我要振作，如果根據老闆的說話反向推論的話，當他們未完全變成史拉族前是可逆的，只是我不知道方法而已，老闆或者會知道方法，無錯，我要帶他們找老闆求助。

我找了一架木頭車，把他們都搬上去載走，但是我要怎樣才找到老闆？我又不曉得這裏的文字，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跑。

「條村會食人，即係咩意思？點解轉個頭酒吧入口就變咗做幅牆？」我百思不得其解，走着走着就走到村的邊界，即是圍牆。

「唔通條村係迷宮？但迷宮又點會識郁，除非係移動迷宮！」無錯，我想起了那本書和那套電影，但這裏有一點不同，它不會關閉再移動，它是無時無刻都在移動，只是我看不到罷了。

既然這條村會移動，那一切都說得通了，但它的移動有規律嗎？對我找到老闆有幫助嗎？當我看着它時它便不會動，那我一直看着它不就可以了嗎？

我將亞骨多它身上的飛行腰帶綁在木頭車上，然後一行四人連人帶車飛到半空，好讓我能俯瞰整條村，尋找酒吧的蹤跡，可是我在半空盤旋了一會，始終找不到酒吧，其中還有兩次我走了神沒有盯着村子，它即時變身，害我又要從新開始找一次。

「啊.....啊.....救.....救世主大.....人，你返咗嚟救.....救我哋喇。」從我身後傳來的「啊.....啊.....」聲竟然慢慢變了一句我聽得懂的完整句子，我開心得立即轉身，只見他們三人身上的黏液褪去了不少，露出了原來的身影。

「原來係咁，我明喇，難怪會叫我快啲離開條村。」我恍然大悟，既高興又好奇的問：「歡迎你哋返嚟，我好掛住你哋，你哋記唔記得我走咗之後發生過咩事？」

樂蒙甩走身上殘餘的黏液後說：「你走咗之後，我哋再同史拉族守衛打咗陣，但最後都係畀佢哋制伏咗，然後佢哋餵咗啲淺綠色冒晒煙嘅嘢畀我哋飲，估唔到出奇地好味，然後嘅事我就無晒記憶。」

「綠色冒煙飲品？仲要好好味？咁似我啱啱飲個杯嘅，唔通老闆.....」我聽到樂蒙的憶述，不禁心寒起來。



「係呀，之後就唔知發生咩事，一直到而家見返救世主大人，你帶我哋飛上天先清醒返。」亞旺努力證樂蒙沒有說謊。

亞骨多它似乎明白了甚麼，總結說：「我覺得我哋係飲咗嗰杯嘢之後變緊史拉族，後尾因為救世主大人出手幫助，我哋先可以還原。」

「點都好，最緊要你哋無事，啱啱發生咗好多事，我亦都知咗一啲關於呢條村嘅嘢，不過有一部份係我自己估，但見到你哋嘅情況，我諗我估得都八九不離十。」我將之前的經歷、和啲悲及酒吧老闆的對話內容轉述一次，然後對他們說：「我哋一直以嚟都畀人呃咗，我哋要反擊，要推翻啲悲，我有一個計劃。」我告訴他們我的計劃。

「要推翻啲悲再買起成條村，好似好高難度，而且我哋逗留耐咗又會變史拉族，未必次次都咁好彩救得返。」亞骨多它率先提出疑慮。

「我同意佢嘅講法，我哋面對太多風險，例如史拉族會攻擊我哋，我哋又有機會被變成史拉族，同埋要買起條村都好貴。」樂蒙也分析說。

亞旺努也開腔，不過他今次不是支持樂蒙，而是站在我的一方替我說話：「你哋諗吓，救世主大人同我哋留喺條村嘅時間係一樣，而且佢都有飲嗰杯嘢，但佢無變異嗰，所以我相信一定有方法破解。而且聽救世主大人咁講，史拉族人都係忍氣吞聲、不服啲悲嘅管治，都想推翻佢，我哋聯合埋呢班人就無問題。至於買起條村，我哋一路以嚟儲埋咁多石幣，無問題嘅。總之我信救世主大人，最起碼一路以嚟佢都無錯過，佢都將所有困難順利解決到。」

聽過亞旺努的一番肺腑之言，樂蒙和亞骨多它也被感動，答應一起作戰。

「具體應該點操作？」樂蒙立即變得積極。

「我哋要經濟侵略佢哋，令石幣變國際通用貨幣，任何貨幣都以石幣為度量衡，咁我哋就有本錢去買起條村。」我向眾人解釋。

「咁點集結啲有異心嘅史拉族人一齊行動？」亞骨多它也發問。

我即時回答：「通街都係想推翻佢嘅人，佢哋只係敢怒不敢言，只要有人揭竿起義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畢竟佢哋都係被逼變成奴隸。」

「咁我哋唔駛等，即刻行動喇！」亞旺努急不及待想要報仇。

「冷靜啲先，」我立即制止他，然後說：「我哋都要搵個喺史拉族入面有民望嘅人幫手先得，佢一句勝過我哋幾百句。」

「咁係邊個？」他們三人異口同聲問。

「之前救我一命嘅酒吧老闆。其他人都唔敢理我，但佢無所畏懼咁招呼我，我相信佢係有返咁上下地位先敢咁做。」我說得頭頭是道。

「之不過，」我話鋒一轉，說了一個頗洩氣的重點：「成條村係咁郁，我搵佢唔到。」

# 目定口呆

## 目定口呆

「任何移動都會有規律，始終條村係死物唔係生物，一定係由機器控制佢郁，所以點都會有規律，唔會隨機。」亞骨多它不愧是來自高科技的種族，說起科技方面的知識總是有板有眼，很能令人信服。

「當你觀察佢嘅時候先知佢係郁成點，唔觀察嘅時候你係唔知，咁就有啲似你哋現世界嘅『薛丁格的貓』，係量子力學嘅範圍。」亞骨多它續說。

「咁即係點？我完全唔明。」我被他說得糊裏糊塗。

「即係我哋好似而家咁，搵一個人高高在上咁俯視，再指揮其他人行動，咁佢就唔會有任何移動，我哋就唔駛咩時間研究佢移動嘅規律。」亞骨多它提議。

「又好似幾有道理，咁呢個咁重要嘅崗位一於就交界你，樂蒙、亞旺努，我哋落去搵酒吧老闆，再拉攏史拉族人。」我指揮大局，立即分配工作，然後再次回到鑊嘉村。

臨行動前，亞骨多它再三提醒我們要聽他指示，不要相信眼前所見的事物，然後分派了每人一個通訊用天線，只要把插頭插入身體，不管哪一部份，都能隨時隨地通訊。

「Testing，大家聽唔聽到？」我測量試了通訊天線的性能，其他人也聽得很清楚，沒有任何問題，於是我們便正式行動。

我們跑到村的一角，方便躲開守衛之餘，又可以方便我們三人分頭搜索不重複。

「而家條村無郁，你哋可以分頭去搵。記住，酒吧係木製建築，雖然呢條村有一半都係木屋，但都已經搵少咗一半。另外留意返，守衛暫時喺你哋嘅對角，到時我會再教你哋點避開。」亞骨多它在高空說。

亞骨多它說完後，我們便兵分三路出發，亞旺努選了上路，樂蒙走中路，我則行下路。

我沿路一直走，視線始終沒有離開建築物，雖說空中有亞骨多它觀看確保村子不會動，但我還是選擇謹慎行事，不過沿途始終沒有看到酒吧的蹤影，走到尾後便選另一條街截返。

走着走着，通訊天線傳來了亞旺努的聲音：「我搵到喇！我而家喺轉彎個度。」

我和樂蒙聽到後立即飛奔過去，可是一會後通訊天線再次傳出聲音，這次是樂蒙：「轉彎即係邊度？我唔見嘅。」

雖然我未到達，但聽到後便立即跟亞骨多它說：「亞骨多它，導一導航。」

此時亞骨多它才如夢初醒，立即指揮說：「你哋而家一直向前行，去到圍牆轉右再直行，第三個街口轉右入去再轉左行就見到。」

我們跟着指示走，總算看到酒吧，而亞旺努已經在店內，可是老闆則不在。

「老闆人呢？」雖然我知道無人可以給我答案，但我還是衝口而出。

亞旺努也很盡責的回答：「我入嚟嗰時已經無人喺度。」

我在店內走了一圈，確保無走錯地方，連我剛才用作結帳的石幣都依然在吧枱上。

樂蒙也四處查看，忽然在吧枱入口大嚷：「你哋嚟呢度睇吓，個門鎖打開咗，但變到好鬆，似乎係有人強行推開造成，老闆係咪畀啲悲捉走咗？」

我越想越不安，樂蒙的推斷或許正確，畢竟老闆幫了我，又說出了鑊嘉村的秘密，這些在啲悲眼內都是叛國的行為，被抓甚至被滅口也不是沒可能。如果這是真的話，我們便要加快腳步，趁他未遇害之前便要把他救出來。

「注意，史拉族守衛喺門口埋伏好，有嘅話你哋最好由後門走。」亞骨多它在高空掌控全局，好讓我們能全身而退。

「後門呢面。」樂蒙很快便找到出口。

「亞骨多它，教我哋點樣去到大牢，我估老闆都係畀佢哋捉咗去嗰度。」我說。

「我知大牢喺邊，我啱啱經過，跟我嚟。」亞旺努說完便走上前帶路，而在門外埋伏的守衛依然在原地候命。

「前面轉左就係。」亞旺努指着前面說。

「唔係轉左，直行再轉右先啱。」此時亞骨多它竟然與亞旺努持相反意見：「老闆唔喺大牢度，佢喺嗰個好大概府邸度，我啱啱見到。」

只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啲悲的大本營，想不到兜兜轉轉，又要回去那個鬼地方。

我們一行三人，按照亞骨多它的指示順利抵達府邸。府邸中門大開，一個守衛也沒有，我憑着記憶，一口氣衝到啲悲的書房，但他卻不在裏面。

「我哋分頭搵，佢一……」我話未說完，書櫃便傳來「吶……喔……啊……呀……」的怪叫聲，我們循聲走去，發覺書櫃是一活門，推開後竟是一條往下走的樓梯，樓梯漆黑一片、深不見底，我們為了安全並未進內，而是選擇把門關上，在外等待。

大概等了半小時，啲悲從書櫃後走出來，我們立刻蜂擁而上把他制伏，他反應不及只好束手就擒。當我想把他綁起之際，書櫃傳來一把聲制止我。

「老闆？」我轉身一看，赫然發現老闆安然無恙的走出來，我高興的說：「你無事就好，喺酒吧見你唔到幾驚你出事，我哋特登嚟救你。」

「多謝你哋嘅好心，不過呢度我一向自出自入，唔會有事。」老闆平淡的說：「你快啲放咗佢先。」

「放咗佢？」樂蒙反問。

「唔得，我哋要推翻佢救返成條村！」亞旺努熱血的說。

「係囉，難得我哋捉到佢，點可以話放就放，我哋要解放成條村，等大家有好生活唔駛擔驚受怕。」我也拒絕放人。

「啲吉，睇吓你講咗啲乜誤導咗人，我喺喺都話你咁表達實出事。」啲悲抱怨道。

啲吉？那是老闆的名字嗎？他們怎會看似這麼熟稔？老闆不是恨啲悲把他的伙伴都變成史拉族嗎？

「兄，我諗住咁講完佢會怕就會走，點知佢諗嘢咁極端先得嘍.....」老闆，即是啲吉無奈道。

我被他倆弄糊塗了，一時之間弄不清發生甚麼事，樂蒙和亞旺努也一樣，頭上滿佈問號，而啲悲亦趁大家鬆懈的一刻掙脫了。

「兄？誤導？咩呀？你哋夾埋嘅？好亂呀.....」我感覺到受騙和被背叛。

「你聽我解釋，」啲吉試圖安撫我：「我講嘅嘢係事實，而兄同你講嘅嘢都係事實，我哋都無呃你。我又好，我啲同伴又好，你哋都好，大家之所以會變成史拉族，都係因為佢嘅魔法，係史拉族嘅咀咒，所以呢啲魔法係佢控制唔到，自然發出嘅，佢練咗咁多年都只係控制到魔法嘅劑量，但始終去唔到零，所以成條村嘅人先變晒史拉族，除非有兄嘅解藥，否則違抗唔到佢嘅命令，永遠係佢嘅奴隸。」

「喂，而家成件事又唔同晒，一時一樣，邊樣先真？佢有解藥咁係咪全村人都已經飲晒？」我逐漸找不到翻啲悲的理由。

「我做唔到全村人都畀晒解藥，因為每變一百個我先有一個解藥，永遠無可能畀晒所有人。」啲悲內疚的說。

「咁又話完全變晒之後會知自己變咗佢奴隸？無解藥點知自己係奴隸？」我始終不能相信，嘗試找出他們自相矛盾的地方以推翻他們。

很遺憾，我始終找不到，每個矛盾位他們都能毫無破綻的自圓其說。

「完全變晒之後，你係會有返自我意識，但只要兄一下令，你身體就會自動去執行佢嘅命令，控制唔到自己，就好似你嘅身體畀第二個人佔領咗咁，但你意識係清醒，只係個身體唔屬於你。」啲吉解釋。

「其實我都唔想將你哋變做史拉族，所以我先趕你哋走，同埋唔畀其他族嘅人嚟。」啲悲委屈的說。

聽到後我反應很大，激動道：「咁即係你之前同我講嘅都係大話？你從來無試過搵其他族過嚟一齊住，而係作咗幾個好似好合理實際係無稽嘅原因打發我走？」

「唔係咁嘍！兄有試過，我酒吧啲相就係好例子，只不過最後大家都.....」啲吉越說越細聲，而且隱約聽得出他的確傷心欲絕。

我大概猜想到結果，正陷於兩難之際，樂蒙終於開口：「其實係可以照嚟，唔會有問題。」

亞旺努也說：「係呀係呀，睇吓我哋就知，我哋都回復原狀。」

而在通訊天線的另一端，亞骨多它也給出了一個計算結果：「我睇返啱啱嘅飛行數據，再綜合各種環境數據，計算得出只要垂直距離五十米，水平距離一百米，咁就可以唔受啲悲嘅魔法影響。」

「即係我哋喺一百米外嘅地方起樓建村，咁就無問題喇。」我再次看到曙光。

「唔講唔覺，你哋點解會無變做史拉族？乜呢個咀咒係有破解方法？」啲悲喜上眉梢。

「有呀有呀，救世主大人就係咁救返我哋。」亞旺努搶答。

「的而且確，我哋飛到上一定高度之後，身上嘅黏液就開始甩，我哋都開始有返意識，而根據我哋嘅另一位伙伴嘅計算，只要離地五十米就得。」樂蒙維持睿智的形像，說得頭頭是道。

「我哋嘅伙伴啱啱已經計算過你魔法影響嘅範圍，我哋只要喺你半徑一百米外就無問題，其實你個圍村範圍就係啱啱好，不過你要喺正正中心咁解。」我解釋說。

「咁就太好喇兄，我哋可以幫到其他族。」啲吉開心的說。

「嗯.....如果係真就實在係太好喇，咁救世主大人你哋快啲叫佢哋嚟，時日無多，我就叫我啲村民幫手起屋迎接你哋。」啲悲也積極起來。

「咁樣唔係唔得，但咁短時間起條村，你哋應付到？個成本都好大，真係得咩？」我有點懷疑。

「以我哋條村嘅勞動力，畀十二日，唔係，十日時間就得，畀十日我哋，就可以起到一個住得落成個女母嘅村出嚟。」啲吉非常肯定的道。

十日？確實令我有點匪夷所思，就像騙案一樣，但我在女母已經見證過很多不同的匪夷所思，所以我還是接受了。

「但我有一個條件。」我說：「成條村要由我設計規劃，因為我最清楚各族需要點嘅環境同住屋需求，另外樂蒙同亞旺努做總工程師，負責成個工程，所有嘢由佢哋最後決定，佢哋跟我最耐，參與晒咁多族嘅建設，好清楚每族需要啲乜。」

啲悲和啲吉討論了一會後便答應了。

一番討論過後，我們雙方都訂定了「十日計劃」，十日後便會有足夠整個女母人住的村建成，而我也十日時間把其他族的人帶過來，坦白說，有亞骨多它的協助，這根本不是問題。

就這樣，我們分頭行事，約定十日後再見。

# 應許之地

## 應許之地

翌日出發前，我最後一次與啲悲討論，選好了地址，畫好了設計圖，留下了樂蒙和亞旺努當總工程師，之後便開始我與亞骨多它的十日之旅。

我們依序拜訪了佐呼族、艾芙族和柯卡族，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夾道歡迎我們，而且只要是我說的話，他們都很願意聽從，整個遊說過程異常順利，連我也有點意外。

當然，其中也有少數問題需要解決，當中佔最多數的問題是財產問題。他們離鄉別井到全新的地方居住，之前累積的財富和購入的房屋很難、甚至不能帶走，於是有部份人堅持不走，我只好祭出前所未有的大優惠，承諾他們的房屋能一換一，財產亦有銀行能存款，他們才願意跟着我們到應許之地。

不消七日，我們便帶着其他族的全部人一起回到鑊嘉村，而興建中的新村也已經有雛形，為了確保品質和趕上進度，我安頓好他們後便去協助建設，而各族的人也紛紛過來幫忙，結果新村比原定竣工之日早了兩天。

「多謝大家鼎力相助，呢條新村先可以咁快完成。呢條村係咁多族合作嘅證明，證明大家係可以共融，我想幫呢條村起個名去紀念呢件事，叫做飛迅村，大家覺得點？」我站在中央講台大聲說，台下的人都熱血沸騰，不斷叫好，不過只要是我說，他們的反應也是一樣。

我說完之後，作為地主的啲悲也上台演講：「歡迎咁多位女母的人民，我代表加本族同史拉族歡迎你哋。以後呢度就係你哋嘅新家園，希望大家都吸收到前人經驗，可以好好相處。呢條村我哋都根據你哋各自嘅特性分開咗幾個部份，入面嘅設計同你哋本身住緊嘅近乎一致，盡量減少你哋思鄉嘅情緒，希望你哋可以住得開心。」

啲悲說完後，樂蒙和亞旺努以及亞骨多它分別帶着他們的部族到屬於自己的領地安頓，而我則領着艾芙族到他們的領地。

「救世主大人，」魯啦飛到我身旁悄悄的問：「佢哋真係信得過？特別係史拉族，之前就係佢哋召喚妖星，我有啲擔心。」

我看着魯啦，十分明白他的恐懼，畢竟他們的身體最細少，在各族中是最弱的存在。以前大家各自畫地為王，要逃要躲也較容易，但現在全住在一起，而且還暴露了自身所在，要被攻擊也是輕而易舉之事。

我能做的便是給他信心，於是我微笑着對他說：「放心，你哋喺度會好安全，而且呢班史拉族唔係以前嗰班，佢哋唔同晒㗎喇，所以唔駛擔心。」

的確，現在的史拉族都是由其他族人所變，而且絕大部份都是啲悲的奴隸，與以前有自主意識不同，所以危險性大減。同時，為免魯啦會引發恐慌，我故意省略了啲悲能把不同人變成史拉族的事。

「不過有一樣嘢千祈要記住，」我鄭重的對魯啦說：「一定一定一定唔好喺鑊嘉村過夜，每日喺嗰面逗留唔可以超過四個鐘，呢個係之前同加本族族長啲悲嘅協議，違反咗就會被趕出飛迅村。」

此番說話我千叮萬囑樂蒙和亞骨多它要跟他們自己的族長說，而且還要瞞着啲悲進行。

走了若十分鐘，大家隱約嗅到一陣陣的花香。再多走約一分鐘，一個比艾芙庭園還絢麗、還繽紛、還龐大的花海便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嘩！」現場的人立即嘩然，四處嘩聲四起，大家都被花海吸引，二話不說便飛到花海裏遊玩。

「大家邊玩邊聽我講，」我不打算打擾他們的雅興，但有些話我還是要說：「呢度以後就係你哋嘅屋企，記住要好好愛惜。至於圍住花海嘅都好似之前咁係有屏障作用嘅住宅大廈，我會根據返之前嘅名單畀返單位你哋。你哋可以自由揀，如果有撞嘅同我講，我幫你哋解決。」

安頓好艾芙族後，我再逐一到柯卡族和佐呼族處看，一切都非常順利。

就在同一晚，我召集了三大族舉辦了一場洗塵宴賀他們新居入伙，雖然各族體型有異、習性不同，但都有講有笑，相處得非常融洽，這令我放下了心頭大石。

當晚，我找來了三族族長聚舊，促膝長談，討論了飛迅村的未來發展。

「你哋同啲族人滿唔滿意自己嘅領地？我參照返你哋之前嘅村設計，盡量還原同升級得更好。」我收集他們的意見，而他們都表示非常滿意。

「滿意就好。」我一臉滿足，然後又再問：「我離開咗之後，你哋生活成點？」

「我哋族過得好太平，無再受到任何嘅威脅。經濟都好咗，多得救世主大人嘅石幣，我哋同其他族多咗交流，了解多咗，磨擦、誤解同芥蒂都無之前咁多，大家啲物資都物盡其用，發展都快咗。」瑪瑪露首先開腔稱讚。

曬仁鐵士也緊接着說：「無錯，雖然我哋族用石幣時間最短，但係都好有感受。本身我哋都諗緊其他族係咪真係流通緊，點知去到艾芙族，佢哋都用緊，我哋啲商人買咗好多唔同嘅藥，又賣咗好多唔同嘅發明，大家都互相進步咗。」

「係啊係啊！」魯啦回應道：「嗰次你哋第一次嚟，我哋仲嚇親，刑天仲幫手想趕佢哋走，不過經過一輪溝通，大家都無造成衝突，仲做咗好多生意，有石幣真係好。」

聽到他們的評語，我也老懷安慰，於是總結道：「聽到你哋咁講我就放心，不過可惜刑天唔跟埋嚟，但都無辦法，佢有選擇嘅權利。以後你哋喺度都可以繼續用石幣交易，鑊嘉村嗰面我都會短時間將石幣打入佢哋市場，到時就方便好多。」

聽到我的承諾，他們三人也都放下心，於是我繼續說：「平時無咩事都唔好行咁近鑊嘉村，要入村都唔好逗留多過四個鐘，否則後果不堪切想，呢個亦都係點解妖星消滅唔到嘅原因。」

「係因為加本族族長唔願意犧牲？」曬仁鐵士問。

「貪生怕死！」魯啦一面嫌棄。

「卑鄙小人、自私自利！」瑪瑪露也換上一副鄙視的面容。

我為免誤會加深，立即出言阻止他們無憑無據的猜測，並對他們說出真相：「呢件事你哋三個族長知道就好，畢竟你哋係一族之長，應該有知情權，而且應該足夠成熟去面對同處理呢個情況。其實史拉族喺引發完女母亂戰之後已經被不斷驅逐、追殺，佢哋嘅文化同傳統都無晒，族長嘅責任同召喚魔法陣嘅方法都已經失傳，而家所見嘅史拉族人，已經唔再係真正嘅史拉族人，佢哋係中咗咀咒嘅嘞嘞悲係不能自控嘅情況之下將其他人變成嘅，預防辦法只有避！」

聽到我這番說話，三大族長都非常震驚，這是他們首次聽的事，但他們的着眼點竟然不是中了咀咒會使人變成史拉族。

「咁即係話妖星以後都會存在？」瑪瑪露抱着一絲我答「唔係」的希望問，但我只能以令她絕望的「係」來回答。

「咁叫我哋嚟呢度有咩用？死埋一齊溫馨啲？」魯啦激動的問。

「妖星係永遠唔會墜落地面，因為呢粒係哈雷慧星，我哋現世界都有，軌道好穩定，無墜落嘅可能性。不過你哋話每次飛近都引起災難，所以我帶你哋定居喺度，係可以避開晒啲天災。」我試圖向他們解釋。

「荒謬！」可是他們並不接受，特別是魯啦，他生氣的回應：「你作為救世主，竟然話粒妖星唔會墜落？明明佢每次都飛得近咗，連葛族都話今次會墜落，我哋點樣信你？」

「葛族話今次會墜落？無可能！葛族上次想打爆粒星但失敗咗，但條片好明顯有剪接過，究竟係咩一回事？曬仁鐵士你同我解釋清楚！」我趁着這機會問個明白。

瑪瑪露此時也忍不住發聲：「我哋都唔好再瞞，向佢坦白好啲。」

瑪瑪露的勸說產生了效果，本身絕口不提、三緘其口的曬仁鐵士終於道出了真相：「嗰次葛族表面上係想打碎粒妖星，但實際上係一次武力嘅展示，不過失敗咗……」

「失敗咗？但我睇條片係喺妖星上面爆炸㗎啲，點失敗？」我問。

「其實係喺半空就爆咗，有排都未到妖星，所以先要剪接，有嗰一秒嘅跳格。」曬仁鐵士解釋說。

「即係話其實從來無試過用科技打爆粒妖星，咁你哋又話唔可能？」我感到更加疑惑，繼續問：「仲有，武力展示畀邊個睇？你哋咁多族都已經當佢神咁拜，仲有邊個會威脅到佢哋？」

「……」三位族長你眼望我眼，大家都沉默了，空氣一下子冷卻。

「呢度得我哋幾個，唔怕講啲。」我鼓勵他們道出真相。

「我咪講過，有啲嘢你唔知好過知。」身後傳來了啲悲的聲音，我猛然轉身，發覺啲悲就站在我身後一米處，我嚇得跳了起來，而三位族長也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生怕被變成史拉族。

「人嚇人，嚇死人咩！你嚟呢度做咩？唔係講好咗你唔嚟得咩？」我故作強勢的質問他以免我驚魂未定的心情被其他人察覺到。

啲悲無視了我，整個人散發着很強的氣場，他看了其餘三位族長一眼後，冷笑着說：「你哋唔駛咁驚



·快極你哋都唔會一眨眼就變史拉族，我嚟都係搵救世主大人講幾句就走。」

被看穿了的三位族長即時心虛，試圖迴避啲悲的眼神，不敢與他有眼神接觸，倒是我冷靜下來後盯着他，頂着他的氣勢問：「咁急搵我有咩事？」

「啱啱收到通知，葛族嘅人聽日會嚟，似乎係衝住呢座新起嘅飛迅村而嚟。」啲悲故意大聲說，好讓其餘三位族長也能聽得到。

「咁就好，聽日可以會一會佢哋，同佢哋當面傾傾。」我信心滿滿的說，但其餘三位族長卻瞪大雙眼，狀甚恐懼。

「葛族過嚟絕對唔係好事，你唔好咁不知天高地厚。」啲悲拋下最後一句便離開了。

我有點不解，於是問三位族長，但他們沒有回答，只是匆忙告辭，這次的洗塵宴亦結束了。